九靈先生集一至七為山居稾八至十四為吳游稾
十五至二十三為鄞游稾二十四至三十為越游稾係自
正統本抄出者每半葉十四行字密而雅間有朱筆
校勘明刻日稀賴鈔本以存鈔手復整潔可喜
世有嗜書成癖者固不當偏愛古刻矣正闇識記

鈔本

余前於北京隆福寺聚經堂收得九靈山房集亦為
舊抄影正統本而無經鮑以文跋旦日而家收藏者
朱校紛然蓋殿泗重刊底本也皆自李拔徽家流佚出
時已佚去其末七卷甚令憾惜今乃於九峯舊廬劫
餘物中見此舊抄喜甚即收入庫中其抄手遠踰
知不足齋本為工宜鄒氏有足以比美古刻之語也
卷中有郁氏藏印郁禮字佩宣號潛亭錢塘人
為諸生藏書處額東嘯軒多得小山堂秘本與鮑
廷博善一瓻往還無間風雨是此本與宋廑軒本
無殊一家眷屬偶對朱校往往相符今雖一完一缺
同歸插架亦因緣也 庚寅四月十五日書至夜乘車
歸清光滿襟濡筆記此 黃裳

九靈山房集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
仙華先生方公烏蜀先生柳公
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
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
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
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

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
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
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
者又得吾戴之九靈先生焉九靈
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
迫沖澹而不携庶幾上追漢魏
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
柳公學於方
公為最久淵
源之懿信不可誣
禘嘗讀其詩而為之言曰三百
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
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
陽之詩寔有
也必矣嗚呼
之九靈之詩其傳
世有知言者其以

吾言為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
生烏傷王禕序

九靈山房集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暗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

東京藏書

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来世之
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
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
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黄
公溍遊俊偉秀敫軒然時輩中已有文
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
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
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
糲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
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
羈人羽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
以寫其無聊不暢之思敫其現傑磊落
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媿於古之能言
者雖其用意精絶而先生之窮不幸亦
至矣然世之得厭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
限求其歎欲食祿擾位者何

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
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
之子禮輯錄成帙屬以相示余非能知
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
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
幸者亦以有警也前太子正字奉議大夫
晉府左長史四明桂彥良叙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一
山居稾
四言詩
平�信詩
邁里古思公平冦詩
贈趙謙齋
吳集賢新堂詩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寄宋景濂三首
還舊居
飲酒
憶胡仲申一首
春輝堂詩
築新居
居田
送屠彥德七首
歲暮遲宋景濂

寄許存仁
荅李寧之
楊本初見訪
鄭僉憲授官南歸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

山居稾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五月五日游石門山
飲酒古墓下作
題蘭溪東皋亭
送河南生
陪鍾伯紀游溪南山
賈節婦
病起承諸公携勞餉見過
病中承宋景濂見過
丁酉除夕效陶體
哭趙隱居
有感
東明山賞經葉
立秋日言懷
郡齋夜飲分韻得畫字
送別胡仲子二首
游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送別宋景濂
送胡仲子之三衢
謁趙朝列墓
題赤松清風樓
友人使還
送友人別
題李愷傳
中秋無酒
寄王子充
送人赴軍幕
九日宴迎華觀
送人從戎
送人歸姑熟
贈賈思誠
寄友人分韻得枝字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三
山居稾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九日送別王天錫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送同僉公還鎮　題愛栢軒
送劉仲脩　送劉彥英東還雲樵子
詠省堂竹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舟次蘭陰憶君善敬德云云
避地丹溪偕仲敬云云
悲亡友朱茂清　送別王天錫
題栖碧山人卷　送胡鍊師還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游城東

七言古詩

贈別呂用明
使客還自建昌
苦齋
始入北山夜宿覺慈院
由覺慈抵智者　贈鐵冠子
從智者游九龍　送人還燕湖
於九龍往仙洞　看松菴
自仙洞登鹿田　贈別祝彥明
雙劍菴　秦鏡歌
白紵歌　空城雀
當窓織　涼城行

五言律詩

短歌行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四
山居稿
除夜客中二首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示全真張子愚
郡齋守歲二首
投王郡守二首
贈友
投同僉公
避地二首
郡齋度歲二首
贊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尊序堂碑
浦陽五賢贊
趙敬德像贊
箴
諫官箴
銘
貝慶堂銘
廉齋宋先生像贊
趙樗菴像贊
辭
鄭梴冠字祝辭
論
長孫無忌論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說
容齋說
書
答徐進明書
論王珪
喜閒過齋箴

上蘇伯脩參政書

山居稾
記
浦江脩學記
自得其樂齋記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脩楔集後記
序
經筵錄後序
喜雨詩序
甘棠集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六
山居稾
序
送宋景瀛入仙華山為道士詩序
送葉贊玉序
送劉主簿滿歸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黃氏歸田記
樂善堂記
浦陽人物記序
送藥宣使還省詩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童氏家乘序
送楊州同知赴官序
春秋四傳纂玄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七
山居稾
題跋
跋鮮于公製劉遺安壽詞後
三先生手帖後題
跋樓彥英詩卷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跋倪夫人遺事後
書柳待制詩後

劉鋪字說後題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　題藥丞相遺墨
吳原伯哀辭　吳先生哀頌辭
蔣季高誄辭　陳亮正哀辭
祭文　朱茂清哀辭
祭先師柳待制文　大人祭柳待制
祭方壽父先生文
墳記
志樓楨壙記　陳府教壙記
先府君墳記

山居稾
四言詩
平饒信詩并序

迺者中原俶擾列郡繹騷王師下征負嵎不服及至精兵四集遂復突出東南轉攻武昌延及饒信時老老公為江浙行省左丞實被命分討以當饒信之衝化常山江山亦相繼陷勢甚張橫乃薦行至衢令諸將分守三縣之嶮閒出挑戰以挫其鋒已而所向俱捷因急擣玉山以奪信城信城既下寇猶三面固守扼江為陣諸將領兵四進且戰且前寇乃并衆江西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以脩公責戰益急諸將合戰益用命後竟破其陣斬首萬餘級復以鈚山諸屬猶往來論使自新於是其黨縛寇將致麾下購賞遣數騎往諭使自效公得寇黨輒釋不殺用其降人卒以萬計遂進駐上饒分道撫慰而樂平等縣亦望風納款額擊寇自榮戰數有功由是饒信悉平而二郡居民之散亡者亦皆招集安定以撫有其舊業之事聞于

上

上為嘉歎命出黃金繫帶即軍中賜之仍俾鎮其地于時江西湖廣久為寇巢閩閩以南相挺繼變而浙水之西亦淪沒不常惟我饒信克清境土截然中居此其為功不既大矣乎昔唐憲宗命裴度李愬平淮右之亂河東柳宗元嘗作雅詩二篇以形容其功業愚雖不敏庸敢竊取斯義謹為詩一篇凡三百六十言雖不及柳氏之鋪張諷諫庶幾指事實錄有以載我公之豐功大業於無窮其詩曰

皇奮厥武于蔡于徐彼寇既克卒迷敢抗天誅王旅嘽嘽駟馬龐龐而信而衛奔犨嗥吠讀惟時我公出次于東既禱既禡皇之訓踣彼頑囂宥此東夷醜虜乃敗逃自鄂而饒盾虎旗是荷進次于衢寇兇莫逞既克三邑彼卒大窘遂逼信城信城猖猖有不能守復擾以江公曰尒即勿徐勿亟四軍並作誰其汝克或敗其腹或披其枝大袒而前不見刀鋸寇竄輒走潰其群醜刃不纏腰紅不帕首公曰其追殄滅是期卒刦乃肉血手淋漓允變之始衆或附起剪厥渠魁下人罔治

皇有恩言我是用宣單車朝出降幡暮懇嶺瞻已除
稂秀亦式廣德心以奠鄉國孰飢孰寒孰呻而歎
孰病不治我惟汝安乃留乃處乃徹我土匪逸其居
王師之所
皇謂我公爾其克艱鑒爾寶帶用旌爾賢公拜稽首
天子明聖公拜稽首
皇褒寵命信饒既清蔡徐亦寧惕威忸德我武用成
大平之期誰實致之天祚我
皇命公是毗公其歸相為時碩輔億萬斯年無敢余
侮

邁里古思公平冦詩并序

至正丁酉春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公以處冦四出大
侵我婺乃請命憲臺摠率諸軍而東已而婺之東康
武義等縣咸獲清厥境土轉危為安而處之積年老
冦卒至繫頸麾下俯伏請命遠近聞之莫不怖駭失
指罔敢違越且其師行之日市無廢賈野不輟耕誠
近代將師之所罕及良雖愚懦疲弱不得偷我行致
死命以親覩其號令之嚴明軍容之炳耀然居婺之
西鄙其去平冦之地不數舍近得諸傳聞可考不誣
又粗嘗讀書執筆為文章是宜首出歌詩以稱述其
萬一輒依古作四言詩一首凡五百一十有四字庶
貽諸後世有以見公之忠勇其詩曰

於皇元奄有萬方孰為小醜敢擅而狂維括有民厥細如
蟻竟怙其姦叫呶以起根既蟠矣芭拂荐達其出穰
穰弥颿蔽粤遂忽西奔以蹂我土披其都邑拒其螫
阻維是戎士狃於安平莫振而伍獨戍以兵桓桓我
公虎旂薑端請師往征其徒三千亦既禡纛于門于

社獸盾熊旗魚：雅，我出我車自彼征途庶士饑之清酒百壺乃命其佐勑我卒旅是惠是馴以綏士女勾無之野婺女之墟男歌於道婦笑於廬進次于峴其衆蠢：士飽而驕將勇而奮公曰勿亟我山我川我其詢之周道宛：遂申部曲選爾精銳爰板奚克指日遄逝兵貴奇勝以退為進彼克罔知遂乃大慶起召而黨条牛行酒謂今汝勞婺其可有既諜厥謀群師倍驍乃晝其宵乃迹其遥彼曽不虞卒見宮迫廣野莚：無地可穴莫挾汝弓莫椎汝鼓投汝戈矛歸我砧斧其黨復集卒抗我師窮凶極禎洋：而来我公曰嗟是不可宥乃進截其衝潰其群醜諸將四合以翼以前械手繫脰俘獲連：我公曰嘻寇情縻惻益蹈彼疆胡陳是辟冠乃日蹙莫宄所圖卒大其廬自殲厥家稚上臬葦有命召公匆：煩苦歸奏爾庸公乃迈旆憝兵頓馬曰安其驅毋恐觀者其亂既平我土悉清克清既土維我公之武：其戢矣婺民諩矣諩我婺民惟髮庞眉錫公壽考既錫以壽復介以福金節煌：享有百祿公曰無庸匪我之仁惟公有仁惟天降報皓天子仁聖以鞏萬邦爾敎既定四方亦安乾清坤夷皇家萬年

贈趙謙齋

昔宋之季靡國不夷宗守盪失遵彼四陲乃淪洪江之湄一其迨茲

聖世

皇極已建四海歸疆三邊改獻商之孫子亦集其彦淇孫子云誰時謂我公蘭桂移植歲久而逢關彼初條茂此晚棻三其致此伊何克顧以正聆善若歸容悉

如病神之佑之天保爾定𥘅相彼鳴鶴猶載厥聲孰是我人而掩斯名斯名一播揚于帝庭𥘅其帝念羣黎寔惟勤止爰求明德肆于百里英英朱鸞翻飛而起𥘅其七瞻彼西水其流濊濊乃紆著民之戴公如飢斯哺𥘅其八紫綬乃載朱轓借曰未衰亦既有年𥘅此曰而邁彼月而征功成者去天道可徵乃眷東顧棄罷遺榮𥘅其九囊有故衣廩有餘粟撫茲逝景載欣載矚先民有言人亦易足𥘅既享爾躬復艾尔後季也青衿孟兮皓首天錫宪社如岡如阜𥘅其十祉其宏矣受年孔高厖眉纚纚：鶴髮皓皓：天錫難老如江如河𥘅其嗟我人斯夙遘嘉惠分遠義親年殊志比譬彼喬松蔓葛是施𥘅其綿綿：蔓葛得托喬松其根雖異其條則同每憑穹榦庶託高風𥘅其大鈞載運耄年聿屆從公華堂式宴高會有來雍：亦振纓帶𥘅其我儀既肅我情斯和豈無他人慕公宴年登堂奉觴眷戀如何𥘅其

春輝堂詩

春日載遲有耀其輝彼君之子永念庭闈簣土之孝泰山之慈欲報之德中心懨而何以寫心聿摘斯堂有酒有酒載崇于觴爾肴其潔爾饎其香不有慈親云乎以康嗷嗷林鳥鳴我堂陰我豈不如懷此好音好音克懷實勞我心爰有萱草言樹之襟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吳溪吳公考堂也 嵓嵓彼吳溪浦水出焉水繞山迴萬生俊賢其俊賢之生時維吳公自北自南有聲颯颯其聲謂何隆以爵位誰其娩之超羣逸類𥘅其我

公曰歸有休其光曾是故廬闇然弗章嗛公曰吁哉
我胡止居来我工師
佃其椭庭庭其楹殖
我門我門有閑嗛我
不留役嗛公登斯堂以作斯堂左山右池山有集鳥池有跳魚
斯堂黄髮其縯有子
我孫子其聽我言以
今其輪奐豈不在我
朗何廢不治嗛公曰其徠尔
為梁嗛毋摄尔本毋
衆領公誨莫不改容
堂德以為基揖之以
昷致小子作歌以銘
来裔九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結廬在西市藝藿仍種葵謂將宄安宅何意逐亂離
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所見但空巷垣墻亦盡毀
久行得荒徑披拂認門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
本自住山澤此悔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遇雪霜誰謂寒可易
大道久已喪末路多涼德孤裘已適體誰念寒途客
古有延陵子使還過徐國徐君骨已朽信義逾感激
解劒掛高樹至寶非所惜此士難再逢四顧吾何適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經莽：歲年遒乃與塵事冥
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
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在我側親戚還合并
終簡無雜言但說歲功成至樂固如此是外徒營：

和沈休文双溪八詠

登臺望秋月 秋月光陸離 暖映西南樓 徘徊東北墀
凝華奪班扇 流輝鑒阮帷 三五暈尚圓 二八形已虧
爰有蓬鬢人 長懷桂殿思 遥城記吟詠 西園憶追隨
願以薄暮景 承君清夜輝

會圃臨春風 春風弄新陽 驅烟入閭户 捲霧出虚堂
響谷鳥將韻 穿林花度香 逶迤動中閨 駘蕩經洞房
逐舞輕靡袖 傳歌低繞梁 所悲金玉軀 遂樂佳麗場
時拂孤鸞鏡 星鬢視飄揚

秋至愍衰草 衰草遍平陸 方晨露染黄 入夜風銷綠
別葉有歸聲 故蓝無留薄 勁莖坐自摧 寒蟬竦如束
彼物既如斯 我年寧不促 何當即去兹 縱浪從所欲
寒来悲落桐 已失早生榮 敢冀晚凋福

生在長林積葉既阿那 攢條復蕭森 排雲正孤立 乘風忽哀吟
朽壤方有託 急霰非所任 輪囷龍門側 樵悴嶧山岑
不求制成圭 何待裁作琴 菲薄既非材 固無斤斧侵

夕行聞夜鶴 鶴鳴向天池 奇聲傳月迥 清思逐風悲
寥寥度霄漢 嘹嘹傷別離 衛軒非我顧 華亭尚余思
不有慕類心 此情那得知

晨征聽晓鴻 鴻飛何處所 隨陽弱水岸 遠寒長沙渚
冥冥憶霜羣 咭咭雲侶語 視夜已昭晰 度聲尚悽楚
帛書望不来 誰知我心苦

解珮去朝市 朝市路已遠 彼諮起青蝿 我行玷白圭
及今去迷敢 與思私被但 嫵朋好暌寸 心幸能亮微
及階荒服固 云否是道諒 亦迷

瓊上疑青字

安得同志士三歎焉余懷
被禍守山東山東古於越
剖竹曰有行思君不能發
汲黯薄淮陽子牟戀魏闕豈伊念川途固亦悲朝列
日月倘垂照猶堪慰寂蔑

寄宋潛溪三首

海潮還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掃
游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奮飛
寄聲舊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迥難依
雲路多鷹隼烟波有虞機何意時運傾寒衣今已治
昔與君別日妾蚕初弄絲衣成向誰寄冬雪旦夕飛
韶顏忽凋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築新居

挈杖去中林卜宅江之邊江邊多故廬改築架斯椽
左右皆嚴墟南北盡頹垣昔人固不留遺迹尚依然
因之悟物理盛衰恒遞遷世既異市朝海亦變桑田
古來皆有是念此一長歎何以慰我懷斗酒傾前軒
百世非所知聊且樂當年

還舊居

自我遠行遊故廬今始歸如何廿載閒舊事都已非
曳杖過比鄰相呼尋故知不見垂白翁但見初長兒
我園既稍葺我田亦就治種林釀美酒拾薪煮豆糜
一咲集親朋相從說睽離以之感疇昔俛仰多所悲
人生一世中所憂渴與飢便當息吾駕皓首以為期

居田

力耕給其用此外更何思

我生非貔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戮力歸稼穡當春土脉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禮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飲酒

在昔童丱時得年輒自喜謂當羽翮成青冥將立致去去曾幾何已覺非初意每思前日事翻恨莫重遇盛衰迭相尋壯極老會至曩也歎時遲今焉惜年逝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須醉

送屠奏德七首

蓼虫知習苦寒鴈知避寒人不處睽乖詎知為別難戎馬滿東北風塵闇河関咫尺尚莫期況乃兩州間送君危途上如何弗長歎其一

長歎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涘固已接聲光終然異彼此未路邁多辜来為游窪子一從新歡起幾度造門基解巾日尚早褰裙陽已微寒光曝頹曜炎德曬来颸豈辞夏晷永但恨冬馭馳皎皎淪迹心非君當告誰其二

淪迹未云遂且共陶情靈新詩促座賦美酒當壚傾曉我達生語敦我擊壌情頽已反維縈心迹猶未并家貧仰薄禄庶以代躬耕其三

自君覊薄禄宛轉日月除倏指弭節初三涉歲華莫世道有遷轍天運無淹度為歡未及終已復遵往路戒途越巖風驅車犯寒露其四

寒露濕我裳巖風吹我衣美人去不返後會寧可知我居方蔓剥君行已逶遲徒堅皓首約豈遂空谷期倉卒心已苦別久應更悲其六

欲忘別後悲獨有恵来蒭委曲風波事殷勤嚴厲言
蹈海計已乖入蜀頗亦徳惟思遵暴訓偃息在故山
君其慎所適晦養終百年甚

憶胡仲申

點：階上苔鮮：為誰碧已別舊年人空餘舊年色
我行東齋外對之還尔惜所思雖久遠猶有往来迹
歳暮遲宋潛溪

忽：歳欲暮駸：春已迫出門尚誰思悲歌遲来客
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迕月滿旦復晦
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託近亦辞松柏
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
前途詎難知玄髮早已白若不数相過蹉跎深足忄

寄許存仁

一鳥方北来一鳥却東飛夫豈乃為避羽短風迫之
方春遊郡城子有越上期及今會吾里而我復差池
常時隔遠道睽乖固其宜豈意兩相接反更事多違
畏塵念弾冠冤懼垢願浣衣士有交臂失如何弗予思

楊本初見訪別後却寄

有客越中来衣帶越溪雨既来還遽辞厭：不得語
譬如東軒月偶此成賓主浮雲一與期清光無定所
出門復入門悵望夜将午幾向雨来時念子溪之滸
事遠人已衰別多心更苦朝来数鬢絲近復添幾縷

荅李寧之

涸鱗思赴海僕翩念歸山如何遠遊客歳久不知還
世塗方擾：豺虎尚為患久嫌軍務勞翻羨為客閑
夜雨滴愁夢晨風颯頽顔年丈夫雖厭介亦或多苦顔
而我承結隣獨喜相追攀未堅金石交已枉瑤華藹
時：感嘉貺相視兩悽酸豈不欲為荅情深諒難宣

鄭僉憲接官南歸

相國昔愛士有才必陶鈞至今海內士多出幕下賓
鄭君入京華兄弟盡能文鈴閣遞引見器重異常倫
亦既薦明主遂為希代珍綠衣不肯著紫綬忽在身
榮名竟籍甚一旦動紳荂輦轂羣公滿天闕獨出官海濱
南宮既奮迹烏府復埋輪扈從循蕭瑟風雪時日暮下東津
除書已久至君命敢固循過家十二月臘盡將及春閭里為改觀草木亦光新
上堂拜慈母下堂辭密親王事剩相拘可能逃吾辜
頃茲家範嚴四海無不聞昔為純孝子今作忠蓋臣
西州況久弊戰骨成埃塵自非霄漢客曷極滿壑民
行矣在勤事毋徒悲索羣

山居稾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掃新居親朋為之集
天運不可常周辰今已及投迹山中酒杯與誰執
故歡隨歲去新愁帶春入唯獨聞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曛冬春易悠時運傾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
我觀寰宇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頹齡
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芳草豈復青
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尊酒亦既盈
今我不為樂後此欲何成咲歌東軒下旦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開歲已五日良辰誠蹉跎悟彼時鳥鳴往遊山之阿
平明發陰壑亭午憩陽坡崖障獻奇峭木呈清華
幽谷既深入茂林仍遠過迢迢溪絶蹤隠隠泉灑沙
陟澗周泗沿陟峴復窺巒舍輿挹飛流停策引芳柯
石畬忽雲擁岩广亦星羅土畬念唐風民勤懐豳歌
羽檄起淮甸烽火連湖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
良儔從我素荏苒當如何長嘯臨逝川汩感人多
哉乙溪南山上有雙高墳作飲酒古墓下
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
惟此墳下人生計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
安知奄忽閒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泯賢才亦長湮
吾今且行遊遑恤賤與貧
哭趙遑恤賤與貧隠君

泉壑一以閉長夜幾時暁傷心九原上但見青草
因懐我疇昔從君瀫水邊雪游南浦屐月泛西溪舡
薄蓬無定準忽復異彼此固嫵久隔闊豈料到生死
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思采衣正朝舞丹旐忽暮飛
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
我来哭呑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涙畫洒墳上樹
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畫角悲

題蘭溪東皐亭

昔余在蘭溪頗得溪山趣日上東峯亭遠望水東注
別去曽幾何重来已遅莫一時同遊者太半髪垂素
亦或臥空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
安知游目時翻是傷心處茲露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総滿百會合能幾度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緊：有餘姿觀者日以至朝暮被恩私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為眷顧情一旦成棄遺時物今尚然人事那可期彼情無孚薄我貌有盛衰不照妾容老但照衰心悲願君屏荒鄙馳光到幽微

送河南生

累歲事行役携家逃世患已謂計頗周如何尚閒關道路湍飛塵湖海盡驚湍去此亦何之對我多苦顏將軍急籌策英傑方未閒苟能慎所擇何憂行路難風昔翰墨場高步已莫攀及今白羽箭復看插腰間征人懷遠道枸士戀故山離隔在須臾尊酒且同歡

東明山賞紅葉

苒：秋向夕凄：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苦顏于今得美酒如何不為歡況此秋林下惟多古丘墦時來弗自樂時去良足歎：大化中陰陽方遞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一春苦昏墊今晨收宿霏因憶謝公語出游娛清輝溪流深可厲草露泫未晞林木相映蔚時禽迭鳴悲佛廬已高標鳥道方仰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堦基窈窕趍南征徘徊欹東扉倚欄眺懸瀑企檻引松枝地僻慮自淡身閑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為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雙鴛綺雙鴛既同生亦復與同死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恐為行露侵莫與雙鴛齒

病起承諸公携飽見過

弱齡已孤苶中歲轉多難正茲懷苦心矧復嬰痾患

綿：諸崇作擾：五情亂入夜頷曦昇及晨思景曼
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祧併用別親串
逝將委運往知命尚奚憾造化難預謀福昧前筭
憔悴幾何閒荐覺復神觀幸生差足喜慰勞傾里閈
携肴無命酒羅列稍盈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
未知泛此去幾田同咲粲民生鮮常在百年況已半
客養衰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尚銷毀人物終變換
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動余懷終鶱梁斯翰
病中承宋編脩見過
負痾南軒下辰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
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來江濱
慰我病既仍戒我眷恋已良勤維以習靜言益復知為親
我病既稍除君遂軽別尒雲山百里外有語難為陳
會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頷得稍相因
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変感人心愴然已秋時
池荷挺素質園葵曜芳滋豈無一日好不久還當衰
覽物惜年邁撫景傷志遠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
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留吾年信難駐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
東隣有美酒飲之祛百憂客遠無由得虛使時運流
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典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尒韻得畫字
郡齋無所為兀坐度清晝如何趍府客亦此共臻湊
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飈觸簷檻皓月窺空牖

羡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壺既秉燭投詩亦援毫就
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遲留茲歡恐難又
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為樂知有後會不
為歡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索鏡看吾顏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徘徊在中林拊翼玩文羽長鳴懷好音
何意會飄風吹汝起高岑朝尚同枝條暮飛還異尋
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騶舉酒欲為歡離憂已沉ゝ
豈不懷耿介送遠難為心
行遊途可極餞送恨何長臨分將列筵屢歎復停觴
我如崖卑栖子若鴈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常
事遠已憂慄形單重周章歸臥一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旦發東郭門眺憩北山趾乍離城市喧益羡丘壑美
舍車陟嶇嶔停策玩清泚游目蒼崖顛放情白雲裏
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冀憑棲道蹤徃遇冥寂士
忽見山阿人彷彿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嚼丹蕊
牧羊事已乖鍊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爾兄弟

別宋潛溪

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
掩泣別故交強顏逐前儔未嘗去鄉邑詎能千里遊
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煒ゝ居公侯
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
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ゝ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內意在巢君帷
君帷豈不好傷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迴疑
噭ゝ徒曉風翽ゝ空暮闌

倦駕忌登陸疲船驚出浦不處孤蹇間誰知別離苦伊昔忝嘉招經年繆同侶前歡未云畢後感已尋緒去春客江介今秋發溪滸久傳飛鞚出及此高帆舉終然衢士心枯苕望來雨我意固遲回君行勿躊躇

送胡仲子之三衢

慷、促夜絃繃、戒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羈思無定端官程有成速含思登迴陌抱疲度遙棲前峯日斷岫後蹊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烟綠氷溪渺森況玉山鬱騈矗方遠悲路長逾前歎期促邊障固優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匪難布德在所勗古來固疆圉豈皆籍頗牧

送人赴廣信軍幕

含辛度連岡掩泣赴孤阡而我為誰悲懷人在九泉

謁趙朝列墓

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適患一朝烈焰起鄰壤頓燒燔長風當夏急亦知將燎原不謂事之及乃在奄忽間天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晨家盡燬夕暮身復捐平生欽若人銳氣蓋當年鋤頑務刑肅決壅思化宣矧茲大節在可使非義干日月易為久墓草已芊、園林滅游跡祠宇有餘閑既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迎華觀

授服當素節登臺瞰清穹野明樓菊霜林動振條風良辰感情慮嘉會洽音容劍佩止蕭、冠帶來雍、四座錯觴豆中堂藹絲桐託蔭柏臺下寄身霄漢中為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顧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為臣慕姬旦為子追魯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恒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茲山

翔簷出林表飛陞躡雲端禁館高與齊金洞遥相連
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来恣登覽幾為增慨歎
陰陽無停晷江漢有奔瀾節往速飛箭時侵逾激絃
已難駐衰曆何用羨華年容鬢坐自凋齒骨徒空堅
澡真能脫屣飛煉液解騰天九心倘可除神道尚堪傳
便將棄鬻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棲上千齡猶未還

送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
東郊已春陽北陌尚寒風千里違鄴城幾日到邊封
漢幟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青油幕猶帶駢角弓
願言惟慷士勉贊我馬功但期膺寵賞不忌捐薄躬
庶幾邊上人咸識不為雄

友人使還

分壤蕃帝室揣牒奠公家羣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
一朝銜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耽滄海微功騰尺波
遂將恋主心調入望鄉歌巖軍發嫈城去棹指齊河
復命喜事畢問程憂路多憂喜君不渝着着將謂何

送人歸姑熟

一官冒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懷祿情亦以娛親故
長途忽榛棘四海益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
海非我鄉湖河幸余渡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魂懼
半不存骨肉定何處庵骼古則然脫略今豈遇
言歸雖有期悲情將焉訴黍虫時發莖晨雞識晦兩
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辟

江路西南遠江波東北流客行惜奔景日暮赴輕舟
轜軒急寸陰岩穴盡羅搜名既上公車身可安舊丘
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遐陬武夫效命力君子輸智謀

入夜無輟棹侵星有飛輔不見百川水汩：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顏本有涯長憂自無端道心日迴絶衰病坐連綿
瑤琴廢不理金鏡掩莫看誰能蠲茲疾併用駐吾顏
澡真籍靈草測化奇神丹法已闕靈草名尚傳
或求自蓬島或采自鍾山何彼巫咸輩竟墮枝術間
楚辭称九折周禮稽十全問名未為悅染味方自歎
賈生妙斯理輶使旌其賢莫言相遇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愷傳

有元值陽九羣兇方擿患大將擁旄節受命徃空專
李生在下位世頗稱其賢一朝慕許歷敗軍惟片言
束嘉已電掃古括猶禍連既登壯士籍身名寧兩全
負戈馳入境轉戰溪谷間智勇自無已英雄偶迍邅
事業不可竟忠節乃所安佺軒檢遺事三讀使我歎

功名固自薄竹帛向堪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猶有崖此木猶有枝而我懷所思憂来獨無時
我有澤上蘭春至嗇猗：折柔欲有贈延意及秋期
秋期曰已逝蘭葉曰已衰人生非草木勿為寒暑移

九靈集卷之三

山居稾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跋傳固知退貢公未遺榮如何郡齋上榜此林栖名
伊昔宅姑孰迫通瞰俯垌羣山既羅户迴澗亦當庭
山行睇松茂澗涉玩泉清此歡謂可終外事始难幷
理棹燕湖水剖竹婺女城昔也樂肥遁今兹倦將迎
幸當官事治復值民俗寧虛館絶諍訟空堦長苔蓁
罷吏就閑散卧病謝纏縈曾是懷舊想眷爲起深情
徇名道不足適意物可輕寄語浮丘翁長憶子音形
霜林醉秋萸九日送別余顔得菊字
城東會飲兩徑卧時菊折以贈將歸意遠悲別促
送王天錫

陰崖斂瞑霏霜陸耀晴晛蕭瑟落木多緜衰草遍
開冬感阻物列飲會群彦美醑溢流霞妍談繫餘絢
時髦非我匹清尊豈余恋行矣送將歸悵爲罷歡宴
引領阻雲從搔首歎蓬轉

送人還鎮　題愛栢軒

根碩多繁條源濬有清流尊公啓洪胄英子紹前猷
肇允龍淵升翻飛鳳池游光分發劒氣壓嚘屭樓
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西州實吾鎖東路安足由
帶甲踰萬人連舫動千艘桓：順時發行將舒國憂
琴：涼野風竦、寒城木風勁木亦然受命一何獨
歲物已淪傷高標誰賞錄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
老枝扶户吟窓葉停窓綠遂忘孤生悲行享後凋福
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顧為栢上枝託蔭歸君

送劉仲脩
名都欝佳麗公室共弘敞繽：集時彦衮：歸世網
若人固忠勤受命逾震蕩藩國簡車徒邊亭巡境壤
道途邈以夐山川脩且廣月宵抱影息霜晨流念社
仰看零露團俯聽悲風響景物勞夢思驅馳罷心賞
去水無回波長途有徂執臨分恨莫審揉首獨長想

送劉彦英東還
轉蓬無定在飄颻將何之未遽離本根賴有田疇吹
在昔從一官整駕來南陲何意十載留竟負三年期
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況復當亂離
及茲神武師拓地如拾遺遂令客行士秋晏薄言歸
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都志願幸無違
鴻鵠遊四海鷦鷯守一枝寧與鵾鵜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蘭拔移植鳴鳳池
鳴鳳準寒律豈待伶倫吹
雲樵子

抗志薄囂世結茅向雲林簷露起庸寸庭樹圍十尋
不見從龍勢惟聞伐木音買臣抱寸智遺烈著来今
當其樵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遠壯年伉儷易常心
丈夫有迍邅達士甘滯淫永言慮崇替聊且投吾簪

舟發嚴陵承祖役旋故都艤舟析良知臨岐辱飲餞舉觴念睽離
顧各崇令德斐聲慰棲遲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迺驚急懷舊復淹薄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蘭陰悲歌泛迴渚引領睇長林
眷言遵舊蹊欲往訪所欽川靜集潛虬林茂萃鳴禽獨無群居志感歎難為心
謁彥脩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楊公泣路岐既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
吞聲度重阜銜恨眺連峯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酳盡洒墳上松
埋玉悼遺迹解劍慚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春弥重
悲亡友朱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為爾零
在昔避兵乱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
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皐把袂時豈意竟先傾
双親已垂白諸孤纔綈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
流幻一世中運往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憩長途直為知己故欲行復躊躇
恋、交情結漫、歸思紆決去既不忍淹留欲何如
眷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
但恐禮羅密不似禁網踈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遺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
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絶人杖策託幽棲抗志辞垢氛
陰谷掇丹蕚陽岡望白雲對綬不敢綰臨符寧肯分
晩節嬰世務薄言走風塵投耒襲珪組解褐紆縉紳
始願竟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錬師還山

有客挾毋蘭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
世途属多阻故里眸復還神仙苟难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階子元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逝若飛忽、授寒衣居人驚節至行子感時徽
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笳飲流當芳醴聽籟代鳴笳
顧得重蕃連從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旅鴈薄霄游軽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
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渭翻、形影乱嗷、鳴聲悲
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繒繳發中流又復夜驚離

回翔空有志栖宿定何時飄飄、天衢上往慎子毛衣

贈錢冠子倪仲德

武士貫刼敵文儒戢進賢獬豸厲憲臣鵷鷺郎為容豈非美弗稱斯顏

鄭寧聚氄毛宋亦表華山既用石為腸復使錢作冠

有客類疲蘚秉志實剛堅巍哉堂序上逍遙階陛間

逢萌不許掛貢禹那敢彈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則知古心人不傳

使客還自建昌

塒鷄初戒曙閨吏已開晨飭徒臨迫陌振揖發長津

四郊盛陰氣千里塞驚塵鄴難將使命驟屑作行人

時值秋冬交道經吳楚分昔出方禡師今還已歸軍

威遲良馬勞悽惻僕御勤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苦辛

送人還蕪湖

連汀幕牛渚平原帶鳩茲臥瞩浮丘室行尋謝朓詩

偶隨樵風便來想滆水湄登樓憶吟守游山懷牧兒

昔至雪載途今別露霑衣驅車子流感轂棹我馳思

風雲有衢路寥廓無罣礙矯首羨歸翼冥、已高飛

苦齋

薄游倦簪紱屢歛性偃林阿群峰既旁繞衆井亦前羅

暄風改故栢微陽變陳蘿茶生緣階上櫟長即軒多

察性寧柔葉辨味掇芳柯苦節既可貞佳名矢弗訛

享歎寵王使集蓼奠皇家尊盛猶若茲庶賤將奈何

看松菴

結楯在中林林木何離、蛇、鹿尾揚矯、龍形垂蔭暗軒戶積鬱滑階基

美人游未還素心適在茲豈不念封植無由敷佳期

岱畎秋稔夏書徂徠詠周詩屈身古則然達志今豈非

急雪交橫至嚴颸左右吹所貴貞白質不為寒歲欺

同子充濬仲游北山夜宿覺慈院

窮年厭喧囂今晨愜游衍豈伊清曠懷直為朋知展
指途陽已昇入谷光未顯涉流既百折尋山亦千轉
停策樹頹倚攀林芳屢蹇佛廬既栖薄僧榻聊息偃
明發有佳趣勝處將歷踐

抵智者

已宿隆壽山復踐靈源境蜿蜒苔逕長礫碪石路整
行愛祇樹密坐悅禪枝靜幽意澹不愜游足憩復騁
睇瀑跋崇基追雲躡魯頂行：路已窮望，日將暝
泠，風出谷皎，月窺巖翳：群動息寂，紛務屏
以之觀化機緬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
如何乖賞心驅馳眛風景緣業倘可除庶茲慰迮頸

從智者游九龍謂劉孝標祠

上人敬愛客追從不知疲昔聞蠟屐游今見飛錫隨
朝瞰垣將出曉露泫未晞棚葛緣側逕披榛款幽扉
水聲激澗滑鐘韻出林遲佛廬從中起祠宇亦旁林
行歌懷昔賢趨拜想前徽躑躅久不去此情誰得知

往山洞

既停九龍策憩醊禮前賢復尋三洞蹊東玉朝群仙
群仙去綿邈遺迹費采甄標峯絢霞外裂竇綠雲間
旁聽流活：俯瞰深淵：眷曲駭初入膝阻艱屢迁
躡迥方蠖伸緣隅乃猴牽冥行路易失前導火頻然
傾壁見斜倚危室覩孤圓宂杳石如透潭空海疑連
涉深怯龍躍出險怵途慴生還慳紆徐度虛隙恍惚脫重泉
僕御矜乍往躍出朋徒慶生還慳紆徐度虛隙恍惚脫重泉
流光忽我邁踐勝及茲年栖息固有期遲莫複何言

二皇倘可值頹齡庶能延

登鹿田

山北倦游覽山南縱攀援苔滑豈可步蘿弱猶足捫
力竭轉脩蹊險盡得平原排峯作鄂郭列岫代墉垣
披拂趋蘭社靡迤入松門奇石既羅逕初篁亦當軒
鹿耕事固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舊場孤冢秘精魂
感往情已劇懷来念弥殷學道值時阻攝生逢景奔
何能棄緣業即此窮朝昏

贈別祝彦明

悵望臨荒蹊驅馳騁遐步江紆綵月初山標綠霞莫
天長路易迷水深舟難渡伝人去不息倦僕立相顧
此時悲送君安能髮不素

七言古詩

雙劍篇

君不見干將冶鐵：不流鏌耶遇之剪指投赫然鑄
成雙寶劍遂匿其陽以陰獻雌雄離隔往幾年一朝
飛墮君戾前乃知神物不虛授必待英豪始聯偶淫
今永近君戾身玉頭珠口相鮮新韜裏束来白鵬
匣中藏却緑龜鱗遺時未息干戈事且為君戾充武
備黒犀中斷未為奇白蛇夜斬方称利五山精
英也曾埋設豫章城時：紫氣斗間明占者已知吾
國興君戾佩之可千齡

秦鏡歌

王之榮石之英光瑩豈若秋金精秋金之精鑄鏡成
良工錫以銀華名銀華顏色如霜雪鸞向秦宮歎奇
絶珊瑚臺上吐菱花玳瑁匣中生明月夜籌已竭曉
籌終宮女對之難為容不堪飾早知鑑心如鑑貌漢
兵敢犯咸陽宮咸陽漢

殿空中立秦鏡圍、畫飛入至今鬼毋夜深泣

白紵歌

闔廬宮中夜搗鼓宮樹烏啼月未午玉缸提来酒如乳白紵衣成向君舞美人醉起行步難腰間珂珮聲珊：肯緣嬌愛減君歡寶釵墮地不敢言宮中門户多無數君恩反覆日幾度明朝重着舞時衣心中已道不相宜

空城雀

汝雀汝雀亦何爲有身不向他處飛却入空城長苦飢空城四面盡焦土蒲地青蒿幸無主飛来飛去喙萬實既無嬭兮復無罟豈不見官倉有鼠食官米所食縱多寧損幾一朝倉吏来捕爾爾罪莫逃終磔死

當窓織

當窓織貧家女兒堪嘆息隔墻惟聽伊軋聲墮珥欲收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盡輸上官猶誡緩夫壻復来催上機豈念身穿藍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蚕繰着綉裳

涼州行

涼州城頭聞打鼓涼州城北盡胡虜羽書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涼州城涼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已没漢軍西出笛聲哀胡騎聞之去復来年：此地成邊土竟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解調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壻從軍半生死美人踏筵尚歌舞君不見古来邊頭多戰傷生男豈如生女強

短歌行

青天上有無根日馳走人忽、吾言四十七偶看舊鏡、為羞昔髭未生今光暫明還復黒晝夜相催老却

白頭朱顏毋藥已難覓青史功名行且休歲：年：
待富貴富貴不來老還至既至兮百事非病妻對
之怨且詈妻年比我雖稍卑近亦摧頹如我衰一生
仳離殆居半此世歡娛能幾時縱多子女知何益北
邙冢墓無人識古往今來共如此我亦胡為空歎息
人生滿百世豈多尊中有酒且高歌有酒不歌奈老
何

五言律詩

除夜客中二首

歲月遽如許蹉跎老却人
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
感時渾不寐灯火獨相親

又

擾：百年内悠：萬事靡青雲時不至白首歲將除
晝燕空隨俗占雞嬾發書未知從此去身世復何如

郡齋度歲二首

失脚双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
世事方如夢生涯繄此身惟應兩邊鬢不負歲華新

又

條風綸應律柏酒又浮盃舊臘隨霄盡新年逐曉來
浮生蒼狗変莫景白駒催自歎憂時客初心寸：灰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携家非得計世亂粗求安有季俱行役誰人救急難
月從愁裏没雪向望中寒昨夜鄉書到知君不忍看

又

一自干戈後先廬幾處存遷成豺虎峽愁殺鷓鴣原
歲酒空今夕春風非故園夢憂来無避處只是倚衡門

示全真張子愚

無從歸故國客思滿窮秋兩地隔千里一身翻百憂

夢回高士榻情繞羽人丘我亦栖〻者時同說舊游

贈友

擾〻干戈際天涯人未歸一身為逆旅十月未寒衣
江漢風波阻鄉關書信稀危途恐相失歲晏重依〻

投王郡守二首

已落時人後誰能說姓名惟應馬南郡偏重鄭康成
賓館懸床待公庭罷吏迎爲居門下久童僕亦多情

又

卒歲囊無褐爲儒坐有聾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
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

投同僚公

授鉞幾專征夕藩滾此行身爲漢飛將家若魯諸生
祕畧三邊服妖氛一劍橫已多門下客持筆待功成

郡齋守歲二首

守歲寒齋裏開盤試奠辛盃行猶是臘酒醒即逢春
天地長爲客風塵歎此身歲時追往事獨有老隨人

又

節序清尊外光陰列炬前屠蘇初入酒犬馬又催年
筋力都非舊容顏豈更鮮餘生有如此盃至且頻傳

避地二首

轉粟百里道竄身千里巔人行危棧外家在畏途邊
門巷盡營壘僕夫皆鎧鍪亂離令若此何日是歸年

又

邊隅兵又動愁尺路難通妻子艱虞裏鄉關震蕩中
半生憂世變此日值途窮悶極惟思醉清尊幸未空

山居稿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頒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椽邵國光来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来其名弗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

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隅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来澶廢殆盡達魯花赤應君阿

年八哈尹簫君文質將
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
斤大之然工役繁鉅費
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
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
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亷
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已
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
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
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
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
唐皇以梵肖象繪塑各
殿之為閒者三廡之為
閒者六門如其廢之數基之
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
吳越之地婺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為
一婺而是孑野吳越之
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
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
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
豈不宜哉至於巖像設
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為
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
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
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
于無窮可也廉公北庭
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
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
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
辭而紀之且為迎享送
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
辭曰

望天門竢神躔靈之來光景溢雲為軿霓為旌儻若有靡象飛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菲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瞰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鬯鳴牲幣犆黍稷馨靈是娭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脩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翺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殿監浦江稅務故又為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述訓武節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述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族已衰頗今七十年間能脩其宗緒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脩職郎汝儀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為尊黃冠者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為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烜赫百年矣即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職郎汝儀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為黃冠者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為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烜赫百年矣即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弗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為良舉誰為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迄裕于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為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
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嚴陵是處保義簽仕于浦之陽
遂奠其居持、屋墻亳社既墮宗枝亦悴故兇久飢
闔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羨其源
仙巖之南江浦之北蹄扎乳斯堂孝孫是闢孝孫来享
来拜斯堂有膳脩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怙
延畀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尔先琢辞貞石
百世斯傳

贊并序

浦陽五賢贊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
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
深非江流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
厲其所着見于後世者固將與宇宙亘古今而不窮
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
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
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
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
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
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毀
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即墓奠有果鳥為之不啄
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
南諸郡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
愍於靖康之際為戶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
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
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
遂以及人為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
熟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溯朱子之學亦既

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楊黃三先生齊名鳴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巖厲之功其深者哉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弊窮壤亘古今而有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心可無一言嘗不擬諸形容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百里之遠猶將低佪企想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百年之內百里之閒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咫尺如是其遠及作為贊辭以致歆羨之意識者尚之或稱之良雖不敏既獲親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為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為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為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 太竭

偉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痛鉅乃號穹旻口無停聲終身苫塊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為就粵惟我公天相乃志肴果每陳烏鳥翬去昔秦顏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為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 洛

咨爾梅公溫恭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遺世中

危道彼寇鋒牧逋令逋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式遏乃以柔和化為猛烈亦既載施亦既建節如火之爇如氷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膽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爾容古之烈士肆命之祕俾祿其子以悃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拄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于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氛一襲天地為昏有飉獰然勢豁九門飛薰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繼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丞忽突大邦為敵血戰未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捐心誓天顓出機先手除羣穢捧轂南轅既秉戎鉞既胎我毒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飉風其勢發發將掃氛昏陽光

有恭事泄群庸力屈強兇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萬

燮燮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為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蔿蔿諸史之罪上通于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為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冥

待制柳公貫

宴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餘二公浔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狹揚于帝廷

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
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而泛頌墓有禮公　古
始佐明入治成我
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關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
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
雲往還鋒車荐至乃掌
帝制惟公出處閑時隆替出興時行處與道俱倏爾
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昌窺蜀山巍：

廉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燁然者固已披豁乎
心胸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
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為優於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
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以公為優於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
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
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
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
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以豪表：而儒視古今如
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為師友以王謝為兄弟
彼區：之斗筲曾不足以挽已允是胸次之豁達一
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為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為
詩也亦且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誇于
當世之老成至于氣岸之高則或台非于鄉閭之小
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衷考其中之
所存君蓋庶幾乎無媿此其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
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陲潟其一二矣

題樗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
孰謂斯人祇局于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
誠無媿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為人

箴

諫官箴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為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或詞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臧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冥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為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日而拂於耳謀於心而欲使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電犯顏色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睹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國稽古建官凡是臧司莫諫為難諫不欲逆亦不欲驟逆則閔從驟則靡究所貴婉冥不大色聲匪攻彼暗惟導彼明以善閒惡猶大背水大盛水消善勝惡止盡不燕閒乃陳我言乃遏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聽陋而不避我其隳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捩檻之諫或以為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賾之諫或以為過計勿謂鯁肯可售吾直斷鞅飲而歌魏有闕沒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賾而歎過

既無迹諫亦無形露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閒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 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忘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

言興道違行興道背維背違斯過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大由小積過小而為終累勿病不改病其不知：之為美匪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于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行苟持我言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我父孰肯拂心以賈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我曾不寤我過曷懲惟古仲由喜于聞過非然千載

令名愈揩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慎亦忝所生

銘

具慶堂銘

范陽衛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為之銘

我之生矣孰撰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懷二親莫或具其樂何如象服不華既具其樂何如令而大冠峩峩巍階老一堂載歡載娛絮：門子白華罄爾晨夕蔬其穀潔爾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亹亹：忘劬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碩大且訏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

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扶摘芻蕘苟爵是道
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門血通氣惟父毋
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衛氏世嫡雙珠爰樂具慶
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慎旃哉永世弗渝
辭

鄭梴冠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梴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
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
敢貞和曰頫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且本
商頌松桷有梴梴之義製其字曰牀高而祝之以辭曰
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
群材彙征惟梴者桷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
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坰一朝效用
必登居下而汙閫閾是丁卑而甚力曰為楹
閈閎户牖闌檢櫨櫺冗微瑣屑僅脫薪蒸彼哉梁棟
固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桷夐出杳冥
衆木仰視靡或不承獲濟登茲伊誰之令惟材之
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
或幽而尊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梴
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于庭
曰加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牀高
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材孔長會處高明
翊爾孝義九世繩繩
皇用褒之有爗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烝猶桷梴然
衆木所遜一不自持載騫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
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為能人克履之
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幸祇訓辭勿忝所生
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經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吳王恪矣無忌乃為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為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遂篡立之謀耶及晉王既立又陰恪以罪而誅之無忌遂以遺命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已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無忌也其謂何無忌以反固不異於恪而在於晉王之克而以武氏陰恪以遂若武氏于此時明恪之冤而以害元德蔑棄宗親戮之若武氏也無忌之衰亦未必不自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果人也使恪而不死于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于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為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群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訊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為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立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于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為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遂深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之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諫君有道　論王珪

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猷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紓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必先論王瑗淫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正色曰此婦必不可留彼方以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出王瑗之妻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為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士猶在王珪

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說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當即其所居而偏之室治為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關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為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既鏤版楬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為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尚有待于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樸載厖載嬰不妊不埴梓匠之所棄指陶冶之所屏又有鴟鴞鷹隼之禽貙豹之獸鴟鳴飛走恕爭狠鬬喧騰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蔵之有溝有渠有汙有滢瓜蔓而流瓠瓢而浮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垂涎馬電躍水咒雷咆揚鰭尾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噓腥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泗渟瀏汪汪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欤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于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為量惟含忍

以為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欤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庶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為義浮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浮而方之庶乎思無愧焉可也而尚有待於余言哉而尚有待于余言哉庶乎之為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于行治家治人一本于寬人稱為長者云

說佩送義門節仲鈐

詩不云乎禮佩以贈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說以告之何如仲舒之可贈獨為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橫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者所以具為佩之制而能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璜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綴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有金以寒之玦以絕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觶以表其用有韘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于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為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浮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所

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出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士朝然亦不使遠乎左右美達之以有祿位于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蓋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君子矣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琱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衡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衡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亦異乎璟玦金象觿觶肅弦者矣雖然琱瑤珠綴者矣其亦異乎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為之制然琱也璜也衡牙也非生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俯承銳曲以克成乎其為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為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壹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法于君子也故於其行為之說佩以贈

書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為贊欲相與以發其所學僕既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為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自取于僕者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所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為學固由於其所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

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盡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為之出其資以權其價之合也則稱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摩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惟以心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為聖賢廬鄭之鄰皆可以為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于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騏驥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蔭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材荊棘出焉蓬生于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于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頑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于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為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迂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為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倭譽誣謏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倭譽昧足下之誣謏輒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倭譽誣謏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

敢過為訐直以相角鬪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病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脩察政書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交動于中脩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遺稾悲喜感怍來即援筆為文章澈搜靜索脇不沾席者二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謇訥既壯而羸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健、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某等奔馳數千里迎櫬遠聞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完蔑聚神傷氣悸衆念昏忘故其遺稾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秩以顯揭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楊雄沒而法言始行焉遷生而史記未根文字之傳恒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為之發揚其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根起幽滯者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墻之下脩容屏息之閒下將安求乎借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而奔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為未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也閣下以尊德縉文為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駸駸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莅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而某也幸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為不孝甚矣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賞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

恩惠於既死殺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如
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
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銜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
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尚當課其子姓世誦名
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閔焉千冒威嚴伏增戰越
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之四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

山居稟記

浦江縣脩學記

浦江之在婺嶽爾縣也而學在爲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
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
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廳
疆矣頑兹屋廬之圮壓吾
庠師稷合謀脩治而俾教
既受命即為禮致知經之
率先允投而他有籍于學
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
悉皆易弊為良有加於昔
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
相與屬葦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
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訖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脩泮宮固亦常用其民力
矣考之於經乃不興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為有國之先務而僖公為其所當為哉為其所當
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欣然僖
公之脩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
氏叅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脩其宮又謂僖公能
脩其化是則所謂脩者豈止乎棟宇之宏覌丹臒之
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所當思以圖
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
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
氏以儒林郎来為今宮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
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来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
君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
喬木嵗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思駿盡廢其
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
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屬
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楊栾
侯来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
家及某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
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

賢庑命是從至夜漏半庑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阨脫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答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毋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時庑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得庑之為頼得余文記之庑幾永庑之德于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庑者其賢于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無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讞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摘辭累歲而元元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為庑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國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不花公嘗為書之聞名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黼豹之皮草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碑墓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取者必君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視世人之彼世之人能致其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其不敢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嵗嵔嵔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彦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温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未足而復乞言於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已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為君之關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已云乎哉請浮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林向之在晉樂乎醪蔑之善而舉之也樂官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孫之樂善一也惟浮其位則用之舉之進之薦之不浮其位則樂宜乎之獎之進之薦之不浮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善乎雖然已今君之樂猶未浮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威夫一已之樂乎天下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者蓋以其所聽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猥知其為已身之累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危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為君慶君曰子言信善之辭閒朝夕鑒觀焉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浮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絜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乎而有容也汪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于蒼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子自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荊山先生之望哉公至矣而公固有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于斯

俯楔集後記

右俯楔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為之序嗚呼景濂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俯楔者多矣其為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

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駔嗜葦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訕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未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溪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勤老之心而為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亦非君子之所予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寃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于景濂之言不敢不有緊於其心申繹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讀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賢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之以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斆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浮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脩然後所造為益洪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其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為王

者享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
我哉然自周衰已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
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
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趍所便其能卓
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二君
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
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
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
興廢豈
菲而衣縕茳卑而圃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
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
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荐開經筵以訪多
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元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
莫不畢趍
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
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
舊聞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
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
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
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
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
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
會千載一時而

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
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
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
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
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者數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
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
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
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
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
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
會千載一時而

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浔施于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歎慕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録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于無窮矣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淋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寺德之民豈不信然欤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粤西玉山氷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淋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宋為盛唐始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豐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傳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来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群經載史下而庾辭俪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辞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酒之朴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黠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為子數百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于揚先聖人之道二年政良之固陋俾為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寺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二公之鄉其寺興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

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内寧謐曰久

皇上銳意儒術曰久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

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者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旱弥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憲蕭君乘治婺之浦江時境内即齋沐禱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寅又雨既而不雨者復弥月所宅遂赤日亢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為未足因興龍約三日内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嘉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君之賜也其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良受知於君為特深俾予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其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興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册使與僊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僊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淵歸序

大梁多富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為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佯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為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為州郡牧守者有為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為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孰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發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為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為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為最故又更為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于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為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

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誰知哉必也悤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為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于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脩有任資則大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為鄧而不為陳也大梁宦

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為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龐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庶之去志沽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亭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蒐章之富合若干首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

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于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則欲其勿翦勿伐之又欲其勿翦勿伐之矣既欲其勿伐之矣又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欤今我民之思召南之託之於甘棠者豈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剥蝕雖其惜之深保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棄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有世無窮悠久之託之

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諏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庚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送祝彦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彦明以儒入官為浦江文學三年改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彦貞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窃嘗納交于彦明又且受知為特厚獨能已于言乎三衢古稱天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

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廟
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
蘊奧開悟後來彦敭宅卿二徐公牀塡毛公則以守
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
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
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放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士友之来自三衢盖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
已耆失所考徵歲以来一二俊傑雖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
有所接識以観其為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齊明
一人而已彦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
誦而傳之以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夙昔以
餘韻之可見者乎：稱說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分不得休以為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変而吾鄉學校
廢日以壞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如漢土
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
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為能而於吾彦明直其
餘事耳嗚呼彦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来哉迺
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已者啾諸人
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澤既沾其潤
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
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欲雖然及
彦明之在浦江簿仕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容改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
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
彦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
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
動頗惟禍患餘生葦視久
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未
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五 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

山居稾

序

送宋景瀛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男戴禮敘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金華宋景瀛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
嘗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
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記之乃曰
昔人有以紳笏為紫柵聲名為韁鎖者余豈為是過
激哉頗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
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
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
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遠慢則與法
相背遠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
不耐事旦悼作勞酬荅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

而當官事棼雜興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儻如木偶俾不得動搔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徃迹書札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而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廢以存道也而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急退逃而不棄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儻如木偶俾不得動搔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徃迹書札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而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廢以存道也而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急退逃

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得聖人之道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廢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絜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闕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而後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真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得聖人之道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廢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絜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闕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而後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真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發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以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以事文學顯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裴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箭之美則未見其有毗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興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大者有或嗇也嗚呼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興夫橘柚之包竹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小而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奔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靡墜扶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孝君父之則施乎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其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為改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樂君子者矣

送棗宣使還者詩序

維陽棗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公子之辟為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于是其弟架閣君與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漠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荊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卿居郡庠日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邊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思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為常邈然若胡秦之不可離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思情至此而已新矣今觀架閣是詩浮非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于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架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歌美架閣之詩而又慕其兄弟之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

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変有膽畧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毎退偃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恠士之為學多不適于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毎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不難之若是欤当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為之時可不為之貴重之欤今吾汝章以不軽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為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隠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歴居顯官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卿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鋭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徑勾無求夫賢豪緊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壌亢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覧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夭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寅佐合辞進曰公毋憂也古有亲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蓋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以而不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已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為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馬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育穀于以恕恤養其生息者也今乃畜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

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
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
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于
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
禱之神非欲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
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飢饉則禱之山川之神
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
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不得而雨神固不得而天
之不使之雨神其明而天無不聞也神其聰而天無
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愈喜感退而為喜雨
是民固嘗視公為神也公且俾次于此
第其言為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茂矣令既穜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
天不我遠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騰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
令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衆人相慶蹈舞蹁躚且歌
且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糗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飽我與天為一維國維民感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脩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

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已為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孫為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已之父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譜謹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為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不可於攷君乃亟心瘁志掇拾于兵火焚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開閔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成使来告曰吾子雅知我盡遺一言以詒吾之子孫使無遠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富也辞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禄取榮名豈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属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内分裂兵交衝當陳氏擾上游即為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擊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收戰敗陳兵橋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掠止妄殺棄使恩威並著為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于時而君乃夜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子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谷從

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真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為荊榛斷墼頹垣悽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茲地已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橋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真侶游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于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于

送楊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来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

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記而誰耶三衢距
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為
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
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為易為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
而趋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為降殺然郡守
之仕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
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為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
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獲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
之餘城郭無居民官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
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
来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
難為也雖然古称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
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避亂山谷間深
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
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為將在於此乎
昔子游之治武成吾聖人首以得人為問僕因竊取
斯義以為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来聖學不明為人君者墜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總序

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于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
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
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桱論至於此以為人
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
事見之于經史者班、可考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
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為摘取二帝三王致治
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
之論贊會稡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
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述第一人君之職
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讜暴必善取之述取
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
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
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
刑以輔禮明慎為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
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
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為士之名其于
纂脩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体之君苟能潛心於
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
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
之伏惟
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
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
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者何
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
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豈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定邦國而治体之得失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脩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則流於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于嚴肅而生怨怨生驕興怨非止費財玩寇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楊子俊又在官百僚師：百工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手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手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

利而勿害成而弗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
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
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
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第六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
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養民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
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
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于不利苟富矣則
國不至于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與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禎伐
鬼方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
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
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
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
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
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擊繫者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
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三命三公參聽之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
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
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詬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于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第九

遠佞篇第八

自昔小人將寵取其權寵必先潛觀窓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貂佞所悅以謀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國事諛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于下臣諍于下則君明于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己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玄序

春秋三傳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徵事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人之經有所蔽沒於傳注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于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奥指果有待于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
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
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
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
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漫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
意外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發歲受讀即嘗有病
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玄
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浮
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
然後隨文覩義若綱在綱雖行有刊句二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
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
亦將藏之篋笥以自脩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
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
舍其間以為是經之蠹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南薰樓會飲詩
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
生彥方亦相繼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
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
邂逅然蘇先生来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已與子宇館
寓雖近而亦一居巖陵一家鳥傷萬山中不鄙謂余
又方田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覩江山
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
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
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逵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

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
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已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終

山居藁

題跋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世胄出治外服曆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為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為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為卷間出以

示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拱璧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為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而不可得因欲即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其人而已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為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于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即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泛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于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慨云

題楼彦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為之村也然非值夫得為之時則亦無有可為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於事為之未哉鳥傷樓君自其壯年即以智勇聞已而群盜起鄰境勢甚猖横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猖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為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薦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内鄉邑檢時當承平曰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及為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以為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為之時以展夫能為之村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于既官之

後耶人之論君顧欲拘
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興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
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興詠歌之
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為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
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渊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為義門鄭氏書鄭
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来
咸能守其家法為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為之弟者必
恭于其兄為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為父兄夫也亦
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変至大末
有司既為上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
持部使者鄧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為之
低佪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渊水之東已皆按歷之
矣恒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
其善以為之勸哉乃為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
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渊統有七
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
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
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于
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厲
部之内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
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
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
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兢守其家法而
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有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
貨寶不足以為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為貴而其

可冨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
固宜為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
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柳子闡之
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而
或不為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于鄭氏其
亦獲戾于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哉七郡之
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為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
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
之高而不念其累垂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
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特　制出僉海右道肅
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沖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宣明所作沖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莫中而此石本蓋嘗浮之宗人處惟是鼠蟲
之餘惻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褫成帙請于待制柳
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漫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
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為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
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
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邛其家世之
懿乃皆吃不能道一語或浮其家乘而觀之其不
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
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
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爨九世如一日
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
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豐碩
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

浮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
之文以為之引重其不隨
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
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
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
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
子敬人遺事後

盖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至蕪并無藝貧富不均厭
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
不及者盖亦天理人心之
迫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
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
計也已暨陽之西鄙有倪
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

毋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
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為
常一有不遵其教即歛歛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由
祖謝罪改之乃已而倪氏率以忠厚相傳迨今五
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
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
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
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固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
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為
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怊夫人之在當時
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
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
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
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

余观光氏所録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為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観公之詩於所謂凄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為之愴然有感先生没于至治辛酉之春而公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没其墓草之凄其者追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曽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為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頗乃若是恕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為之有感于斯矣詩為化城所藏今其主僧若空将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壯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壯聲溴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為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冶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尔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其為盖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畸重輕不審則失之侈薄厚不均則失之褊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甚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為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臺臂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牀聲一斂而成植簴而懸之年甫及冠温焉而易毀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讀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為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冶氏者耶叠夜攻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牡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咙而清越者耶嗚呼以牡聲之名觀牡聲之為學何其似也雖然今之模範則師之自為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楊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為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顏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牡聲之模範皃氏能為之人

哀辭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礼部尚書王公所誌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泛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弟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為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觀前脩之真蹟而又有以窺窺先達之為人抑何幸欤後學涌江戴良謹題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丱中即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已已之歲始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戴冠褒衣橅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以知其為信厚君子矣自後挈家居如是者十年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及予受室于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為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欢君晚得脾病頎已傴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変前賢踪跡亹亹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允其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自給体而氣高自足無所仰于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以毋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儷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於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絶予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為辭以哀之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睽彼仙巖其高萬仞欝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常小甘廣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美茶茲人不我堪我躬甚恭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駭奔趍厥風旨覿禮容我年未冠猶崔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勤同頗作昌黎低頭東野為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孰神之符一朝奪使駸駸萬逵耆舊盡矣孤號

歛舞靡若風頹瞻我里湉
有崇斯土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薦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發浦江人諱茉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子也至元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浔年四十有一嵗一試于礼部不中二子諡謚葵先生于某原葵後一年命良為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子之有生兮體孑立兮其嬴厄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遠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脩兮亦既踵乎大方入書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翱翔奈學業之已脩兮尚名譽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鵷鳳乃娛憂以舒憤兮寫欝紓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取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墜兮胡獨痒此衆芳昔吾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浔其年兮君子有遘其殃有序

吳原伯哀辭

原伯世為發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為辭以哭之嗚呼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丶閩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再次溪

游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為友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矣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遽亡於斯耶原伯容貌若不能言其於友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群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册寂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與其弟沉私相諮辨故其父子而自為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進而質之父師退而學之在韓門讀書倍文功力甚人兄弟之間雍雍睦睦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亟嗚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滂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于是原伯始欲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為吳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以早死豈殃慶之不以其類緊

如是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于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柳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其悲哀以舒子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乡鄉之良貴甚粹乡才甚長睨秦漢乡刮摩唐騁雄辨乡爛文章射星斗乡奪光芒闡幽秘乡揭正陽歎予飾乡儘廻翔暢厥實乡瞻煌：履至訓乡蹈大防兄弟雍乡親樂康羽既就乡勢乃揚望白雲乡期

帝鄉帝鄉遠乡天一方命颺車乡騁康莊豐隆遇乡蘄不將忽被髮乡下大荒嗟原伯乡志實強何中路乡蹶趾躓命固屈乡譽則彰顏父毋乡勿永傷彼羣黎乡直粗糠名隨身泯乡澤其芳嗟原伯乡獨馭天且困乡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磯兮水瀏兮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
苗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
藉兮寧遠舉以遐游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
脩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
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刓剛以為
柔衰白日之不與兮奠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
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樠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
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
之詔予兮謂時俗之以有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
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耆驚浪之漂舟凌大江
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隕于中流既相我者之不
憖兮又何為乎舊丘行役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輈已矣哉死者不
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 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
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夭死予方
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襯以盡其哀
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為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涌泪斡流參差報施惡不常釁
善不常禔貞焉而夭狠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
哀夫子亦孔之辜惟子之先奕葉絲敷邁烈言：
垂聲昊昏乃考養德益腴萬生吾子誕茂淑恣
如麋之茸如鳶之雛亦既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興學
日勤里閭子之為學潛心以稽鈎深索隱探賾研幾
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為文
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贅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
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

動罔不宜義以為閑礼以為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
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
荊玉蘊璞將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菱嗚呼哀哉
玄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隳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
俄舊宇兮改觀乃遘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
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遷
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
莫追柰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鬼黝黝兮魂飛
飛子去我兮何歸既顧瞻之靡及庶陳情于素旆嗚
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 并序

茂清朱漳世為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
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作竟死年四十
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
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即讙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
予亦挈妻子登舟遡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
索楛然無以給予村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為溝中瘠也其幾
矣為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逢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
者迨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
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
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
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淹居郡東門且將
致茂清双溪上而茂清訃聞予時雖硬塞不勝
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即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
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

茂清之死為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
為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
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為言其鄉鄰之鬬爭無訴者宗
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
以為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
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
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林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
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陰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浮師
叅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克新得斂彼劇英一變温恭先生曰嗟庠廣見聞
觀厥會通庀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衣被海內揚厥文風王公戚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
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脩曰驗於為
以攄厥鍾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冑子
問纒而附鼓篋而從司誄奉常頒教儒臺聲甚諷誦
包茅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蹈之俾附軺傳
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惮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淮洪都曾未期月教兩其濛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理先生正之
慚屋盲聾已則有粟先生　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葵薪照字歲且十終
西海轅駒英聲如山炳煥猶龍飛刻文章論薦公車
上達

帝聰
帝曰俞哉命掌厥制
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輸未安門已甲凶嗚呼先生
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
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
在庶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
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覩先生我浔我失若閔厥躬
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餘
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浔正而斃
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
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輶車既駕恭陳薄奠
矢辭告裹嗚呼先生
嗚呼哀哉
大人桀柳待制文
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雄深被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厭筆當其創意遺言搖毫行墨
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傳匹
而況律已温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
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
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殚
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邱於
儒臺啓蔵書于石室皆足以垂譽来今騰輝古昔然
而官僅階於五品禄不工於千石曾未浔歷禁林之
獻納究蘭臺之讌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
國殞其良孰為衡石
在位困匍匐而賙恤人珍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
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測況某等近連姻
姬早蒙振筏當靈車之遠還情悅：以何極賸荊山

之故壎日徜徉乎屢舄曾歲月之祭何遽長掩於玄
室痛幽明之遒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
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已
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
左薄陳香幣之奠為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匹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
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
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
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世之迭更遭風変而
雅廢尚有道以為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
衰而二致先生于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雛墮
之餘橐倒囊垂之際借栟聊之一枝曾風雨之不蔽
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為節或紐蘭而
作佩訪虞婦于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
匪山顛則水濱故九草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
窮搜遍攬以為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
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寓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
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
室之空而躬之癖迫囂宮之借師遂有来夫户屨以
其浮諸已者泝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
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
醴挾廋生以與俱卧匏樽而往醉較劉伶與李白又
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儕華之故壎誠衆芳之所
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栝蒼有吳延平有謝
亦翻然而来泝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
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為可

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邃亦皆可挹而
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其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
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涛若晨星之飄墜
幸靈光之獨立尚嘗哉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壮观山
川以之而暉媚竟斯人之不游亦塵飛而烟委嗚呼
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
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泝洑漚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
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其莠之於先生
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
從或以友朋而密迹感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
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掊
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愬焉而鑒視尚饗

墳記

志樓楨殯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殯楨於予為姻家子予往時僑寄
邑下居相迩也每見楨在群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
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
衰絰中吙：涕洟若嘗習於礼者用是益奇之其後
楨家寖衰橫逆鑿起楨嬰煢然無依予亦絜：道路不
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則泣而言　祖父
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為人一
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再植其家久之其橫逆
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
栗為兒恒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
為之究治其寃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
竊為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

不為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為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于予予年長於楨而今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為文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為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潁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泉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東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諸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慶州路石門書院山長至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鈐塞衢之柯山二書

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
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
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
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
然人皆以為孝在童冠時嘗從鶩鳥以搏執自娛大
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
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遽於遷善人亦以為難先君端
重韜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
之礼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絶不以
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荅少閑則挾册不置故
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家
之言靡不畢究為詩文深沉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
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為務廼所居齋曰儼若
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啣毒言不成辭姑序次
梗槩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
謹記

元故戴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姚陳氏先君器度凝慤恂恂寡言遇物恒多恩有寛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歳九月辛酉卒家逾月丁酉葬興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墓同穴子男三長垚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柰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号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謹錄誌石納于墳中嗚呼蒼天父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吳游稟
四言詩
山有杞
五言古詩
別鶴操
歎年
周伯温侍御席上賦
長洲苑送人
遊湖上諸山
同楊文舉提學游甫丘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游湖上諸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伯將學士
送陳太守

趙毋詩
賤生
孤女別主辭
劍池送人
登堯峯

追哭胡古愚博士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徐州度遺紈扇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蔡經歷使還
偶書
次韻宿西山
周左丞家賞梅
題李道士鶴氅
題梅花莊　秋菊圖贈別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送陳同知之官
治圃四首　祭伯顏丞相祠
泛石湖　題陳學士小丹丘
宿龍山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次韻夜直
　　登靈巖
　　上天池

宜興張德機遲兵吳門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送讓師還中竺
始發吳門
至杭宿錢塘驛
泛西湖舟中飲酒作
游吳山承天觀
入湖源
至古城飲馮氏家
望九靈山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九
吳游稾
五言古詩
贈婦
傷李氏妾
婦容

泛海
望大岞山
宿高密
至昌樂

七言古詩

題劉凝之騎牛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次韻徐孟岳春雪禁体
湖州行送人作郡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次韻白頭毋
故人子以蚤年中選喜而有賦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渡黑水洋
抵滕州
過營丘
次益都

除夜客中
自定川入海
次大岞山下
宿高密
寓昌樂
送班景道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游寶華寺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游尚方
次韻謁文正公祠
渡海
登大岞山

歲暮留別
渡黑水洋
至膠州
過營丘
次益都

次韻哀逝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游靈巖
次韻游湖山
黑水洋
至東膠

宿高密
次昌樂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七言絶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韻陳夷白韻
秋思二首
憶汪遯齋二首
山東九日二首
送陳仲宣東還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十
吳游彙
碑
揚縣丞去思碑
贊
蔡履菴像贊
營丘
北海
道衡禪師平公像贊
箴
汪一誠字箴
銘
退思庵銘
説
山泉説
書
投知已書
傳
丹溪翁傳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十一
吳游彙
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守愚齋記
剡源記
小丹丘記
日月牖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二
吳游稟
序
春秋榮斷補遺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胡主簿詩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玉笥集序
上海橫溪義塾記
三樂軒記
六柳莊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上海鶴沙義塾田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三
吳游稟
序
送傅子異序
送王理問序
送能上人詩序
琴川志序
送董郎中序
送楊都事序
送劉以順詩序
送陳嘉興序
邁院判哀詩序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贈醫師朱碧山序
禪海集序
送真郎中序
送馮員外序
送錢叅政詩序
送丁山長序
贈葉生詩序
贈蒲察鎮撫詩序
雲深詩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四

吳游亭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
亡妾李氏墓誌銘
陳廉訪墳記
祭文
祭陳夫人文
殷府君墓誌銘
方大年墓誌銘
衛節婦墓誌銘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

吳游亭

四言詩

山有杞并序

山有杞為董生侍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為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止居可以宴嘉于山于水有軒膴膴何斯遠斯莫或遑處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遠斯莫或遑安安其可懷耄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願言公退惟以逍遥其樂也哉

趙毋詩

泯彼苕水可漱可濯閶門有閒樂爾貞淑泯泯彼苕水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可泳可游閨門有肅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
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孝烏息我庭柯反哺無從
傷如之何翼：孝烏晨集于林顧儔相鳴實感我心

五言古詩

別鶴操

仙禽胎化初振迅東海間異質清以曠明心迥而閑
徘徊騁天步逼仄隘人寰夕飲慕瑤池朝翔想芝田
顧逐華亭侶來乘衛國軒丹羅既掩翳青繳亦羈纏
俛首時獨思對影恒自憐飛群徒在望驚孤那得還
王鳩知候晦旅鴈識天寒人不處睽離何能喻吾言

賤生

中經閱真訣內策昧遐討受命詘姿養生短桂腦
衰曆已泛華愁客亦叨藻傷友歎鱗集杯盤娛潦倒
酣醉及中觴感

歎年

坐當晝景移起矚恃物好無情固難恃有生亦誰保得酒且歡酌萬事付玄造

運行歸有窮餘生會當幾棄禍慚英妙游談愧名理
藩國攬文雅鳳池接冠履頹媿恩私被莫稱騑服美
忝竊旅孤蹤憂歡將二祀浮榮空此時芳辰竟何許
齊景悲牛山宣尼歎逝水此身誰不賞長意自無已

屑玉昧瑶瀾厭藥乏松髓吾其翦衆念且酌穆生醴

孤女別主辭

賤妾奉君日父死方未期妾心自為鄙安知高士懷
高士重明義豈昧居室時深閨朝暮入不肯一回窺
君德海之大妾身水之微大德固不虧微身將何依

比後知沈仲悅以百金得美妾而即館諸別室其有父憂也即為具裝嫁之也時猶盧女嫁之也

水萍已無定兔絲賴有施
百金諒非重獨行誠所稀
縣：感嘉惠遲：出門基顧為雙飛燕猶及傍君幃
上賦

淅：扇晨颸塗：散暄霏開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徽嘉肴薦文鯉芳醑獻蘭庖列坐侍星弁駢筵簉絲帷綺席全當牖朱簾半隱扉已酣亭上酌復玩軒中奇聖澤謁周京伯功修吳甸及今不為樂後茲將待誰但乏瓊玖報靣蒙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為期

長洲苑送人

奇葩由化造異羽自神選賢已遠治亂良未尋興亡竟誰辨託乘色斯升觸輪賢已遠治亂良未尋興亡竟誰辨

劍池送人

踏跎世運移懷惻海田變君子屬于役舉觴此追餞
行矣臨長途悵焉歌宴何當即旋駕名邦重游衍

祖龍南狩年拔劍當風立歔：秋水光稜：鉄花澁殺氣纏蛟螭腥痕凜原隰
參差世祀移寢寞威風戢要離去不顧湛盧見之泣
英圖悵若茲餘波眇誰挹伏劍成三邊斬首當幾級
相期獻凱歸此地共栖集

游湖上諸山

登湖總地德連山雄寓縣東臨帶吳會北拒衿楚甸
參差窺粉堞出沒見丹殿宛麗邁前聞游觀踰昔賤
君庑挺奇興軒蓋此追衍雲隨朱旆揚路繞頹霞轉
嵐氣川上浮林影波中見
上時岫如複下亘水成練

五藥芳可采三芝秀堪搴升高望已騁即里趣仍展
顧言謝羈縶久茲事攀援結綢叹未能臨淵亦徒羨

登堯峯

已從鋪泉游復向堯峯去堯峯眇何所盱佇不知處
披拂強追尋疲瘀窘凌遽息喘脩筠茂松濟勝犯零露
積石擁近蹊飛嵐護遥樹仰觀天宇垂俯睨河流注
石湖尚波瀾洞庭但烟霧遊子多悲懷觸景增遠慕
微跡既漂泊流年復遲暮半生僅一来百齡能幾度
回駕悵難淹又復首前路

同楊文學提學游甫丘

疲縈厭府寺思閑愛林丘今晨偶從告薄言為茲遊
輿馬出城郭冠蓋集朋儔尋雲共陟峴吟風同倚樓
池浸劍光冷石拱講臺幽丘甫餘昔勢態泉溢前流
逖聽已咸踐新賞復旁搜樹杪吴岫出天末楚雲浮
睇迥距遥甸臨卑撫平疇萬象固如昨六龍寧駐留
旦茲酌芳醴相從滌繁憂豈不念行役天道良悠悠

陪陳庶白左司者先隴遂游西山諸寺

孝理昭令典哀敬著前經方冬謹封樹肅命省丘塋
侵晨發西郭平旦越脩坰飛蓋上坡陀憑軾仰先靈
白楊何蕭蕭悲松復冷冷以茲霜露降益起懷愴情
本深末斯茂源濬流愈清壯氏既尊顯伯氏亦光榮
禄厚養不逮寵極坐自驚感深去復茵心惕久迴寧
尋徑稍出陸移舟更穿汀林寒霜雪白寺古莓苔青
循廊阻昏黑失路屢顛傾性風坐深閣悲月開疎櫺
含思及明發鼓勇復前行頷泉裂地湧堯峯矗天横
拍欄睨寒井尋山窮絶陘躑躅東林莫徘徊西月升
將命晚或道急時暗催舲船居類坐斸蓬宿訝拘圄
防流壅實閑戒暴城夜扃更闌占漏窓家近驗舟停

芳晨已罕遇良會亦難并況茲同游侶一皆閒世英
或為鳳薄霄或作鴻入冥或分庭竹潤或奪春蘭馨
獨余事漂泊顧影久伶俜豈期當末路亦此託前旌
忝竊雖過任感荷實所盟嶺言日迫從放浪終百齡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平旦起趋府日晏未遑食羣言方宛萬紛務諒非一
進豈無云補退猶持夕惕仰窺令圖廣俯察道言密
得表事既知治亂情亦識遭時匪過任極已恒自失
玩辭戒負乘覩器忌傾側孜孜竭勞勤役役忘宴息
在疚尚懷憂從告詎思佚琴言澁未和吏案浩已積
迺騎應久徯来客復如織晨出愧逢心晚沐感霜色
乃薄干禄情欲弛荷檐力執戟固已疲草諫亦多疾
萬事莫並歡重負寧遽釋不見戾天羽林木已擇
寄陳伯將學士

摘屢必衆材成衮必群腋自非合才彦何能定家國
若人蘊嘉猷生世值明德鳳池因託身龍淵尋矯迹
載建家王禮復覩漢朝則清芬播方来惠心邁疇昔
夜直躔天階晨趋媚蘭室密謀已宪萬妍論信非一
吾徒方倚賴微軀荷蘇息無言腹背羽永愧排空翼
送陳太守

迅足羨奔影羈羽忌離聲明暗既異姿判止亦殊形
若人東州彦生世昌運并軍帳早嘗入省幙晚所經
一朝剖符竹千里治專城飛蓋出南郭肅駕餞脩桐
側聽江風響湖光明去意不可淹行旆安得停
顧已匪維繫徽纆屏營實朋徒滿眵何以慰吾情
吳追哭胡古愚傳士

少小媚葉梓薄晚遠杉榆因念平生友長慟千里途
伊人富才彦清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間文超秦漢初

董華照往典孔繹振今
朋情日夜密徽音歲時
竊祿逐雲旅載華預人
星纏離夜月桂渚裳朝
飄簷方似霧集地復如
旅人之愉悅孤館獨徘
豈不欲為酌困君停玉
團〻七華扇名在制久
入手訝如珪睽容短學
却顧暑長在無使君輕
對雨金逵可送酒至
雷族雲起泉窒零雨下陽臺
埃空濛迷野駕沾洒滑階苔
久鉄清酤至忽值白衣来
鉄感君裂紈素與蒙却煩暍
玩之炎氣消握之微風發
蔡郎中使還
歲車辞楚壤飛榜沙淮河畢使遂還心迟瞰起悲歌
蕭瑟涼海風洊湧大江波登艫遲来雨蕩槳及婦霞
相公征不庭威命被四遐萬騎若雲集千旌亦星羅
士馬固溢肥境土猶犬牙惟幙有深謀君子在所荷
樽前可折衝堂上有干戈中營方倚注亟遠將如何
偶書
皇元邁迪遵海宇咸震蕩兵戈縣歲月骸骨纏草莽
魑魅在野號萬葉沒衢長上窣奉王靈按劍赴楚壤
水涉艅艎萬艘陸出車千兩一舉清大憝載擧走妖黨
芍陂既昭潔合淝亦澄朗肅〻整歸途翩〻蕩迴槳
昔遠歎涂艱今来樂河廣惟茲威勛業一由進忠讜
鞠躬軍帳中指顧将墓上制勝獲先鳴收功膺上賞
吉甫六月征公旦東山徃悦無風雅音長歌継絶響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木質本堅勁雕刻乃有施屈體奉時好鞠躬承 疲

恋月載三坐怯風四五移但顧丹心在不使素塵緇

秋菊圖贈別

有美當階菊秋蕚何離〻逢君掖垣宴摘以奉金卮
玉指遺故香朱唇含昔姿無言勸酹餘根株長別離

次韻宿西山

旦棹東湖瀣暝策西山麓林光漏月清水影漾天綠
初風草故知窮律轉新肅悲來攢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晉君已皆灤厚祿身章龐犀象鼎食飫梁肉
荀范作姻婭趙魏與追逐旦夕馳道出夜旁天居宿
故悲絕宗黨新敬起賓僚東洲有儒生官路獨迷躅
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為千里行猶未分符竹

周侍御家賞梅

託根向南苑發蕚當北枝逢君後園宴折以慰佳期
遠近非一香參差多異姿餘榮未渠已晚實方見奇
要知調鼎日復此奉金卮

祭晚〻丞相祠

灌七芯栰酹元庭潔蘋嘗礼為明祀用功由報事昭
朴朝後公林遠事愧王寮祠使偶陪厠福飲遂拈邀
憩水既駢造貪山亦停橈徘徊媚良集放浪愛清朝
英〻雲度林泫〻露棲條暄風蕩鱗羽沭景麗江皋
神祐溢瞻聽民思播謳謠宛蓋斂聚散園瑩轉岩嶢
登城騁回望遺業相與高感歎遂成章聊用布同袍

題李道士鶴瓢

羽人解騰翥託物示靈奇遂使園瓢種亦幻仙禽姿
長喙已忘啄輕軀時欲飛投贈有深意世人那得知

題陳敬初小丹丘

遥途念鄉縣晚志重仙靈結搆避公館卧游資赤城

瀾漫泉湧渠合沓雲翼標峭嘒天未起飛流戶外清
山川隔舊賞庭院暢新情靜有幽事悅動無塵慮榮
何必踐台嶽茲道可長生

題梅花莊

雛：莊上梅繫：獨言奇橫窓低可折雜霰遠難窺
光翻却月觀影亂合冰池長遠一枝使竟歸三實詩
芳歲固云暮高標寧遽移但恐草木心區：君不知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世慶共汪溢身顧兩綢繆所愧凡濁資謬從仙珮游
淵襟耆儒雅簪國盛名流鳳池早嘗集甫衛晚仍酋
礼讌及時暇昌會因澤周頒余陪鼎食復此薦民謳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我家白紈扇巧製出孫枝般勤奉玉手與君却煩熇
提携微風起出入明月隨所恨秋節至君恩不可追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晨興觀我畦勁力治荒穢指景光已西好月因時秉歸路杳然迷暮烏尋舊林晚獸遵故蹊我亦息徽勞去：安吾棲

其二

長夏罕人事齋居有餘閑北窓多悴物且遂灌吾園攬根既舒達積葉亦蕊芊瓜瓞繞畦長新葵應節鮮抱甕一田視生意盈化先在我豈不勞即境多所歡悠：千載間樊生信為賢

其三

苒：素秋節凄：天宇清挈杖視西園儇仰傷我情
蔡藿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霜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勛苟不建未若託林坰
所以荷簣翁長歌悲聲吾其理吾圃聊以隱自名

其四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凄其
披榛歸北園墟里故依依 栖竹餘朽株臺榭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嘲謔談昔時
紛紜世中事寒暑相盛衰
既以適吾願何能忽去茲

次韻夜直

公署近霄漢時夏暑不侵金奎殊隱映玉漏正沉沉
官燭明綺座夕香散瑶林
東鬓企名都游宦及茲年遂陪登瀛侶来上泥湖船
水光曜殘日林影溢中天巖穴停棲見樓臺鼓枻看
蒼茫歛瞑色幕云曳寒烟
窈窕趨迴浦蕩漾媚遥川水宿恠霄清蓬卧愛月穿

泛石湖

俯視潜夜魚仰睇衝曉鳶窮身愧浮霄歛志慚躍淵
何當謝冠履歲晏此盤桓

登靈巖

茲山信奇峭屹立與雲齊高閣枕危峯古寺俯回溪
太湖襟左右洞庭亘東西
鳴琴忘故臺採香惑新蹊
昔也宮娃駐今茲山鬼棲弔往固傷惻念来亦悲悽
盤遊古垂戒此道願無睽

宿龍山

旦發石湖曲晚過龍山垂
緣源殊未極即陸淡忘歸
談諧獲心醉篇詠使情依
因之念所思如何獨愆期
安得同攜手眷言此棲遲

遥峯銜暝日寒谷歛晴霏
既投孤館息遂悞君處知
平生仰高風此夜挹清徽
泉石余方玩疾疢君自縻

披拂凌丹梯飢鼯啼哀猿

上天池

良游思已愜騰地喜仍賤筍興穿竹行雲路盤空轉
蓮峯見竒寔天池覩清淺石竒斜匝林徑古曲藏蘇
疇躕曰已晏沾洏露猶泫理亂良未形得亟竟誰辨寄言同懷客且茲息疲褰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閃：練月宵稜：素秋節舍棹上孤亭臨江候歸客
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適徘徊當夜半彷彿去天尺
仰接銀河橫俯照星繙逼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
飄：形若蛻眇：思何極居然恠風露聊復就衾席
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心人連床話疇昔

避亂去鄉族十載未旋歸亦知事必是何意身見之
風雨交橫來波濤無已時人各念栖息胡為淹在茲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離亭漾水寒別幌耀霜白是時息行旅念子赴長陌
郡政罷刑書閑談典商舶逸駕已難迟況勉康衢力

送讓師還中竺

世方疲戰爭師獨樂閑靜稍臨鶴市途復憶甫林境
緣源睇雲壑慙悅烟嶺身名已俱遣況乃塵事屏

題貞壽堂二首

青：澗畔松歲晏發華滋衆芳日已悴風霜何獨宜
祇緣一氣貞何處有榮衰人於萬物中寧復不如斯
惟堅歲寒節乃異春花飛所以楊令母高堂壽期頤

又

吴門盡西垂中有楊毋堂龍煤鋪作牓嘉名偉煌：
亦既榮禄養婆婆壽而康閤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賡眉壽詩却詠棘心章

始發吴門

冠裳坐自束窘此文墨職終朝事馳翰日晏不遑食
及茲將使命翩然就行役忽見江中水鷗鳥弄群翼
款：身既閑悠：意何適便欲尋舊盟同游復同息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僚友作

晨風夏淋景春霞啓陰期雲根結翳、雨足散垂：
鄙人獨言邁去棹不得維路無行輪聲岸有荒楚滋
暮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泉渭游魚迈深渚啼鵑起重基
客途玩物理寧不恋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旦入錢唐明岑淨朝氣迴浦漾晨光
隱：吴岫出遥：越岸長稜：見摘堞戲：覩攢墻
堪歎游歌地都非佳麗塲樓臺已閬寐闕闇亦荒凉
平生睠陳力未暮忝為郎徒然感恩義誰復聽忠良
脱投公館宿官燭何煌煌自憐無補報飲愧繞中腸

登飛来峯

人言西山好茲峯更奇絶飛来自西裔悠：弥年月
使行偶經從息徒此沿越結欣涉迴澗澡慮探奇穴
吾聞西方教空色俱寐可憐瑶圃境盡入兵火刼
嵌崟去崖斷詭仄歸蹊缺梯苔睠矚原捫蘿瞰深樾
伊人信往矣對此空駸屢滅莊嚴適增累幻化亟虚説

泛西湖舟中作

夙願海嶽志緬懷西湖名蹉跎玄髮邂迫徵素情
馹轅依岸息畫舫漾波輕前瞵蘇堤繞旁窺菊嶺横

戀結處士祠悲纏忠將墜興繁賞屢失境變魂愈驚
雉堞見新築鞏甍失舊營顧余文墨吏遑知治亂情
一動群生念咄咄何時平

遊吳山承天觀

石逕趨巍宮雲甍倚層壁鱗居庭除擁屢閣窓外闢
路縈賞心侶谷館咀芝客即近已欣覿撫遠亦驚覿
薙越樹青遡海門白乘風遲来潮倚月候歸汐徘徊
憶天險俯仰誇地德于時將指暫此盪塵臆豈無犬
馬情終負烟霞癖何當解朝組相迓隱仙籍

抵富陽宿縣治作

戊風蕩波鱗雲出嶸乘軺臨安道指景冨春郭是節
春已暮遥途寒尚薄井陽對人掩傾潤灑衣落

解鞍憩危巔倚劍望幽壑既瞑入公署息念坐塵閣
以之念鄉縣臨簷不能酌

入湖源

榜舟渡長浦揺首望遥山西界出吳道東臨入越關
到家諒匪遠跛馬勢不前懷禄吾豈敢行路古所難
獨有山上雲既出復知還

次場口

以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驅車向鄰壤頭白不知路
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顧方遠歎途阻逾近覆心懵
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鷹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跛馬向斯里彷彿見鄉閭徒知故山迩終嫌歸路斷
移疾駐近郊薄言息短翰新知固雲集舊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視我實親串慷慨談昔游留連興累歎
荒基記歌榭棄礎憶吟館不覩物興衰詎知時治乱
鄙人獲良晤是節辱薄宦清危阻久陪別訣限長判
作詩寫情慮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耿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
我家是山下別来歲頴易屋廬閑鳥聲冢墓遺歎跡
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

吳游臺

五言古詩

贈婦

單居易為久仳別難處心而況我佳儷有若比翼禽
暮栖必並枝朝啄常共林中道一分散曠世絶形音
跋彼双雎鳩翻飛河之渚徘徊逐儔侶每與同浮沉
今我反不如迨江與岑可能施兩翮乘風起相尋

婦答

妾昔舍閭里從君此西征為君是妾夫終遠父與兄
豈知未路乘輿君亦分形茫畏途上惟鶼二豎嬰
妾固知戀君亦有妾情游窀偶無終聊各趨所營
願勿以妾故沉憂損君生君軀泰山重詎比妾身輕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皎〻彼姝子粲〻美容華鮮肌暎朝日恵質闘晴葩 因賦此傷
借問〻何從来生自公侯家一為箕帚妾斂已絶矜誇
居處辞囊貴食飲避前奢奈何九秋霜竟殞三春花
時〻想爾形撫膺歎以嗟
涼風撼房闥朗月照簾櫳佳人已冥〻髣髴覩爾容
入室撫遺跡茵在床竟空海闊無回波葉落豈留蹤
莅〻百年内私懷誰克從

泛海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刃章擬杭黒水海首渡青龍洋
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為國周圍天作疆
川后偶安恬天吴亦屏蔵蕩槳乗月疾掛席逐風揚
零露拂蜡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
東海蹈仲連西濵遁伯陽軽名異道勝重已企時康

孰謂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黒水洋

舟行五宵旦黒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
鬱氣蒸作雲玄浪壓為霧柁底即龍躍欂前復鯨怒
掀然大波起歘與危檣遇入水訪憑夷去此特跬步
舟子畫踊泣老篙亦悲訴呼天〻不聞委命〻何據
川后幸戢威風伯并收馭偶濟固〻云喜既往益增懼
居常樂夷曠蹈險憂覆墜出處愧宿心禍福昧前慮
皎〻乗桴訓持用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膠界即見大牢山峯攢侔劍戟嶂疊類雲烟
稜〻揷丘海渺〻漾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
岷居接島嶼観守連術阡既館茹芝士亦巣遁世賢
客行積旬旦水宿倦舟船茲山思獨往結茅徵瀕言

枹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原

舟行無休期晨夜涉風水
逕浦波尚險即陸路總砥
土壍訝半頹草屋獲全圮
北來既旬月西去尚幾里
沮洳浩茫茫菅茅複靡靡
日暮坐空牀浩然念枌梓

抵膠州

長途跋且涉征車馳復息
城居不幾戶驛舍僅容膝
客情既牢落世議復紛慈
骨肉在遠道親朋皆異域
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宿高密

過營丘

郛郭盡阡陌濠湟半煙雲
陵遲世祀忽變換民居新
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闡
太公扶大業伯禽守其仁
功勳誰獨久節義兩同湮

至昌樂

秣馬安丘邑殉節昌樂縣
邯河已虎擾穆陵復豺戰
倉詭走黎庶錯愕動纓弁
享衢巢栖息異事駭聞見
既同萑家狗亦類焚巢燕
我道苟如此安得鬢不變
僕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壯海乃其地去家萬里餘為客九秋際
白楊夾軌路黃茅結官第陸擾泥活水愁河漲
逐冤騎宵馳防敵城晝閉疲盱已星散驚塵仍霧起
長嘯指牛山掩泣望淄水進退兩難善徘徊尚誰恃
易戍觸籓羝詩刺雕羣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寐

七言古詩

題劉凝之騎牛圖

日落朱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肱聳兩
肩山花插帽帽為偏左手拘牛右捉鞭牛行不動穩
若船一童衝泠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暮
草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
公初掛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德化宣世上
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
賢

留遺迹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車騎駢羅氣灼天
一朝變滅如雲烟姓字寥寥：若箇傳我觀劉公差獨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割玉為
鞍韉不浮錦衣使者捷若飛縈轡金勒看君騎却憶
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馳道行驕塵耳：路
旁見者誰不喜衆中牽出朝未央揮霧流洙滿道香
毛帶恩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回
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賜之涿水濱百金市畫巢
得真奔霄迫電何足云徃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
行千里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闔閭城中宿歲時千家萬家新祭祠炮羔烹豕設厨

供擊鍾列鼎宴賓壎高風獨羨蔡諮議五陵豪士不
肯視餕餘也復餉比鄰席上畫皆瑚璉器主人揖客
氣如虹手摘天巧天無功即同魏子歌蜡節復與薛
生吟歲窮就中更羨徐季海越州之英有渠在忽然
示我除夕行一座驚看毛髮改主人愛詩無愛酒老
我對之顏獨厚交游栩栩淵樽前姓字寥寥落人後
一年三百六十朝欲盡未盡只今宵無功可徼青史
錄何法能救朱顏凋行年五十幾欠二縱到百齡能
有幾何何須富貴勢薰天何須辛苦慕長年但願主翁
酒常好時來取醉酒中老

次韻春雪禁體

孫生讀書光映簷揚公滌筆色搖盌豈知今日物象
新揔向三春堆積滿着地都將委瑣藏拂池畫把瑕
玼漉直愁芝菌埋沒平詎惜松篁摧挫短雜梅既無

壯使折穿揚那有東風書千達曉滑作羞明萬瓦夜
寒仍待伴村村掩土埜迷户處處壓林巢覆卵集遲
固為入坎深消早豈緣侵座暖世事已如鴻印爪我
生方類鹿行瞳臥廬正慕焦寢安掃徑却嗟袁路斷
何不無事杖堪尋誰家有酒門可款皓首書生自局
束紫髯參軍每蕭散方晨致命許降臨未午催詩戒
遲緩徐君可是常勝家白戰先陳漢庭祖陽春一曲
古難和凍筆閣來敢辭懶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脩城堡敵騎時燒城外草城外居民如野
鹿目睽睽兮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
在獄獨留新婦餉姑姑前也執吳綃供稅錢吳綃已盡
歸未得復到官家候消息我相闍之憂爾湖命選賢
侯此剖符賢侯若為湖作主使須罷却徵求苦留得

湖民陳茲土

豕圖行

胡風吹沙黃入天胡馬奔騰西出關邊頭人民格鬬死路旁突出惟孤豕群胡竦馬逐豕逃弯弓奮戟意氣豪一人自足當豕力衆騎盤旋追不得當時豈為一豕謀只恐功成恩寵罷休豈知此豕命既脫荐食郊原竟難遏秋来草黃馬正肥將軍處處事驅馳何時射豕得豕歸嗚呼何時射豕得豕歸

賦廉范五袴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長不得秉燭杼軋軋中小姊最堪怜簪垂已老雪團：欲繅新璽為匹帛有燭當窓不敢燃廉生字民識民意来把成都火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晝為宵亦不眠廉生廉生来何暮里巷至今傳五袴五袴傳来休重歌馬公為政勝廉多馬公為政勝廉多一朝去矣奈若何

次韻白頭毋言身是征人婦征人十五二十錢王城中白頭毋自時有力終堪折螽股一朝鼙鼓動地聞郡憶戰場勇可樹弯弓枝劒走山東鉄騎奔騰遇強虜壯士軍前不顧生賤妾城頭空獨語亦知力盡當解圍山海悠悠没歸路自從棄背今幾時門巷蕭條雪滿蹊破衣露肘叙半折忍對故居成馬埒婦人老似鴉盤茶此日翻愁夫到家夫到家我顏那得新如花當初本自同苦樂只嫌身貴情亦奢白頭毋涕如雨我亦悽然倚庭柱幾時斫得征馬蹄不載居人出門去

題蕭隠士卷

有鳥結巢東海湄正值海風初發時飄飄起向天漢
飛引以群鵾挾以雌豈知天漢風亦悲迫逐更有鴟
鴞窺禍機來動已心知中夜相失群迴旌既離復合
誰實為卿關迫迮千里歸邦羨舊林多好枝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吳門九月秋氣淵淅淅西風吹葉斷忽傳一夜春信
来千花萬花燈上開花開向君報君喜賢書曉到吳
門裏羨君身著五采衣竟向文場戰勝歸君年今纔
十有九能使香名淵人口秖緣育得毛骨奇長頭廣
額豐兩頤雙眸燁燁渡如電世人見之驚且歎人說
驊騮產駿駒叱撥不生凡馬軀有士如君事非偶畢
竟而翁積来厚而翁當代稱才賢身懸縈綬色赭然
居官不蹈紈袴習教子惟磨鉄硯穿莫恠君今致身
早庭哉五桂應亦老須識朱衣暗點時好是而翁濟

時了家澤如斯世所無生子只作蒼頭奴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之子官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蘋影外城郭水光中
夜泛苕溪月春吟若下風若逢陳太守為報各哀翁

送趙司令除夜客中二首

自入嫖姚幕從軍九幾年却緣盜賊利去讀海王篇
蠻氛侵官舍鮫人迎渡船看君未年邁暫出莫悽然
忽忽歲暮飄飄歎此生孤舟游子恨兩地老妻情
數蹇嬾思卜途窮懶問程遥知小兒女猶自說罘平
又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
戀國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二首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
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分別處草木為誰春

又

從宦不得意歲闌聊復歸親朋隨地有情誼似君稀
舟小容分楫衣平生歲寒意臨別重依依

自定川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
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鼉鼓鬬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
鯨迷川后國龍觸佑胡船獨起推蓬看惟應鬢欠玄
草樹禁祠古次大牢山下波濤仙掌清鍾聲千里闊杭影一舟橫

茅屋邊山戍泥墻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自入東膠路至膠州鄉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亂北溟霞
民俗農為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栖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
燈影明官驛鍾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營丘

山川無變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為鹿臥場
故基穿井邑衰草半濠隍屬有歸歟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
邯水方馳箭崤函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来遥甸估卓馳近
淄水穿原緑牛山入郡
青西游應未遂又渡渡滄涼

送班景道
七言律詩

鄉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總未期
路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轅門新拜師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酣戰時天遠儲閫歲
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
去遲復命東藩還幾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游寶華寺

失脚江湖鬢欲華尋僧始啜趙州茶卓泉不渡閩飛
錫說法空傳見兩花水樂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户亂
袈裟同游賴有蘭臺客時出新詩闘彩霞

次韻哀逝

豈期偕老到如今却掩深情此水浔傷逝已枯潘岳
淚齊眉真負孟光心竟迷東海何時迈迹閟西湖興
恨深老我每多墳墓感應一聞楚些浩難禁

次韻寄陳大參

仙風久仰羽人丘功業今歸户牖底萬事紛紛難辟
穀一秋衰謝獨登樓思閑已蠟遊山屐頓洽方資濟
海舟聞説中營頻倚注文園肺病幾時瘳

次韻憶張雲門

年来已草絶交書豈為青山不負吾自分迂踈非世
用悦公卞力應時須文多海憶相如病道勝無疑子
夏癯有客雖舟同感念詩筒還復寄来無

次韻游上方

故人邀我破愁顔風磴雲巖尚可攀五色蓬萊常近

郭一湖波浪欲浮山江皋極目寒楓落澗道傷心細
菊班作客異鄉俱老大乘時相賞不知還

次韻游靈巖

白浪連天日下春杖藜此地躡層峯山從水上搖光
碧樹向雲間結影重重香徑晚風歸野衲琴墓暮色度
疎鍾懷人憶事空惆悵登眺何曾得暫從

次韻謁范文公祠

長憶當時將相門范公壯氣獨軒軒百年義膽聞強
虜一片忠心奉至尊祠宇何年遺結搆子孫易代自
便蕃白頭悵望空歸去垂裕誰人及後昆

次韻遊湖山

偶向西山傍鶴飛絶愁嵐氣暴人微道旁野樹飄花
盡湖上陰雲作雨歸青瑣追趨恩獨厚赤松導引量
多非求仙何但瀛洲好清切依然近紫薇

渡海

結屋雲林度半生老來翻向海中行驚看水色連天
色厭聽風聲雜浪聲舟子夜喧趨島近估人曉卜驗
潮平時危歸國渾無路敢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總經五日期深洋一望黑淋漓滴波淫月夜人先
見船過雨天龍未知險勝呂梁漂鷁處悲同巫峽泣
猿時平生一段乘桴意莫為微軀到此疑

登大守山

海上名山誰作鄰數峯高起自為羣林明夜見水底
日浪動暮疑岩下雲渺渺乾坤何處雜迢迢齊楚此
中分那看田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

至東膠

海上鷩聞報曉鷄人家只在水雲西小舟横浦潮初

落茅屋壓簷鴉亂啼
軍棲平生自是多離恨一到中原便悽棲

宿高密

杳杳山城倚暮天依依墟里見寒烟海邦出息空今日齊地微求異昔年俗鄙誰歌招隱曲道窮虛記卜居篇故鄉回望在天末一片歸心對月懸

營丘

空壕巖堞繞營丘一望淒然使我愁賜履封侯千古在委端霸業此時休鵑啼古木西膠暮鴈落平蕪北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為誰留

次昌樂

世亂何從託此身荒城守落偶相親民情固洽初來日兵氣終悲乍見人鉅鹿郡連秦羽檄穆陵閣近起烽塵猶家避地頭俱白寇至更堪消息真

北海郡齊國西行幾日程平原望望怯初經雨途車過泥蹙轍晴巷馬來塵滿城野色北連三晉迴河流東注兩淮清中原土俗古云樂老我今多萬里情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三冬不作雪元日乃飛花殆似呈豐兆蔡還如獻歲華曉梅同璀璨蔡雜蝶鬬交加疊迳如拖縞徐旋空若攪車隨風疎復密蔡雜霰整還斜葩借雲為葉戴光凝月在沙迷汀難辨鷺徐著柳易分鴉詠絮應輸天呈巧徐鋪張地掩奩欲過又寒將林酒敵戴瑩比塞酥嘉刻畫後臙寧非瑞戴先春瑕早朝光映笏蔡瞑獵勢漫罝益自誇拂林微見蔥徐綴草淺窺芽暖侵庭倪化蔡祥陽催兔崔呀土融偏潤麦戴水

活最便茶不雨簷常滴徐當陰砌或遶詩成燈屢剪
蔡坐久鼓頻撾路活妨迴騎戴城嚴畏奏笳歲寒同
在旅徐春至倍思家此日堪來興蔡歸舟向若耶戴

七言絶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袁白學士韻

范家里巷子孫稠幾度經過四白頭自是平生重風
義豈緣花柳數來游

秋思二首

我家遠在淅東西萬里悲秋思轉迷欲向長途寄安
信歸鴻飛盡暮鴉啼
往事分明似夢中弊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為愁人
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山東九日二首

去年南地過重陽種得籬花一丈長及到山東詢節
物傷心惟見葉飄黃
年二此日倍思親況在天涯作羈臣昌樂城中風雨
急幾回和淚洒衣巾

憶汪遯齋二首

四明羸客近如何別去今總一月過記得小齋多野
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折得柳條無寄
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宣東還

長途漠二思淒二人盡東還我獨西家在江南消息
斷煩君問訊重悲啼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終

吳游臺碑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闕則百里為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為吳大縣按其圖迺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美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秫稻粱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秩秩之饒其俗有樹藝自國初縣始置吏於今嘗百年而為之丞益重矣然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於人豈可以一二數哉顧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於遺忘泯非

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子元以為泰州楊君之為丞是縣也政治庶明他縣吏所不及今以年勞改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思立為藍田丞僅以破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於移刻而長宇之倚之也重於我行方佐治崑山施於有政決羣疑於片語而細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之政有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於是輔子河東柳子猶為之作文誇美以傳示後來今君崖岸而為之陳南仲為武功丞僅以蔺靖輔之昌黎其來而處斯職也帖姦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當藩輸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於吳郡吳郡所需乃多於長洲長洲為縣名之曰都者三十歲出田賦上送於官者為在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負民配之無弁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為然不安而民病甚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偉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迎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為之芟舍資粮屏屨酒醪藥以勞徠之而居者無艱癖之虞行者無寒饑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衆人同而其所著見獨章：如是亦難矣哉於是吳之士大

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為可惜頻浔伐石璨辞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元之請特為次第其言采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既設之令復佐之丞維昊有賜
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毋丞之未至孰父毋余
我民倀：莫寧其居丞来撫之乃遂食息卒不迫呼
吏不恣突民有徃徭豐儉倍蓰丞来均之大小具宜
民有力役我是用瘁丞来舒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
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姦宄逈形丞之守己如水之潔
出無文車居不華柷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
蘄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賜
老者曰亡壯者曰衰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
託之貞石于千百年紀此成績

贊

蔡履菴畫像贊

有倬蔡君實聰實懿佻：而貞婉：而智以聖賢為
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為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
時有霸王之器既高步於省垣復秉忠於師紀借籌
乎帷幄之密贊化機經綸之始乃駕仁而荣勇乃翼
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
老成儼士林之綏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於衡其道曜：謂衡即道其道斯邈士之有身
猶物之衡具此　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
為道寫身豈如来教繫道衡公身短而豐道邈視之
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畫
歟

汪一誠字葴并序

巖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請余製辭以蔵之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厥攸初孰匪是誠誠斯無妄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窒欲仍外訌是誠日消為愚為庸嗚呼彼愚庸亦克由聖卒間霄淵妄為之病惟賢善學必資復其初其初既復斯聖之徒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昜咨是汪生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既加巾製辭訂義可以冠裳娓厥名字欲求妄愧宜慎是思而克誠聖豈遠而

退思齋銘

天有關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之昜以我退而思則斯浮不思何為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昜齋兮鑒此銘詩

說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顛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觀於海乎磅礴而洶湧汪洫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罩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即其源視之則濫觴於嵐崙經始於岷山然後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滴滴未知其所出也苟欲自致乎大荒之瀠渤瀰之尾不遂其達之性雖欲自已不可得矣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學者

者之欲至于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遏之則泛濫詖詳無所底止其不為衆人生而幼其於辨事接物之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人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已具於純一無偽之本然矣苟不務其所得而慢于學則其至於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心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礼又所以養其恭敬其心以為不如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而衆人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然亦養之於衆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君性廑而質美則所得於天者厚矣又能偲偲以為學為職業其於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為贈

書

投知已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還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斯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於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於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

就不以利而厚薄考
見其眸眇者惟閣下
逸於閣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絶僕乃幸遭
書以陳此情寧不為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
極密興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叙曲以
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
於書不用以資多讀之文與詩而於古聖賢人之大道則固
未之有聞也以故心頗頓為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
過見險不能避也以狂踈惑瞽心者之所為則誠有不敢知我
信我世乃不同於狂踈惑瞽心者之所為則誠有不敢知我
擯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尚之何如時而下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何如時而下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而不者既少則彼之造事以詒我攘臂以
懼既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

躬自省擇衷而履之
正使之無隙之可乘
力微才少莫知所從
弱子累乎中衣服飲
也嗟乎閣下之知我
我信我而重以悲我
報在閣下未有所損
之心耳然僕於閣下
風氣多寒入夏暑熱
既高宜益安居靜處
幾身可康強而永保
不能自恢而持以敵
閣下亦加慎矣哉相
傳望正遠何時一見以罄此懷不宣

丹溪翁傳

丹溪翁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彦脩學者尊之曰丹谿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誨道入華山溪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乎翁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相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慈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習舉子業一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捨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廢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學精於鑒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果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情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正果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諸書為之數揚三家之旨而萬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彦脩乎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浮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數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哭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療矣乎文懿浮未疾醫不能療者餘十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
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
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
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
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
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
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
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
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
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
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
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
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
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
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
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
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之助也見於天者
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
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
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
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
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
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以拍為元氣之賊又謂
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
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
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
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
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
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
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
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此善處乎火將寐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
主之以靜彼五火將火者也然不動而相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
造化而為生：不息之運用尒夫何元氣之賊哉扶助
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
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
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
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
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
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
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
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
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
乎考之內經諸熱瞀瘈
火諸病附腫痛酸驚駭
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
并也諸濕腫滿屬於脾
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
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
識論君火曰用之火論相
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
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
中之火戴人亦言膀與三焦
：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
有所擾耶曰經以百病皆生
火之諸氣憤鬱病瘧屬於肺火之
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
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
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
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

是宜後人之讀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
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
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
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
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
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之陰
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
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
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
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迟三十二十而後嫁娶
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
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
人惟五十然後養陰瀉其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
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
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
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
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
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
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
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
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
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
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
以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尔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来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豎益聞四方以病来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歟何藥而愈自前至今義士病滯下一久忽昏仆目上視瀆注而汗瀉翁診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絶也蓋得諸見聞班:可紀浦江鄭酒且内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頂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歠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悪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内観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治翁訣其脉告曰公之病在胸膈粤還病反胃豎以為可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聞粤還病反胃豎以為可治翁訣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内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鹽作大熱治翁訣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温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啗之應手而瘥浙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疾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當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二三

升又連泻驚數次遂病痰
涎愈里人陳時牀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徵疾来召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頎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来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在庭煉礜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礜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以利藥益甚:不相屬而反用礜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不相屬而反用礜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以利藥益甚:不相屬而反用礜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為上焦而膀胱
辟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鮮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氣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卧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令弟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思女子鴉泣大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裹醫不能喻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負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蹄蹩治者不守禁忌更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劑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而無厚味寡而無欲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膀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的於古翁則操縱取舍而率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守古翁教之詹。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問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子語人曰翁之醫其殆豪篇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蒭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疑義數條以示羅尚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温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翁壽秋既高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疑義數條以示羅尚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温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翁壽秋既高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疑義數條以示羅尚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温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翁壽秋既高乃詢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閒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歡於已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于已而必施厚于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主去就常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浣焉翁之卓：如是則鑿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謫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不錄而竊錄其鑿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發浮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蔬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関於倫理者尤諄諄訓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鑿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終

吳遊稟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吳郡甫里書院者祠唐處士先生陸公而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之甫里史稱其學通六經而尤粹於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即歛退海隅與其學徒誦明授受不厭不倦而高風遠識何可及也然性頗高放雅不喜與流俗交乘一小舟設蓬席齎書冊筆床茶竈釣具往來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又謂之天隨子其曰甫里先生者則又尊之以其地也唐末嘗以高士聘不起復又召拜右拾遺詔下而先生卒甫里故有先生祠書院之在吳郡則始于國朝之元統二年蓋其裔孫德厚請於郡而以已貲創

之亦既事聞于朝建學立師如書院之制而書院之所宜為者已皆次第舉之矣獨以前逼民居門衢弗稱雖嘗入錢請佃其南官地以前改作而豪民怙勢竟擅其利為已有楠訟連數歲不決由是路僅右旋而靈星之門遂缺而弗置德孚殁子孫散居他處弗遑于茲者垂三十載有司校官亦且視為非急無能一舉而問焉平章朱公之守吳也其居第去書院甚迩一日過而歎曰歲時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以洩吾邦人乎亟命治其南門而端其術道仍易旁戸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近民間地廣之民居之當撤則資之力以還而九書院之未具與夫既具而寶文貲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省知印朱居敬及千夫長王允中蔡庸也屋以間計者九三十有奇完舊者仍明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壩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門甃唐甃庳縝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庖事於正乙已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其月其日於是郡守王侯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絶功利以私洩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來中原嚮難遠近繹騷江淮者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壩垣庖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壩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門甃唐甃庳縝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庖事於正乙已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其月其日於是郡守王侯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絶功利以私洩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來中原嚮難遠近繹騷江淮

者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壩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門甃唐甃庳縝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庖事於正乙已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其月其日於是郡守王侯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絶功利以私洩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來中原嚮難遠近繹騷江淮

閩浙之間所在兵起侵軼官宇蹂踐民廬則所謂書院者常十廢其八九求其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際世固未見其人焉惟公以藩翰重臣而當禦侮制勝之暇孜：焉以興脩書院為己任脫民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不亦君子之用心乎昔僖公之脩泮宮曾人頌之有曰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不告于詠在泮獻功公之文武並用所以克咸是役者既視僖公為無愧庶幾獻馘獻功之墜典復見於今而曾人之頌且將繼是而有作余何人也猥令載筆而為之記其能鋪張盛美轂陳儒續以昭垂于永久也哉今姑敘次其廢興之歲月以復郡侯之所請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凡見於柳公之所論述者則不敢贅及也

上海橫溪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負而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遵遠為其上者或病其游歌之無所又別為義塾以分教之其亦布宣德化淳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荊棘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北行若千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禬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吾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還聖人像于向所建學屢徒其廟為禮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樓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

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為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於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為之請記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為職業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於教乎惟其教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為異端之歸九浮屠老氏之宮既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來膠於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弊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新學廬以明正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户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橫溪去縣治既遠風氣清淳習俗渾厚其民固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事之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既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於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守愚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右名之曰守愚而命余記之余曰公以高才雅望致位通顯則凡所以用夫精神智慮者可謂勞矣於是即清閑高曠之室以休息之此其涵養本源沉潛理趣之至功而余也何足以知之又何足以言之雖然公之命不可以虛辱也迺為其文曰夫天之於日月所以耀其光明於下土者蓋以中之而能昃其於雷霆風雨霜雪所以寄號令而行惠澤者蓋以春之

震者冬即藏晨之施者晚即收也何為其然也彼之不數用其光明踊之有踊令惠澤明聖智猶日之有光明也其靈風雨霜雪之有踊令惠澤也光明踊令惠澤之在人乎故孔子曰聰明聖智天守者且不可以愚夫愚者用而況於人乎是而自之以愚之數用者昊天之藏之收之豈有數用之失哉而其為用也又豈有明以是而自守故有守人於此其聰也如韞其銳也如鈍勿浮躁勿淺露涵養乎不暴勿閙之躁勿淺露涵養乎闇室屋漏之中沉潛乎不睹不聞之微而聰明聖智不可勝用矣老子有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殆謂是歟雖然余是誠不足以知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殆謂是歟雖然余是誠不足以知之

三樂軒記

吳郡從事中山韓惟敬先生名其所寓之室曰三樂軒既求浙省左丞鄱陽周公隸古書之復請余記其所以名者余乃為之言曰求有而未之得孟子之所謂三樂而不倦乃為言也然其請至於三四者惟曰此三樂者一係於人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釋之書傳以為言也然其請至於三四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先生名其所寓之室曰三樂意蓋如是今年既耄老矛然南北兵起遂杜不出無仕進及郡于吳曾未期而先生蚤嘗起家憲史後以年勞賛郡可以盡其自致養者固仰不愧而俯不作矣然上無父兄之澤則係之天與人者心吾猶有所未得焉而於三者之係於天者雖有所未得何居先生之意若曰吾之

然以先人之遺訓食士之祿稽諸國典可得推恩於泉壤生不迨於養而死猶或及於榮豈非為人子者之所顧乎係之於人者雖亦有所未得然年逾七十未嘗或陷於非義則古所謂以身教者庶乎其有在不能泝諸人而猶可以及諸子孫又豈非人生之所欲乎二者皆人之所顧欲而吾乃今有之於是元：乎其自足也洩：乎其無求也休：乎其不知富貴之為富貴貧賤之為貧賤也而天下之樂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是則先生三者之所樂夫豈盡戾於孟子哉然余觀先生之樂而竊有繫於余秉者矣始余之壯也父母俱已物故而兄弟之存焉者亦寥及今叨塵仕版濫處師職而一時之英才又不能教育其一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敢有一時之閒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雖不敢有一事之失然退而自省焉所可愧怍者多矣是三者皆余之所憂而先生乃得而樂之其相去豈不霄壤哉暨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余於先生亦既相去霄壤矣則凡先生之所樂豈得而知哉先生之所樂余既不得而知矣則於所以名軒者又豈能執筆而言其萬一哉頗以居金華時嘗識先生於淛東憲幕及今幾三十載而獲登先生之軒先生命為之記而不敢不以知讓也先生尚有以教余也哉

劉源記

奉化陳君子經圖其劉源之境屬余而叙以書曰奉化六十里有山夾溪而出蓊然而深茂者劉源之山也謂之劉源者以其近越之劉縣名之也劉源之

中有水焉：若白虹西來益折而　流者嵩溪也嵩
溪蓋剡源之支流也剡源之溪以曲數者凡九其第
二曲而為蹕駐者吾七世祖宋殿中監公當五代時
以文學行義潛焉吳越忠懿王親往顧之俗故以是
名也自蹕駐東迤北匯為兩湖：有大石離立不可
名狀去石數百步有潭甚清冽魚百許頭可數所謂
小盤谷也又北東而為蓮葉峯三石溪皆幽麗可觀
至第五曲則其境尤勝大抵異石最多峥然洼然若
垤若穴而窅然若室者其大可坐十人上有丹霞二
字隱隱如朱書有洞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
遊者不能窮也謂之丹山赤水之天而赤水不常有
六曲而為茅渚則吾始祖隆國又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
也此蓋吾六世祖隆國又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
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還錢氏留為奉化尉故居之
也又北東而與班溪水會又北流為高畏又東流為
公棠而入為鄞於是九水與群山交絡且鄞居百里於此其
八九也吾之世居於此而又有之所宅可以樂於麻有
田可以稼穡有圃可以筍菇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
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
之使鄞難則未嘗不思退於此以自休也子幸為我記
之志也余惟陳氏自奉化公名者始居剡源之後人有以知
吾之所宅可以樂於麻有田可以稼穡有圃可以筍菇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
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
之使鄞難則未嘗不思退於此以自休也子幸為我記
公棠而入為鄞於是九水與群山交絡且鄞居百里於此其
也又北東而與班溪水會又北流為高畏又東流為
一無待於外而自足使居其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
可累名公之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
一無誣也蓋其先世之居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樂衣食之奉不
誣也蓋其先世之居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樂衣食之奉不
待於外而自足使居其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

家無不給之患行義求志無施而不可故其出者皆有廉謹之名處者皆有節也然則子經之未出也則志乎退以自休而於出處之際從容如此者豈非先世之澤乎夫稱人之善而不推本其所從來非知言者也庸因作記而具道之如此

六柳莊記

六柳者何主人所以名莊也曷為以六柳名莊之有也主人知取夫柳也亦之品類夥矣何獨於柳焉歟之蓋是柳也先春而萌未秋而凋恭剛柔以定體應中和以屈伸者也柳烏乎生五沃之土宜柳山西鳳伯直陵平丘柳最多而柴之則以陶潛著五柳先生傳故其丘柳最多而柴云者所以竊擬夫潛也然則不謂之五柳者嫌其自同於潛也潛以時之將亂解綬而去之門適有柳者五故取以自號也潛知取乎柳主人即故里為祿仕其出處也或曰潛棄祿仕歸故里主人之取於潛何也人有曠百世而不同吾不知主人之取於潛者何也人有曠百世而相同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惟其心之同也則主人不必不為潛也人不同乎而同乎天也是故主人即潛潛即柳也或曰劉悛之柳子厚非潛之心矣曷為亦取乎是柳二人於柳雖欲忘己取之而柳不為其不知取夫柳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主人有猶馬主人孰謂：沈君也沈其姓逵卿其字也記之者誰九靈山人戴良也

小丹丘記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出於天台或曰山之土多

赤故名為丹丘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以志其異
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接也然乃繫官
吳門未嘗一攬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
丹丘之所為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賓佐頗
而樂之或有病君之取義者以為昔人作天台賦有
曰仍羽人於丹丘則丹丘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
仙家之所棲息焉者也齋之所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
乎玉堂之署則世所謂
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頫托是以為樂乎余
聞而咲曰是蓋燭乎其內者言君自官
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
而居府寺之美人固靳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
貌不加豐鬢之黑者日以白於是浩然將歸老于家
而有所未能鬚姑以治吾之園圃潔吾之庭宇脩補弊
幟為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於其間悠然與顥
氣俱栩栩然興造物游方是時固不知是山之在吳
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興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
為儒耶為仙耶於是乎丹丘者常足為君之樂而不
足為君病常足為君之樂者樂乎其內而不以其外
也或人怵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間以為君小
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吳之金氏聚族而居者六世有司為請于朝而旌表
之迨今幾二十年一時名公卿往往為詩歌美之然
未有紀諸金石以永上賜者謂余方待罪翰墨且知
金氏為景深因復使執筆焉金氏不詳其初所由徙
宋將仕郎請鑄者居吳之東門天性孝友與其弟鈞
同居共爨斗粟尺布弗散私至今鄉鄰兄弟之不協

者其長老必屬之曰汝等得為金將仕乎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俱以善繼聞順尤倜儻好義能濟人之急至順之子曰伯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其族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伯祥昇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寖感合食嘗至千餘指遭值宋季兵疫荐臻東西逃匿家遂不能以久完及江南內附流亡四歸昇挈諸子姓伯榮等來歸故里即所謂金將仕院者而基搆焉昇卒伯榮痛自刻厲銖積絫累殆四十年乃始復其舊業伯榮孝慈天至事妣父母如事父母待兄弟之子若己子然性儉約雅不尚華采子孫服稍麗則熟視而變容後易以朴素乃喜妻吳浔婦道其每恨無姑可養而於養妣也惟謹但衣裳垢必親為濯進之以為常伯榮曰是可為我家婦矣伯榮之子六人從禮公夫蚤亡其仲弘道與弟復善止善元善益思繼承先志務以礼法齊其家弘道天質夙異伯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力任家以上下斬然事妣吳尤盡孝家居無事未嘗斯須去左右吳好游弘道每率諸弟輿之庭廡間冀浔其歡心一日吳病癰弘道口吮以潰且焚香籲天乞以身代之已而病随愈人以為孝感所致其遇諸弟克盡和孺之情其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妻早世弘道抱弟之子以為嗣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中無長物茶竈香鼎敗書數千卷而已弘道儀狀清潔美鬚髯衣冠非三代之制不御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温無倨無傲無譎辞無窳步平居正身率下内外不少譁自鑄至弘道聚族凡六世縣若府為列狀以聞乃至正七年十一月丁未中書以禮部之議移行中書下有司命旌其門曰義門云余惟

義門之名不見於三代盛時而每稱之於後世者蓋
以三代之時凡所以扶導吾民之具無乎其不備民
生斯世雖有剛柔緩急之不同然皆可納於中道以
成智仁聖義忠和之德以全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
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至比屋而可封義門之名若
之何而見之及乎既衰上之所以扶導吾民者一切
廢去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是老師宿儒有不能知當
時童子之所知豪傑名士有不能行當時鄙人之所
行者以迄于今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
以善其身而及其家豈非難得也哉有國家者安可
不褒之美名以為之勸哉朝廷之於金氏特名其門
曰義門者正以斯世之如金氏者鮮而欲藉之以為
厚倫移風計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彰以勸之
癉以懲之吾知金氏之接迹當世矣遂刻石以記之

日月牖記

世之人有謁匠氏之巧畫木石之贋以為牖者容至
而非之曰胡乃以是為哉自昔豪傑之士惟思奮志
於事功而不恥居乎貧陋故有以窶為牖而名著當
時者穴土剡木曾何足儷乎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
言似矣然其役心於有為孰若肆志於無為故道家
之書有曰耳者體之牖然聽衆則牖閉而決牖之術
無為而已耳則夫以窶為牖豈若以耳為牖哉於
是在座之士又非之曰是固道家之所謂牖而非大
人先生之牖也大人先生以萬期為須臾以八荒為
庭衢故其於友也非木非石非耳獨以日月而
為之曰謂之晨明月謂之夜光晨夜相繼則無時不
明矣無時不明則幾於天道矣牖乎牖乎豈世人
之所能知乎於是參取陳公治牖方成適聞座客之

言即矍然曰余四明人也明以日月為義而余牖以
日月名硕不可乎遂命為說以釋之余曰日月之照
臨初無限量也人心之光明亦豈有限量之可言者
此吾儒之心學所以貴夫擴充也彼大人先生者雖
所趨有不同然其負才放曠達乎事物之表亦于其
心而已矣凡其光明如日月無有限量之可言者豈
不廓然於胸中也乎今公以吾儒致位通顯亦既贊
我機叅大政矣於是功成名遂乃思退居田里以自
放於山巔水涯而彼大人先生之心學因亦窺見其
一二故遂斂其致君澤民之思盎然自足於户牖之
間則其謂之日月牖也豈不亦宜乎公曰善哉其為牖之
也雖然吾儒之心學衆所共聞大人先生之心學誠
未之聞焉請書其說以告夫世之未聞者遂書以為
記

海鶴砂義塾田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
之所建前為廟後為塾而廟有殿：有廡；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
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
師弟子之廩饍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視州縣學
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遲田既易主而
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
重搆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
頃有奇以供祭祀廩膳之費及蘇君宗瑞之来為縣
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禮某郡易蒙俾主
其塾事蒙於教養之暇益以興脩廢墜為已責祠宇
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稅之不實者
正之其屋廬之多寡田畝之廣袤亦既立簿正以稽
其數嚴契券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謹

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嗚呼上海為吳之邑
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蒙能興善教
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礼義廉耻而不欺其上則
所以質信於薄正契券者且不必又何取於咫尺之
石哉雖然繼蒙之後者来讀余文其亦有所徵矣

吳游豪

序

春秋案斷補遺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
以為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
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為正者又往往於筆削
精義而或昧焉今故采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
於各條之下間有未足則以已意補之而題以今名
蓋取程氏子傳為案經為斷語也余讀之而歎曰昔
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
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
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
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筆之書折

乘三家之是非而傳已逸繼是而後為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傳會三家之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輝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為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為復讎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諸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為主本則以三綱九法褒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閔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脩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攘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夫子之志而王法以明所謂攘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夫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一經其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於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為多是可以見其折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

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觀所謂經之蘊哉及識先生於浦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来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為我序之嗟夫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群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辟諸飲芻豢之昏病夏暍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志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為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通鑑舉要新書二卷余友陳子經所述子經名桱四明人祖父俱以史學名家至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内承家訓而外私淑慈溪黃氏之教故學問早成

流輩莫敢與並者中年以来遂斐然以著述為已任則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其年代始陶唐氏而陶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所論次乃以盤古氏高辛氏契丹阿保機至周亡宋有國至我元合之為二十四卷名之曰通鑑續編庶幾上補金氏之所缺而閒闢以来至于今上下數千年間其致治之本興夫為治之道歷歷可見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子經是編固所以續司馬氏金氏之未備然司馬氏通鑑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著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為多尚書左氏學士大夫孰不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略其注之繁因以舊名而刪正

之使與續編並傳於世不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望也則是書之述豈非金氏之遺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者亦孰能與于此也于是子經早夜一心揆其指意所出詳略之際以論著于篇先是馬君居肯幕時嘗以子經續編鋟諸梓矣及是書之成復將刊而廣之不鄙謂余生乎金氏之鄉且嘗托交子經粗知述作之大致俾序其說標諸篇首焉余竊閱之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為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子雲所謂知言之要者是已然而此二書也蓋嘗經乎聖人之手所以由聖人之後歷千百年未有能窺

乎此者也至漢太史公乃始倣書為史記宋文正公又倣春秋為通鑑盖史記則每事別紀以具其事之始末通鑑則編年通紀以見其事之先後皆可謂傑出之材矣然其義例或繆於聖人而且編次大詳學者不能閱之而終篇於是紫陽朱子復取而刪之為綱目若干卷其立言嚴而正簡而要盖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失古史之體者惟綱目一書近之今夫子經所述豈非得乎綱目之指歸者乎近時賢士大夫多有取乎其書豈徒然哉然而觀是書者非深得夫朱子之意則亦不足以知子經之功也焉君於治政之暇而能崇奬正學章明善道上以裨國家稽古之治下以基生民無窮之福則其為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尚辭也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上以四方失寧嘗更用方面大臣銃意天下事迺至
正二十年冬有旨除平章柔列不花公往莅江西行
省而丁君季周則為其者郎中君既受命即從平章
公乘驛騎出國門南去是時大江之西已為寇巢而
武昌湖南諸處亦皆淪沒寇黨道里不通遂遠涉海
洋幾萬餘里而至于潮已而廣東憲臣亦執狂悖負
鄙為叛其勢張甚君賁平章章公督兵進討前後破寨
百有餘處其所殺獲甚衆明年冬復移屯石橋鎮益
責諸將致死命未幾擒其叛臣父子以歸蓋至是而
平章公之過害已久及凡有臣無在者君隻身軍旅
中志在殲厥羣盜晝夜不寧及江西之故地而後已今雖未
能然嶺海以南日就靡清而兩廣郡縣亦賴之以少
安者皆君之力也君猶不自為功方以諸將之勤劳
乃事宜見表異因還奏朝廷乞降恩賞以作興其士
氣於其行也道過西浙名士之辱於君者咸
作歌詩送之而俾余為之序余惟士大夫之出處貴
乎知所輕重而已我國家混一以來分布爪牙之士
于城於內外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其為長顧却慮可
謂至矣迹者一旦寇兵竊發往、望風而遁聽其陷
設甚者舉城以降綏急無一可賴者何哉由其不知
輕重故耳今君徒以文墨之職出賁省垣若不素譜
軍旅之事也然當受命之日兵事方殷往者多憚行
而君乃獨奮不顧私義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
里無所避及抵寇境又能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卒至
轉戰千里誅夷叛逆而志猶未怠也嗚呼若君者可
謂知所輕重者矣而使天下之吏皆知輕重如此豈
至如今日耶余是以於君之事重有所感也然君之
事天下既壯之士大夫又備之而朝廷有弗能知也

知之有弗能言也言之有弗能達也則所以明見萬
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雖然君至朝廷有日當
其請命於上也寸足以致其知事足以發其言勢足
以達其聽又方不身其謀而國焉是圖朝議必有以
處此者矣處之而得其宜將見諸將用命而群兇斂
迹君出則宣德意于遐壤入則奏成功於天朝而所
以序君之行者固將再書不一書矣今姑識其歲月
于篇端以俟

送胡主簿詩序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為獨盛自今觀之以志節行
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默成陳氏毅齋徐
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
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則
川陳氏悅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
百里之間郴：乎郁：乎其鶯鳳之岐陽騶騋之異
北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耆舊無
在者久之白雲許氏稍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
胡氏伯仲亦以椎文後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
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為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
吳氏脩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者
也余生也後雖不及執弟子礼于許氏胡氏之門然
自柳氏而下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淺將于此有
所考問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
余既避兵吳門回視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
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琥自京師至焉蓋季琥
乃太常之子尤子之所歌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
音猶跫然而喜況於兵戈阻隔之際而見其如季琥

者其為喜慰宜何如耶季珹以太常遺蔭為管庫官繼持者撥于京師遂擢杭州路摠管府照磨會大都御試季珹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公無能以館閣為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方多故嶠步荆棘之時乎使季珹計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官也然乃棄衣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亲梓之故嘗率大夫士力留季珹而季珹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遂不敢以終留也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於發學微絶之餘得季珹送旅中道風流韻度將即是而有見而季珹棄我如是:中無以廣其寥陋也乎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謝以餞之以余言以為序余念無以為季珹言者獨以昔者吾發文獻之懿而具道之如此他若季珹為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於羣公所賦詩此不著

送王都事序代人

異時東南文獻之懿惟發為最盛宋亡垂八十載故家舊俗日就湮微而流風餘韻之或存者寥矣鳳林王氏自其先世文定公以相業顯文憲公以道學鳴百年礼樂之緒獨久而不墜故於發學凋謝之餘而祖孝之先大夫御史公猶以文章家著見於世天曆初嘗游京師用薦者入經筵為檢討清聲美譽一旦隐:動縉紳聞余時亦漫浪北游間獲與御史公接暇日過從意氣歡甚方將度德論世以叩其家庭之異聞而顧以忘者之不容遂歸養吳門回視舊交邈焉如在天上居無何御史公出宣詔命建行臺越江

上越興吳頗密迄或者有會合之期然又持節閩廣相望萬里外亦不獲償乎願也御史公不可復作而祖孝乃自越來吳去年冬余有公府之命祖孝又請為長史每見祖孝之清慎雅學綽有父風未嘗亦被私竊自喜以為昔之不得於御史公者乃今獲興嘗以忽之而別于是府之僚友咸慽已而孝同事焉抑何幸欤嗚呼余於祖孝尚可愛一惜祖孝之調樞府公相聞府以來方將考求古典制以備僚友而去推都事余為文復以贈祖孝尚不踰時而復來哉

祖孝之初九曰何以君子苟有事於孝治曰道然遺老緒言不少槩見于時而耳濡目染如祖孝者又出矣戎以弗能相左右上之則其所取徵將何以遠復無砥余悔於

淮南紀行詩後序

淮南紀行詩者臨海陳先生之所賦也淮安告變淅省平章帥師討之從行僚位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於是討論古今潤色軍旅之事者不能稱其位先生於時由左司郎中在選亦既參樞要贊戎機以克成厥勳其紀行諸詩蓋其軍中所賦者携至吳門既請宣君伯褧繕寫成卷且俾余序諸首簡余惟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後世音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于軍旅者為多然為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曼已粲仕魏為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降逡作詩紀其狀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為體長於本人情性之音悠然之思可風物縱橫開合動蕩變化而洒然之將鼓舞也噫可駭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鼓舞也噫

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吳季子者而與言先生之詩哉

送路理問序

匠人之制器也必随其材之大小短長而用之可圓者則用以為規可方者則用以為矩可以為梁為柱者則用之為屋室可以為枕為軾者則用之為舟車可屈者則用之為桮棬惟其可揉者是材也然後制之為器以利民用焉否則方者不能以中規圓者不能以中矩為柂為軾者不足以為屋室之梁柱為梁為柱者不足以為舟車之屈而器非其器矣宰相之用人也亦然人之為材有大小短長之不同則其用也亦有大小短長之故自一士一藝以至成德長而責其所成蓋善乎其用人者也雖然有人於此者各盡其所以定乎志若柂安以成乎禮若軾可曲可直若弧矢集衆器之所長而不局乎一器之用矣不局乎一器之用則凡所以施諸其職者初不可以一器擬也孔子曰君子不器管仲以伯佐之材不能致其主于王道則曰其器小哉殆謂是歟

事久之選為其有管勾調平江録事又擢行軍司馬改浙省用於其職皆恢恢乎其有餘也今復自司馬改浙省理問將之官余嘉其多材而足於用有非一器之所可擬者故本衆器之說以為贈嗟乎使天下之才舉

能如君之無施而不可則在上者無用人之難矣

玉筍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為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
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詠
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詠乃皆今日行事
之所資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
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高賦詩所以觀乎大夫之能
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師之與事判
為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於花竹
之間而不知迺不幸而有飢寒之迫擯斥摧挫流離
窮厄之至則嗟窮悼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
然於時以無所繫于治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
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
之士乎然余求之於時而未之見焉及來吳中張君
思廉出其所為詩一編以示觀其詠史諸作上下千
百年間理亂之故得失之由皆槩然可見而陳義之
大論事之遠抑揚開闔反覆頓挫無非為名教計至
于樂府歌行等篇則又逸於思而豪於才者及觀其
他作往﹅不異於此而此數體者尤足以肆其馳騁
云耳嗚呼若思廉者蓋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也
哉余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自三百篇而下則杜子
美其人也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其可以觀時
以而論治道也今思廉之詩語其音節步驟固以兼
取二李諸人之所長而不盡出於子美若夫時以之
有繫治道之有補則其得之子美者深矣思廉之齒
少於余而余學詩乃在其後當其始學時嘗聞諸故
老曰詩之道行事其根也以治其幹也學其培也余
以是求之二十年而未得其要歸及觀思廉之作然

後悟向者之所聞為足取而思廉之惠我至矣余於思廉又安敢以年齒之已長而自棄乎因書此于卷首使觀思廉之詩者或取於斯言而有所感發也夫思廉名憲其字思廉王筠乃所居山也故以題其集云

夷白齋稾序

夷白齋稾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余既訪之先生盡浮其稾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四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刱鏤王楊盧駱之繊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燊於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剥

聲戕賊已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俾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章緻氣日以卑而南渡之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来擅名於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楊公及金華柳公黄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搞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楊柳黄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盛極矣繼是而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楊公而

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
郁彬：何可及哉近年以来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
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欸邈然其不可接
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黃公之高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
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
生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
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
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簪紱翰不次用賢即
以樞府都事起于家後又用之者幕用之公府跡愈
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皆隨而應之蓋粲乎其可觀
矣夫自周衰以来至于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
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影且衆也斯文能
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
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
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欤於此有人焉以
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
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
簡咸附而録之者所以明求一字畫之徵皆可為斯
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其自號也故以
題其稟云

送傅子異序

烏傷余之鄉縣也縣之
鳴宋末入國朝迺挾其所有西游于杭往来濤江之
上每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必為之握手徘徊
悲歌而不忍去久之行橐蕭然自頗無以存於世遂
欲其才為浙省幕掌故一時吏筆無敢與並者先生
二子長南仲次和仲俱浮沉州縣間往、以儒術飾

吏事有譽聞於當時大抵皆先生之遺也先生雖家
烏傷然與二子客杭之日多視杭猶故里至吾子異
遂即吳山上搆屋家焉子異蓋先生之孫南仲之冢
嗣也其居杭之日嘗入省幕府先生之職後以年勞
陞理問所令史從補浙東帥府掾出入諸幕府凡二
十載曾不以職卑俸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且
其為學既克承祖父之遺而復旁通曰家之說以歲
日月時定人之禍福良驗由是一時名公卿無不熟
子異者子異既得代稍乘閒游吳門無何浙省右丞
荅蘭公道過于吳聞子異名即物色之與之語大悅
且欲有所辟薦而子異乃引辭弗就僅取一樞掾以
去曰吾其所宜居也子異既受命將侍右丞公囘杭
而吳門之縉紳賦詩餞之且請余為之序
呼余於子異非一朝之好也其在桑梓時雖以片
言之晚不及拜先生於床下然嘗託交南仲兄弟父子
間十數年來離亂相仍無從會合癸卯秋余游吳門
乃即子異而敦其世契焉於是子異父妝俱已物故
獨子異綿延乎一蘭之緒寄諸異鄉而其
盛發亦已向衰瞠焉相視寧能不愴然也乎然余聞
之物之盛衰迭為消息子異祖父之著見於世者未
及於盛矣則蘊諸前往赴迪辟世德之不易感傳緒之在茲尚毋以職
卑俸薄而易其初心可也子異旦行余念無以為子
耒序諸贈言之首庶幾區:茶敬桑梓之微意云耳

四明陳子經告余曰送能上人詩序

送能上人者雖學

于佛然通儒喜為詩歌至丞甲辰夏嘗挾所有自嘉禾游吳：之上善知識聚公白雲留上人且三閱月今將東還聚公率大夫士及禪者教者賦詩贈之而首簡之文則以累吾子余聞其言而歎曰人之賢矣不以其學異已而嫌之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亦旦有不同卒乃交合而無間者豈非以其賢哉曼卿之興惟儼是也儼所守者介非賢士不交人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絶不少顧是二人者不惟其學之異而其為志豈苟也哉子經今世之曼卿也其於上人志之取之有同異否余雖不得而知然其為學則異矣學異而交同則上人者豈非惟儼其為家深故以子經之賢而知其所交之必賢也雖然上人之師有龍安悅公率能於上人之後遇素公者嘗以已道為未至潛行而求之而掌書記於東塔教寺名善能字仲良嘉禾人

舉一國之吏其勢為孰尊曰宰相是也其責為孰重曰理官是也凡庶府百司事有不平者則平之於宰相宰相不欲以自平則下之於理官於是理官得以考其情而生死之使死者不怨生者啣德是宰相者代其君以用刑者也理官者代宰相以掌刑者也宰

相勢雖尊而其責不若理官之為重蓋宰相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得以法令而死生之也故理官者國家生民之司命也其責矣而不能尊其勢揉五刑之柄以立乎三事之庭為宰相者願指而意喻之欲生其人則寬縱以附輕典欲死其人則鍛鍊以從重刑使鞫者不得吐其臆理官之責豈果重於宰相矣乎雖然此非其職之罪也亦由為是職者之不能以自重也使能者而為之為尊理官之責豈輕也哉維楊王君死理官曰死惟知已責之為重而不知彼勢之為尊理官之責豈輕也哉維楊王君篤學力行練於理法由行軍司馬拜淮南盧君其責之所以重而又惜其處乎勢之未尊也因其書以授之讀余言者其亦有所感發也矣

琴川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以為古者郡國有畫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之紀載今之志書是也常熟舊志自宋兵南渡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始編次為書其後縣升為州歷年浸遠而是書之存蓋寡且兩辰以後續其所未備者復未有其人非缺典欠乃亟訪孫令所編而重正之復與一二士子輯為續志附之各卷之末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而題之曰琴川志余浮而讀之然後知君之善為政也夫士之善於為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為之衣食以孚民之生為之教化以寜民之德獄訟以戒其不率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賦斂以正其不均此寜民之威衰以及生產之同異山考其人物之愚智風俗之淳

川之險夷凡此之類蓋差可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
事於一州一縣得通敏有為之士則裁正乎緩急之
間而不謬其序區別乎先後之際而不失其宜矣嗚
呼若君之在常熟其殆庶幾於此者乎常熟為吳之
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
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海陸機雲兄弟之馳驟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
陸機雲兄弟之馳驟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
也以言其生產則湖海魚塩之富饒聞於東南也以
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
也若此數事蓋皆為政者之不可廢焉者亦既悉舉而
之下車蓋數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
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歷前數事以成乎是書
所謂通敏有為之士哉昔周官戢方氏掌天下之圖
與其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則志書者蓋三
代為政之具而後世每謹著之為故實今君之為乃
能先民之所急而後及乎是余故曰善為政也書將
鋟梓以行君来謁曰幸為我序諸首遂書所聞授之
俾刻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三

吳游藁

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送董郎中序

十數年前海内兵起生民塗炭樞密院判官邁里古思公首率義從分鎮越江上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生聚東南之民賴以休息者久之方是時士大夫咸聲隨影附爭游其門以自效若夫才識之優文藝之贍則未有過於董君正仲者矣君當院判公遇害之餘即率其士大夫之在越者来歸我相國我相國以武濟世以文經邦不愛玉帛車馬招納四方賢俊而才識文藝之士彬彬然為生民出者大抵多游院判公之門籍院判公之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絶然特起驟為柄用者常困其士而不盡以院判公之故而

其人猶曰吾常遊於院判公云耳則院判公之所與游豈易得哉況游於其門而復以才特見柄用如董君者哉君由樞府都事為尒尚負外尋拜公府長史擢樞府斷事官轉經歷所至甚宜於戚焯有譽聞今平章公開省臨安更新庶務思得宿學重望諳練治道之人以長其幕府乃以便宜薦君為左右司郎中將之官樞府諸僚友請為文以餞之夫千里之駒誠駿矣然必育於范廐者為足貴千尋之木信材矣然必產於鄧林者為足珍君以才識之優文藝之贍早游院判公之門是故不失為范廐之駒鄧林之木矣今復當王事靡盬之秋而受我相之知遇將見鳴和鸞於衢路適繩墨於廟堂而范廐之所育鄧林之所產不虛辱也然吾聞臨安為東南一都會平章公以所重兵臨方面當弭令廣布之初政治更新之日其任

為至大其責為至重其貴之方宜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恩之時推其源以拔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為者君其勉之幕府之事亦有與責矣況君居幕府之長而為其所柄用者乎

送真郎中序

客有大使真保君拜江浙行中書左右司郎中以名將相家仕於方面其居理官也則鞫獄平允民不稱寃其居客省也則宣導有儀等威有度甚為公相所器重至正甲辰秋今丞相開省臨安思得通習國典諳練治道之士以便宣薦其幕府頃視群僚中惟君宜預是選遂以長治道之士以便宣薦居今戚吾屬獲交於君既久且相好也故於其行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先平章公以名臣貴胄宿德碩望遭逢盛明名廣大之日敷

歷省臺事麾授鉞者有年矣而顒昂如珪之粹
事物之變而不以至匹而加察通乎
真古所謂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者矣君結髮侍左右
薰蒸乎直愠剛簡之德三行之訓其耳
目之昔日之所接家庭之所習德
道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
獄訟平居容省而儀度舉有以致其公相之所采用
公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
之盖寧遥在省臺約束旁沾之流風善政没世不忘況臨安
而推廣之君奉其德化而民若吏至今思慕
我國有矣又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君其勉乎哉

考人

送楊都事序

楊君百川世為吳陵望族由諸生起家公府掾有能聲衆論賢之薦為江浙行中書大夫士興百川善者咸歌詩餞右丞公軍府將之而請余序之余曰方今海内多故兵戈四起方面以大臣往：籍土地竭貲財招徠僄勇士務擊刺格鬬為之裨贊當是時：莫敢出一語開陳古先王之道而為禁口結舌起而舞趨者雖風從霧集列處幕府下然皆以為強軍中之氣凛然騰在人上士之圓冠大裾坐而莞言起而揺動之伯川固世非明悳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則事悳度明矣進擢世之圓冠而大裾者然起家公府掾以吾見其情周矣而又本都司文法習矣以諸生走南北則悳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虎帳彼之處尊位都重權者以戰守將之以教令是行也

咸磨去圭角劃平畦岸不敢傲然自較其尊卑而古先王之治道庶可裨賛其一二矣況右丞公之守錢塘徃、虖心多士屈巳下僚與之向處尊位都重權者異也嗚呼以伯川之才之美而徃賛右丞公如決大川而注之海余尚何所容喙於其間哉

送馮貟外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為之設幙府以廣其賛助所以勗道勸德補以益治出入詢謀言動献替者也然其為職亦甚難矣夫知之而必言已所可為也言之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上無必從之道則下必有失之患非謂之難而何雖然今之居是職者吾亦未見其為难也上之所行是耶則每徇之于外曰是已嘗與損益之云耳上之所行非耶則每恕之於內曰吾居人之下言不吾從行不吾專而力不吾敵興其立異而速悔吝若附和而取容苟焉以全吾位保吾祿而去是其為職也豈不易、哉余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當勉其所難而戒其所易能勉其難而戒其易斯無負國家置官之意矣馮君初以才辟准省掾從仕照磨及檢校官後改淅省都事皆以善賛助稱今復以貟外郎從平章公於臨安平章公以傑出之資負有為之志方將賢礼僚屬訪問直道以一新其獘故君之往也吾見其無言不從無行不得雖不欲以易於其職者自處而亦無向之所謂難者矣君其勉之乎

送劉以順詩序

諮議番陽葉君有兄曰德齋者嘗以江西省貟外郎分治廣海間後竟設身王事而諮議君莫知之也至正癸卯廣東舶商劉以順至三吴始持貟外公故人

書遺諡議君而告以貢外死事諡議君捧書哭仆地絕而復蘇者數四已而進以順詢及其家人以順曰余不識貢外公然閭貢外死時彭夫人已卒惟孤子肇慶在今亦莫知其所向矣諡議君收涕言曰我兄已矣使是子而在則我兄雖死猶不死也雖然當烟瘴晦冥之際干戈紛擾之時而以眇焉獨壐之緒寄諸萬里外誰為我致之者終當棄官往訪以存我兄之流嗣言已復哭之慟以順因亦泫然出涕為感動者久之既而曰余嘗以商事走湖海間見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往ゝ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感於其心而諡議君獨眷惡如是可謂義人矣余雖不敏獨不能感君之義以承君之諾乎諡議君拜且泣曰果能是吾將有以報子矣於是以順杭海而南抵惠州訪員外公門人故吏無在者已而聞諸道

途之言始知葉氏孤流落州民朱氏家後以百計得之以順舊不顧身即手携是子出入鯨波之中間闚虎狼之境越萬里以歸之以諡議君德之甚力挽以順留吳且將啚報於以順而以順竟擇曰戒行李去之不顧也且諡議君方以高士雅識佐今太尉丞相治吳進退人才直易ゝ尒人咸謂以順小留諡議君必有以處以順者以順曰吾以感人之義不食人之諾而來事既已吾當歸爾不知其他也烏乎君子之所為惟其義而已矣當慷慨恤人之孤不顧一己利害時但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絲毫邀報之心哉不然非有戕司之責簡書之畏也而顧以六尺之軀自試於萬里不測之危地哉今世之士大夫食人之祿者亦多矣然或以事適數百里外則戚ゝ焉而思引避者有矣或於事而無避然不免食人之諾者有

矣能弗食人之諾或不
順之風亦可少悉哉以
之而屬余序其事于首
簡如此

送錢泰臣詩序

昔者藩翰守臣多以武
手然後左右前後皆一
刺以為強一有被儒縣
事則往：拒絶勿使近
者蔑棄約束盜有其衆
守疆埸綰兵柄者始參
戈礼樂為甲冑法令為
重於儒臣矣乎淮安守
國極之以威惠鎮之以
公總治焉公以甲寅科
南士第一名中選授翰林國
史院編脩後出使方面
郎往繼由員外陞郎中由郎
中擢太尉參軍後居太
繫安危者古有起復之
之乎遂超授今戚仍俾
義固辭使者促上道至
經而就戚於是戒塗有
李尚書詩外韻賦古律
窮觀淮安統有兩淮之
盖數十焉相國以重兵
其土地之廣兵戎之衆
之餘人民流散田業多
給者不過東南之粳粮
軍吏士猶燕豆蹂悉有
辛苦無聊之心為今之計
安之守遂以其有負外
夫人憂于吳興金謂士之身
又可聽其終謹而不強起
治淮安以守其故地公引
五六弗止公不得已乃墨衰
中吳大夫士以韓昌黎送
荒而生意蓋蕭然矣其所抑
轉輸之事雖日月相繼而從

若寓兵於農興屯田之政為富國之本使吾之將士得以坐享其成利於是乎稚牛醴酒豐犒部曲而休養之以固其軍心以增其士氣康可用之於戰守則屯田豈非今日之急務乎烏乎若公者其亦有見於此乎公之守淮也亦既本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輔之以法令有以致其軍士之帖服而比年以来又廣屯洪澤芍陂之田以位其兵費蓋洪澤既耕則淮之東可守芍陂既種則淮之西無憂公于此可謂得守淮之急務矣昔晉羊祜之守襄陽也嘗減成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則公豈非羊祜其人乎烏乎此固吾儒之能事而謂彼武人者能之乎然則安危大柄其可不倚重於公也公事二親盡孝其在朝廷嘗以孝行動皇上之知及歸省桐川僅奉其親以居越而桐川之兵袖曾不旋踵而見之識者以為皆公孝感之所致公之孝於其親者如此則其所以忠於事上也宜其如前之所為矣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

送陳嘉興序

惟我相君之治吳也思有以畏服眾志而安定之乃起文學通練之士以慰其民望而士大夫之在吳者蓋彬々然而出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則未有過於陳君子方者矣君沐人也乙交閒以春秋薦于鄉及禮部輟科為觀風使者所推擇棒檄云邁假道于吳先平章公見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經畫之整密而文物之雍容也遂以行省都事薦起之於是章程之施於康府故寔之講於幕中文移之行乎軍旅其恭然震耀於西浙者大柱皆君啓之也居久之乃以年勞陛理問由理問為郎中會嘉興郡守之人

咸謂非借重於君不可蓋以多事之秋列郡人民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病呻吟未甚休息也而東征西討賦斂繁重撫摩惠愛之恩未盡洽也深文俗吏接踵有司寬裕志尊二千石苟非其人則何以副府之親密而使專城於千里者其意亦深矣乎於是予為文以贈余既知君家深遠又方承乏儒臺以文墨為賤業其可以固陋辭乃序之曰我朝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實效之不著然於河南乃獨得其二人焉其一曰君之兄叅政公當科舉復在中臺時屡以直言忤意自後歷華要卓然有為在朝議儒之天下壯之設施如此則雖稍後然觀其設施一則

所至豈易量哉追蹤叅政公豈晚也哉君行矣姑待君於蘇臺之上三年而歸有以告我焉

送丁山長序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辭賦江為稱戚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於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為浙中文獻之邦游儒奇士冠摩而轂擊居學官者為尤難子儀倚席於此以其學於摩已者淵諸人不為新奇以取名不為昏詭以徇俗使

賢而才者有所擾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于事上接下之容勾稽錢穀之巖繕脩屋舍器物之脩時人以為能者容有所識與不識者固稱皆在子稽謀儀而無愧者也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士代而深又歸訓導張稱其不子儀其金戚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以特而贈余又且導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為當餘經數置產而湖余不得舍子張儀其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為湖學時常提舉儒學知子儀為教澤義之經義治則事安定辭子儀之金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為被詞類義治則事安定辭子儀之金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為一于賦亦皆事安得舍導張稱其不子稽謀儀而無愧者也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以特而贈余又且導子張儀其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為湖學時常提舉儒學知子儀為郡是二皆事安得舍導張稱其不子稽謀儀而無愧者也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以特而贈余又且導子張儀其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為湖學時常提舉儒學知子儀為子郡者在二定辭子張儀其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為湖學時常提舉儒學知子儀為儀則而所齋胡抑儀其金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為尚其已當以先余之金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為毋得耳子儀則安定之為教也兵水利等時常提舉儒學知子儀為以今安定之稱其職者為已豈而

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陳君元礼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褒也夫

送院判哀詩序

遞院判古思公哀詩若干卷公之門生故吏及其士友之所作也公武威人初家濤江之上後居吳最久有才名浙水閒然每困頓不偶久之用進士起家為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能以直道抗上官得士庶心其後遺時多故遠近騷動遂練民為兵數擊判亂有功浙省左丞楊完哲方甫視錢塘方國珍亦擅威四明公能行往來幾丞相者、左庭而臺端貴人有忌公者召至行有人所不能以法誅其部曲無所顧望其所公又司經歷未不明公討不相者名既上聞乃遷江東道肅政廉訪大出師以

私第使健者候諸門擊殺之先是餘姚同知秃堅君慈溪縣尹陳君麟亦皆慕傑然者也然三人常鼎立為椅角勢故東南之氣稍振及秃堅以無罪誅陳以失勢陷至公之死而上下之望絶矣此諸君之所以深恨於斯時也恨之深而哀之至故為按抑蒿里薤露之遺音作為叙哀之詩多至千餘首其壻誰肯郤理問劉宣公之客也来屬既相與編輯成卷而浙肯郤事王順樞密院管勾陳逊序其首余惟秦有俺息仲行鍼虎者皆國之良也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然則公等之死較諸三良之不幸余序以無罪而見殺國人為賦黄鳥之詩以哀之而一旦以為世之讀是詩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念秦之哀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而殺人不忌之者則視黄鳥之余又不知其歎世之何如也嗚呼悕矣公漢姓吴氏字善卿居家甚孝為人慷慨不拘小禮遇人豁然推腹心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州里世次年壽卒葬已著於識公之墓者故此不贅焉

贈葉生詩序

國朝設科目以網羅天下士可謂盛典矣而十數年来四方多故時方尚武中外選舉之制遂格不行而世之為父兄者因不復以科舉之業教其子弟而為子弟者亦不以此而為學今相國開藩中吴文武並用雖當干戈俶擾之際不廢治朝崇儒之典而咨議葉君又能擇良師傅益教其子以學而其仲子蕙遂精其業於舉世不為之時乙巳之秋浙闈角藝而蕙竟以妙年中選居諸前列於是纓冠結珮之士莫

不為葉氏榮而薛郡張君首為詩一章以示意繼此而賦者凡若干篇以余於諮議公為僚友既請為之詩而復虛其首簡以相屬嗚乎若蕙者豈不為世之佳子弟哉蓋我朝之設科也嘗合異時明經詞賦及博學宏詞制策諸科而為一習之為甚難而精之為尤難世人有白首而蕙也年未弱冠即習而精之一試於郤轂而後得者而蕙也年未弱冠即習而精之一試於郤轂而後名第六以興多士相頡頏若蕙者豈不為世之佳子弟哉雖然苟非我相作養於其上諮議君教之於其下蕙亦安能以有是也繼今以往尚毋志滿意得而益求其至以副為相為父者之所望他日上計礼部出倫官使因捧檄娛親之榮與尊君報國之念在家為孝于在國為忠臣則蕙之賢又不止為向之佳子弟而已不然昔人謂年少登高科為不幸者適足為蕙之累而亦何榮於是哉余於蕙有契家子之誼焉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歲覯之意如此諮議君見之其必有以亮余也哉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嘉禾沈君之往官宣以餞之臨海陳先生既為之序矣先生復俾余書一言于下方余與君同仕方面也有三年之久同居郡城也有數十家之近頎不得同事於戚司以觀其行事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雖然竊嘗有聞於先生之餘論而可以知君之大致矣余之始游吳也君時為浙省郎中為兩浙鹽運使固試於胡矣先生復惜其任之小責之近而不得盡展其所及及其為吳郡守為浙長及今僉書宣政之命下先生益惜其投閑而置散

矣余聞而異之以為君之居理官而獄無冤人居郡而郡事理官者模盬司而官宣政也雖若優游於事省憲妙選之則其所責任亦非輕也矣而先生何惜之深耶先生曰君之才人固多知之而知之深者則莫余若也蓋君之才如神駿之駒可以一日而千里而不可從容鳳和於交衢之舞況欲縶之維之以拘之於街縻之間哉方今在上之人厲精圖治思賢如飢渴執政者尚以君轉而上聞作而任之以大臣之事使破厓岸而為之則其所著見豈止如前所稱而已哉古者以泛駕之馬待非常之士而卒蒙其力今豈不若古哉奚以常法而御君也嗚呼此非深於知君者之言乎知君如先生則凡所以論君者宜無不當矣庸敢綴輯其大槩以為後序云

贈醫師朱碧山序

予蚤歲好讀古書而於醫家自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外得漢張長沙傷寒論愛其文奧意古讀之窮日夕不能休寐、千載之下繼長沙而作者其惟劉河間乎河間之言亦奧古非深於文字者不能以盡通故通其說而得其傳者往往一攻伐以除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用是竊私慕焉而恠東南之醫者鮮克以知此一日與吳醫朱碧山論及之碧山乃愀然曰子誠北士也知北方之醫而已矣醫固無南北之異而習其學者宜有以消息之北方風氣渾厚稟賦雄壯熏之飲食嗜好朴厚而儉素非有戕賊斲喪之患也一有疾焉以苦寒疏利之劑投之固快意而通神矣若夫東南之民體質柔脆膚理疏淺而飲食之縱嗜好之過舉與北方之

人異頗欲以前法施之不幾於操刃而殺人乎是故北方之治疾宜以攻伐外邪為先南方之治疾宜以保養內氣為本斯意也河間亦嘗及之矣但引之而不發學者苟能精思而善用勿一滯於攻伐勿苟求於快意斯為得之余時雖矍然稱善然猶未知其何如也及余官江浙分省而碧山以首之太醫相周旋閒有疾必求於碧山而碧山則每用保養之劑以取驗以余雖北產而居南日久故亦不宜從事於攻伐蓋慎之也余太夫人春秋高而適疾甚憊吴之醫者羣至獨碧山之用藥為宜及余浮之血病服藥者經年碧山視之曰此陰虛證也徐補之則愈急止則大害從之用其法不二月而愈嗚呼若碧山者豈非優於其學者乎余於是益有以徵其前言之不謬矣余之德於碧山者甚厚而懼無以報故為歷序其所嘗論及夫治法之奇驗如此使世之習河間之學者不敢以易心求之而且知所戒焉是尚碧山之志也夫

贈蒲察鎮撫詩序

近十數年来海内多故兵戈四起而東南為尤甚余南鄙之陋儒蓋久而厭亂遂挈家泛海渡黑水登萊行萬里以歸我王相摠兵公及抵山東入昌樂界愛其境土寧謐民物阜繁駐車而少憩焉忽父老四三人者携酒漿往勞而甲冑士數輩亦歡然而前且曰官南来道里遼遠甚苦飢將於余具饋晚將於余止宿幸毋我虞也余訝而問焉則今鎮撫君屯田之所君守昌樂數載而能富兵於農奠安部落仁以綏之德以撫之使居者樂而行者喜故其途路之間更相勞徠有三代之遺風此可見君之善於涖官而王相之明於用人也於是賸茲樂土解橐與囊即西郭而

問舍焉君乃為之假館以居之仍供以食之朝夕過從甚相款洽既而邑之人士亦咸感君之惠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以余嘗從事於文學請一言為序引余惟至元甲戌間中書左丞相伯顏公卽師南下以伐宋大敗宋師于江夏于時將吏兵佐之在軍者咸詣麾下賀而丞相則以為也夫所謂三君子者乃河南陳公覃懷許公其一則我蒲察公也自後朝廷錄蒲察之勳績以懷遠大將軍荊湖廣東道水陸管軍正萬戶俾其子孫世襲焉君蓋蒲察公之諸孫生長世家為時貴胄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軍之事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有為於其職而王相之有取於君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貴胄者以先公之在軍旅者贊輔王相以平宇其土宇朝廷亦安得不以待先公者待君焉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君其勉之矣君名文政字景儀蒲察其氏也今為行軍鎮撫云

禪海集序

永嘉有沙門曰道衡平公寃心禪悅深通內典乃以去古既遠淳風日澆末法羼提寢失其本遂廣輯羣書發明斯事綿歷十載始克成編所謂禪門宗派圖人天眼目亦既模印以行後復以諸尊宿語去華存實補綴類聚曰提綱曰上堂曰小參曰訓示語曰拈古曰頌古曰贊曰偈曰書問曰疏語曰小佛事汨六祖檀經馬祖四家語合若干卷名之曰禪海集蓋取馬祖禪歸海語也於是道衡居吳日久余以非才竊祿于吳朝夕與道衡游獲知述作之大緊道衡將綉

諸梓遂俾序其萹端余嘗聞諸學佛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摩入中國為初祖祖相承至忠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曰感至馬祖大興禪教尊其道者益衍逸感大他宗莫及也然皆有機緣訓示之語道吳僧編而集之分為五宗宗景德閒吳僧道原採掇成書曰傳燈錄禪宗之書蓋昉以後又有續燈廣燈五燈會元宗鏡錄僧寶傳宗門統要諸書者出富哉其為言矣然自南渡諸此自是以後而況諸尊宿之道行法言散漫諸方未有輯而為書以迄我元比年以來兵火四起所至蕩焚妙旨玄規不絕如綫疑似機微之失將何所折衷哉此道衡之靜而海言其性也佛氏以見性為學而性之不能見動累之也是故駐動謂之靜能靜則明明則性可見矣故禪海者誠學佛之要書也其編輯之富述作之精雖與傳燈諸書並傳可也然非上根大器之人其孰得而知哉於此而不知則非知佛學者姑道衡意哉余亦有所感悟也矣觀之其亦有所感悟也矣金山禪教二書靡不畢通道衡俗姓葉氏祝髮鎮江之金山習儒言其於諸子百家多所涉獵然最善作詩有所謂半間集傳諸學者云

雲深詩序

吳僧朝宗家祁水之南生而穎異幼不好弄甫十歲得法華七卷讀之即大義父母以為夙成因命祝髮為僧習內典之學後入天岸法師室渡得止觀之旨焉既而典賓造於兩華主懺席於大德首衆於南翔皆以德業優贍著稱然恬靜自守雅不近榮名嘗

題其所居曰雲深而自踊曰雲深道人嗟夫昔人賦詩有以僧託興於雲者蓋雲與僧皆游於世之外而以雲出僧不出為高故唐顯萬在萬松嶺與雲爭半間尔之而以已之不出休丶焉自驕於雲則雲者固僧之所宜以託興焉者也朝宗以雲深題其居豈非詩人之遺意耶萬之徒昙用寓情素老僧容雲閒雲深不知處禪房玉葉迷法座天花護無形視其消弥空靚其聚動靜齊変幻旦相依附雲以無心出僧以無心住雖云同卷舒終亦異留去顯萬今何在雲山舊寧駐對之而自驕寧不以此故

吳游稟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并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吳門王翥謇其天之三月以函服詣余之故人而語之曰吾釋先人之殯謁子于城之西蓋竊有請也吾先人之生有德蘊於躬而施於家然不獲顯於世今其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之莫能深則吾先人之所存其卒于無傳耶然聞子之友曰九靈先生者方居儒輦掌教戚其言為可徵子幸為我求為銘藏之墓中庶可顯於今而傳於後余故人以告余歎曰誠若是余其可辭耶則取翥所自為狀為之誌而銘之若是余其可辭耶則取翥所自為狀為之誌而銘之曰中和處士其先會稽人後徙居吳之長洲縣永昌

溪上父曰某姚某氏君循、雅飭毅然不好戲弄而孝友蓋出於天性早失母惟致養於其父凡志之所在不以一於父而已至於服食之需苟力能應之所悉舉以進雖歲甚儉而致豐于父者終不廢也其親戚宗黨一本於礼讓子姪以學而蓄以文行知名縉人有患難必急極之如水火家居益延良師友課子一人即蓄女三人皆嫁為士人紳間君娶周氏有子一人某甲子卒於至大己酉五月其甲子得年五十有六卒後三月卜塋于縣之鳳凰山先塋之次礼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之有德者常不勝於詞章詭藻之才故君之生不獲顯於世而死也世之知其行者復少焉以君為已善者不勝雖無憾於此可也然自吾黨而觀之使為善者不得榮於前而又無以譽於後亦何所恃而勸耶此余所以不辭而銘之也銘曰

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嗚呼已矣夫

殷府君墓誌銘

君諱德輅字乘之其先丁氏蓋濟陽大族君六世祖為籍逸家焉益生吉甫吉甫生八歲矣君未弱冠而吉甫卒乃奉祖母王如其大夫憫而欲賻其死罪怒然持於僚吏不果行君為辦父在時以貧故為上海縣吏民有病飢涼盜者縣吏不白移君讞君微得其情輕之人服其剛恕歷監司橫浦調嘉興僧師僧辦其告其族賊殺事吏讞四月餘不

書選出長縉雲縣幕
三年不敢肆居無何
人司牘吏欲出甲繫
子女繫之必有詞乙
勢利殺無子者尚謂
吏蓋如此君晚年強
吾吏游四方者四十
孝也即日謝事歸治
野老為耕牧樂嘗屬
隆其先業勿復為刀
老生而師事之著書
子一人即弼今辟樞
某次適會稽縣主簿
庑出也君生於至
元癸巳十月廿三日申時及

賊而被寇者二十
疾其子子屍于水連
子為屍于水連
江吏睨子為屍于水連
録睨子為屍于水連
陞録睨子為屍于水連
君陞録睨子為屍于水連
鞫守君陞録睨子為屍于水連
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女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耶女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乃耶女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績乃耶女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湖績乃耶女謂庫需舉江吏疾其子子為屍于水連

辛同其年月日時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
上海高昌鄉之陽汪原與葉氏同窆監察御史張公
士堅以君守正不阿題其墓曰正齋殷君之墓而金
華戴良為之銘：曰
丁為顯宗濟陽其始居湖四世趙宋始徙君之大考
逃乱華亭遂區厥先以殷嗣丁猗君之生實配前德
頎而陽：而心翼：亦既益仕歸忠于
君施約則已播惠在民嗟：我君宜貴而顯何施之
深而力之淺維其有子克大厥家天祉正人非在茲
耶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嗚呼自三王不作所以教養天下之士者有不至而
風俗之壞久矣於此有人焉以孝友行於身化於
家使其子孫世守而不失如唐之張氏五季之陳氏
宋之孫氏陸氏其風聲氣槩豈不足為世勸哉此吳
門金氏其事有可叙述焉而居士蓋其卓：者也居
士大梁官族五世祖諱鑄始自大梁来徙因家焉鑄
業儒與其弟鈞甚和協不分財異居友愛之聲聞於
吳吳人無遠近親疏皆習知其為人至今言者猶為
之慨然也鑄之子曰廈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至順
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
曰孟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家寖盛然未始以富而廢
禮伯榮生子六人而居士其仲也居士諱弘道字達
可晚乃自號止軒居士自幼天質粹美恂：蹈規矩
惟謹伯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
刻苦自脩復以孝友帥其家居士事母吳夫人甚至
吳好遊居士每與諸弟與之庭廡間奠得其歡心一
日吳病疽居士晨夕抱持不少懈迫革居士口吮其

疽以潰且焚香籲天願以己年益母壽吳於夢寐中忽聞雲聲如驚雷者三病以尋愈及吳卒居士持喪盡禮居於倚廬言必戚哭必哀比葬陰雨涘旬居士每夜泣禱上下神祇辭極悽楚至期乃霽既窆雨復如初人以為皆孝感所致居士於兄弟克盡和儒之情諸弟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至於事育之責一以身任之既而伯季皆早死獨其仲復善在兩人友愛尤篤被眼飲食同之憂悲愉樂共之居士嫠失配偶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旁繞姬侍惟左圖右書焚香獨坐遇夜則課諸子以學且喻之曰吾世儒家汝等當紹承先志毋墮其業及復善之子起以諸生起家為常熟同知仲兄公大之子璹中浙首鄉試未嘗不喜動顏間先是有士人與名鄉薦者當會試礼部貢不克行居士既資其復給其家使無後顧憂其士遂登名上第為時名臣人有以白金寄居士者未幾兵起居士倉皇出避暨還空其家無一物遺居士乃別具金歸之且曰即前所寄物也人嗟稱異曰吾聞古有義士者於今始見之矣居士衣食有餘輒以賙其鄉里之不足親戚宗黨待居士而婚葬者若干人居士性甚嚴家庭之間曾不少假以色辭及至接官長文朋友則言温氣和如在春風中然雅愛名山川暇日則扁舟出游脩然忘返平居讀書手不釋卷尤喜吟詠以自陶寫有止軒隨筆若干卷貧樂吟廬若干卷藏于家居士年老而康強一日病忽作謂漢善曰死生之道猶晝夜然人之所必至無足憾者汝弟益脩其家以迓續前人我死其瞑目矣言已而逝居士生於大德丁酉六月六日丁酉卒於至正乙巳閏十月十七日辛未

踰月一日甲申塋于妻門王村先塋之次享年六十
有九娶曹氏無子以季弟止善之子權為後孫一曰
壽同居士不樂仕進集賢院常錫其額曰貞逸先生
而有司則以居士兄弟同居至六世為請于
朝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享有隆名盛位或
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居士一門乃以孝
友相傳至於永久而弗墜何其賢哉銘以彰其德亦
以鼎其嗣人云銘曰
有斐君子在吳之中本支六世燔爨同門燁旌書双
四國賴以敦澆風敦澆風德何厚白石可爛銘
不
不

申屠先生墓誌銘并序

嗚呼是惟申屠先生之墓先生家于暨之陽距余居
不二舍近而辱與為忘年交者餘二十載從余徐徐
四方歸而復求先生諱某字某申屠其氏也大父某父某皆隱居而
終先生風有異姿自成童時嶷嶷不與凡子齒然家
故貧稍習吏事以自給未幾金華黃文獻公為其州
之判官一見即大奇之謂曰子何以吏為哉遂教之
治經為舉子業習之數年自謂功名可覆手取不煩
久苦一室中乃治裝出游蹈濤江而西宿留吳門客
一名人魁士鮮不與善而京兆
丹立柯公九思所世
杜公本武威余公闕
臨川危公素永嘉李公孝先尤
號為知己至是諸公閣
人上及就試鄉闈其
歛貶屢舉不利僅中辛
儒學教諭改信
已甲申副榜以新例授徽州路
山長所至扶善遏過得師道甚先生學貫經濟慨然

有志於當時頗厄於下位噤不得一施遂韜光斂耀
與世相浮沉然人咸知其可用至正間師旅飢饉並
臻遠近騷動方面大臣以不稱職罷去相望浙東肅
政廉訪副使百家訥公方獨署一道事思得高寺之
士為已助或薦先生之才不在諸葛亮下即走幣以
聘欲以參謀留幕府先生辭不就乃以五經師起之
舍諸郡庠事無大小公悉諮之而後行乃增築城郭
過至姦盜黜贓吏縣貧民浙東之以為天下第一者
先生之助居多先生年且老行將堅臥空山為終老
計而東南兵起鄉邑失寧戚々靡所止居有閒閑歸
國之心焉已而疆士內附荐從遠地先生益危言危
行不少縣損而卒以從死鳴呼悲夫先生學通春秋
而深於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于門而所
著春秋大義數在人口然家喜為詩句章棘句洒然

有杜甫之遺音至於作字則清妍宛密雖褚遂良薛
稷復生殆不是過平居議論風發品藻古今人物亹
亹不能休座客聞之卒為之奪氣而諧謔調笑卓詭
不羈又一處以和且善飲酒賓客朋游必劇醉雅歌
投壺窮日夜不厭行橐雖屢空無所問也治家嚴而
有禮伉儷相敬如賓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間而自為
師友其遇童僕有恩意故臨禍患無一離判者娶東
平呂氏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唐臣之孫女曲阜縣尹
貞之女有賢行以憂致疾已子男二人長濬次激皆
能世其業女二人長適文獻公之孫某次適某生於
其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卒之日惟濬在
左右即収焚之將函骨以歸然竟坐縣不克後三載
以例放還始負其骨瘞于其鄉先塋之次原曰其原
某年月日也於是濬等踵門泣拜曰先人所為游而

有文者誰乎幸哀而賜之銘使死者有知將不抑鬱於土中矣先生被遣時嘗託余經紀其家事已而家屬在遠中未能少承其所託豈意今者遽銘其墓耶嗚呼悲夫銘曰

才可大施而位不贏何志之忠卒與禍并惟其以閟以啓廒聲吁嗟先生

方大年墓誌銘并序

方大年卒於金華之寓館既卒館人輿而致諸家閱五日始克大小斂成訃明年十二月乙卯塟于其鄉之高湖前事之月其子文燧舍杖而泣曰先人不幸以死累夫子今將次不得以日月塟敢以銘墓之辭重為夫子累不肖嗣方居耶又數日竑以年之余受書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大年之弟楨來速銘且曰不得銘無以葬

迺叙其族世名字及事始終而銘之大年諱椿字大年其先睦人也後遷越之暨陽大父鐵贈奉訓大夫公實為義塾師大年時未弱冠已能執經考義嶄然出諸生右諸生方業應書規利祿大年獨鄙而不習曰大丈夫不能為相於朝堂佐天子致太平則當將三軍之士立功業於邊陲苟皆不得寧退而隱處抱吾才以沒世誰能抑首俛仰俳優語以侥倖於萬一耶故其為人慷慨有大志善謀議負膽畧儼然戰國諸君子之遺風時東南擾兵連數歲不解大年匹不欲為苟出聘幣繼于門弗顧也大年遇姻黨以

恩接賓客以禮九族之親或愚待之不以愚而慢士
大夫之風者賢雖失勢待之不以失勢疎一時人士閩大
年之輒刺羊貰酒誦調醉呼以為樂雖經時庶歲未嘗有所孚薄勤怠也於是近
遠諸郡邑日入於亂大年心懷憂瞽得噉血病者久
之一日出遊金華舍余之近館余方與之登八詠樓
誦沈約之詩俯仰溪山追逐風月以舒其志解其憂
然未幾病作噉血數升許遂
卒大年兄弟四人長大年季曰樞曰楫曰棐皆以和
協稱其妹適福建行中書平章閔僧配曰石氏生子
男二長文炳早死次即請銘者有父風孫男一曰墜
孫女一俱幼生於延祐四年丁巳歲七月十七日距
卒時得年四十六嗚呼大年有同志之樂術業同而出處
交友如大年者指不再屈矣
以誄之固有所不忍者焉
為助而大年乃託我以死銘
之而咨嗟
亡妾李氏墓誌銘
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萬
奴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
曾迷失公之妻姪女也
為己女未幾公薨其義毋復抱以適維楊董氏董亦
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
木兒公皆姻婭兩公既官
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携家即錢塘居焉於是李年十
九以至正乙巳冬自錢塘歸余為妾余時以淮南儒

學提舉留吳門與妻金華縣君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肅恭畏謹歲時率諸女婦進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素習然也李氣貌頎莊重而頎豈下耳長而無或以為稟之天者宜厚然竟以事余之次年感暴疾以亡距入門之時僅六閱月丙午六月三日也亡後三日用浮屠法火于吳東門外函其骨瘞減度橋水裔吳之士友自學士陳公而下咸来歸賻而大夫公之子叅政安、公亦踏門吊哭後一月金華縣君往錢塘命子禮擇道士之有功行者為醮以度之集慶路同知宣君昭寶商其醮事且成焉又一月余始追刻其事於石細諸水為銘

衛節婦墳記

丞相掾姚翥書其外祖夫人衛節婦之行事世次而使圖所以傳後世者按節婦諱覺善姓王氏家臨江之新喻父諱惟遠生十八年而歸維揚衛桓歸十一年而相卒節婦惡衣惡食御之無慍色井臼中饋之事親之惟謹紉縫之勞戢之不廢以止有吾姑也故致其養愈勞而不懈以其失所天也故奉其先愈久而猶悲平居訓諸子以恭儉待嫺舊以慈愛化女婦以柔順而內外親無戚踈愚良輩者附卑者慕曰可矜法也當桓之亡節婦年尚少父母之家欲奪而嫁之節婦泣曰吾夫既亡吾不忍即死者期有以養吾之姑奉吾之祭祀撫吾之諸子如斯而已它非所敢知也其賢如此至正戊子間郡守程公鐸以事聞淮東部使者姚公綏加察詳焉表其門曰節婦王氏之門久之淮南兵起里有姚世亨者節婦壻也謀避地江南因與節婦行且挈其一孫以從行至姑蘇遂僦居焉至正戊戌九月一日節婦卒于世亨之寓舍得

年八十以其年月日葬吳縣之吳山湯家原子男二人長曰國祥次曰國珍女二人長妙湫適陳某先卒次曰妙清世享妻孫男一人曰庸世享生三子長曰習次曰次曰翥即請文者季曰翀皆節婦撫養以成蓋妙清出也嗚呼古者婦人不識廳屏笑言不聞於鄰里閭以內今節婦生則署其名不出其境而善行止於以表焉没則紀其事以傳焉不亦庶古之道乎雖然世不古若自公卿大夫無完節而彼婦人者能之則表而傳焉宜也是亦道之熄也嗚呼悲哉為述其槩而記諸墓

陳廉訪壙記 代孤子

嗚呼我先公諱允文字昭祖姓陳氏其先柘城人於通議大夫簽河南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文肅公諱思濟追封潁川郡夫人李氏之室為子朝列大夫禮部尚書諱某贈潁川郡夫人某氏之室為從子府知府致仕諱誠贈潁川郡夫人某氏之室為從子先公乃知府公所出尚書公無嗣故以文肅公命為之後焉先公由儒士試吏憲部歷轉奉議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除朝請大夫復拜監察御史改西臺都事擢奉政大夫移副江西憲陞太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嘉議大夫礼部尚書致仕訪副使繼以中順大夫歷轉奉特命改太禧院斷事官經授承直郎禮部主事尋奉之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遷江先公晚值中原兵起從居毗陵尋又避地于吳竟于吳門寓舍薨焉生於至元乙巳歲而同其生之月日時壽年八十薨於至正壬午歲十一月十八日丑時

有四以是年十二月戊午窆于吳縣十三都之沙汪
村制字墩娶徐氏早世繼高氏南臺中丞高父文甫
之女俱贈頴川郡夫人子男二人長介次今矢女二
人長適福建道肅政廉訪副使贈翰林直學士李文
肅公之孫煜次適中順大夫同知湖州路拯管府事
王某嗚呼維文肅公以恢宏之才勤敏之學事我
世祖皇帝德位並著為時名臣維先公被服祖訓早
有榮名歷踐華要膺秩三品而寬厚樂易之以忠勤
廉讓之聲布于中外論者以為有文肅遺風然乃遺
時不淑莫寧家居艱苦罹窮十有餘載卒至屬纊之
日貧無以斂豈非命也夫不肖孤方俯伏草土未能
乞銘當代君子以登載威美姑叙爵里甍窆歲月納
之壙中

祭陳夫人文

百乘之家碩大且昌坐役群醜駕堅驅良不有德人
孰提其綱夫人之生和裕敦厖寔克寔聰寔懿寔寧寔莊遂配君子于先有光君子發身
爰自文場借籌幙府秉律戎行曾不幾時荐賓于王
迺亢宗係乃蓋鄉邦亦由夫人以佐以相既相君子
尤孝姑嫜生具甘旨死謹烝嘗有男鵠峙有女鸞翔
靡間嫡孽一以緊量人有妾媵忌嫉是常彼方穿深
我不機張人處豐盈鮮克自防彼為驕侈我則匪揚
福善禍淫道由彼蒼載觀夫人宜壽而康如何一疾
竟却水漿緜迨三月卒至淪亡吾儕小子久厠門墻
遂及諸婦亦至于堂或笑或言或飲以觴昔焉叙歡
今則增傷輀車既駕丹旐來臨里閈州閭躑躅周章
矧於我屬俾也可忘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四終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十五

鄞游彖

樂府

短歌行五解
巫山高
戰城南
三婦豔辭二首
雉子班
有所思
朱鷺
西門行
日重光行

五言古詩

感懷十九首
游香山
門有車馬客
鴻鴈生塞北行
雜怨一首
飲馬長城窟行
城上烏
艾如張
白頭吟
題羅氏五老圖三解
月重輪行

游東湖
游天童
贈別汪以德三首
贈星士
遊定水
天香室
次韻答毛提學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近觀以大鶴年倡和諸詩云云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六
鄞游稟
五言古詩
貢尚書新祠六首
高風臺
鳴鳳亭
游大慈
游育皇
題盤隱軒
遊慈湖
蒲菴
中秋翫月
客中寫懷六首
思玩軒
白雲窩
白雲莊云云
題蘭芳齋
遊龍山
定水寺觀先師云云
駱以大遺冬菊
題鳳湖梧竹居
西泠泉
樂善齋
庸道提學訪余定川寓舍
九月八日閑居無事云云
芳橋宴集分韻
東宴集分韻
遊清泉寺
自定水田舟漏纔溺
書畫舫宴集分韻
題葉守常愛竹軒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生題其上
題清暉樓
訪烏繼善不值云云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王止善自鳴鶴来訪
龜毛廬　草心菴
題靜勝軒　題巖氏蒼雲軒
題魏氏福源精舍
對雪寄梧竹翁三首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云云
舟次高錢遲孔昭不至
湖下對雨有懷天淵師
留別白沙諸友　寄秋崖諭
承天禪師下顧云云

七言古詩

蔡節婦謠
揖月樓歌
丹丘先生歌
游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為醉歌

胡仲厚為余寫真云云
海隄行為葉敬云云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題顧氏長江圖　逢山新樓歌
題打毬圖　題出射圖
表庭玉以所藏何思敬云云　畫馬歌

鄞游稟

五言律詩

鄭城逢故人
經金繩廢寺　挽童處士
客中守歲二首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首
自述二首　歲暮感懷四首
客居三首　辛亥除夕三首

哭楊大童二首　訪止公於文溪
七言律詩
秋興五首　偶書
憶鶴年　寄沈隱君
庸道既別云自山北云云　題永樂寺水竹居
脫至永樂寺甘露寺
同淬用剛登甘露寺
李帥家烹鶴見餉　瑞蓮
星菊
五言絶句
題瀟湘八景　蕭湘夜雨
洞庭秋月　漁村夕照
山市晴嵐　遠浦歸帆
平沙落鴈
烟寺晚鍾
七言絶句
絡鄭二君子見訪八首　江天暮雪
旅懷五首　題赤壁圖
題張藻竹木　題四皓圖
題畫
五言長律
歲暮偶題二十四韻
詠雪三十二韻
歲除示姪十六韻　哭汪遯齋二十四韻
哭揭祕監三十四韻
聯句　出游聯句
對菊聯句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八
鄞游稟

贊

滑櫻寧像贊
項斉章像贊
趙處士像贊
趙母戴氏真贊
塾居生贊
李仲實像贊
九靈自贊
松風老人像贊
真逸處士像贊
表廷玉像贊
風光軒贊

銘

竹所銘

汪縣尹像贊
章處士像贊
夏祥甫像贊
羅氏五老贊
劉貞逸像贊
陳監丞像贊
趙太素像贊
錢春軒像贊
表菊村像贊
定禪師像贊
趙太初像贊

槐軒銘

種德堂銘
紫金石硯銘
心耕齋銘

藏

人性皆善齋藏

碑

靈仁廟碑

守拙齋銘
端硯銘
耘業莊銘

求諸已齋藏

說

愛菊說
唐氏四子字說
太素說

唐林字說
朴太素字說
瑄蘊中說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九

鄞游彖

傳

高士傳
唐二子傳
抱一翁傳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
鄞游熹
記
一經齋記　周貞傳
四景樓記　許丞傳
遂萊山房記
百猿圖記
春風堂記
二靈山房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一
春暉樓記
安節堂記
愛日堂記
九曲山房外記
戴氏祠堂記

鄞游熹
序
鶴年吟稿序
遯齋小稿序
深衣圖考序
書畫舫宴集詩序
孫氏瑞萱堂詩序
錢氏三樓詩序
贈醫士周原啓序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序
禪林僧寶傳序
四明袁氏譜圖序
禮學幼範序
東山賞梅詩序
脾胃後論序
求我齋文集序
夏孝子詩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二
鄞游熹
題跋

余画公手帖後題
跋錢舜舉臨關立本西域圖　題貢尚書二詩
跋十八學士圖　題貢玩齋手帖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跋絳帖
跋黃庭經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跋倪仲權索余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跋俯楔帖
題米元暉烟雨圖　跋東方朔畫贊
題般若波羅密心經
題栖道人書華嚴經贊

鄞游彖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元故冲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鄞沈明大墓誌銘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亡女張孺人墓碣銘

祭文

祭揭祕監文
祭外舅趙處士文
祭汪遜齋文
祭先妣趙安人文
祭趙立道文

鄞游燧

樂府

短歌行五解

悠悠逝波歲月幾何君子有酒式宴且歌一解人無百年五十已過来途漸少去途苦多二解日不重旦春不兩和今我不樂顏能再酡三解寒蟬在柳蟋蟀鳴莎情以秋悲髮以憂皤四解白酒既傾短歌是哦聊樂一時孰知其佗五解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駕言故鄉至問訊辭未終相顧輒揮涕歎我久不歸流落江海裔空懷錦繡腸何有王霸器童僕失舊歡妻子生新喟昔如鷹脫韝今作鵠垂翅仍聞邦族間近亦多凋弊市朝既遷易衣冠恒殄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松栢匝廣阡蒿萊蕪故第天運無終窮人事有崇替
彼道苟如斯此生安足恃已矣勿復言興哀自古然

巫山高

巫山望欲極神女出何遲朝暮自雲雨君王徒夢思
鬼乘林樹合心着峽猿悲婉孌陽臺夜不知今是非

鴻鴈行

鴻鴈生塞北行
鴻鴈何從來千里度江湘當春既北飛涉秋復南翔
南翔遠霜雪北飛逃畏繳長陽豈不念鄉塞所至有炎涼
客子別家久遥遥征路長朝游齊魯國暮行吳越鄉
何思拔茅茨惟憂繫吾桑壯心移歲華徂貌委年霜
蓬落繞本莖蓮飄戀舊房此邦雖樂土故鄉爲可忘

戰城南

將軍西出塞冒頓北臨邊欲戰慈河道先奪棄乾源
鐵騎已雲集華車仍電奔綏邊吾豈敢聊報一饗恩

雜怨二首

並翼猶有義比肩猶有情誰知歌扇妾虛負合歡名

又

君淚如朝露妾淚如春瀾朝露應時晞春瀾何日乾

三婦豔二首

大婦蕩湖船中婦歌采蓮小婦獨嬌態含羞辭未宣
辟蓬掩花面何處不堪憐
大婦剪羅衣中婦綴珠帷小婦獨無事月下理蛾眉

飲馬長城窟行

將軍西擊胡道過長城窟飲馬馬不前為有征人骨
征人之骨朽且寒沉冤浸恨知幾年當時亦為擊胡
死流落孤魂此水邊秦皇秦皇好征討誰識窮兵是
無道為君無道天實亡不倫中朝倫北方一朝禍自

蕭墻起回首長城空萬里

雉子班

天地茫、遂物情雉子班兮在林堌心懷耿介飛且
鳴扇綺翼振錦膺文章盡稱麗意氣自多驚寧判帶
箭死榛莽不肯為衰奉聖明韓信熹漢鼎仲由醢衛
庭智勇難並立賢愚每相傾宜哉避妾士往同雉子
逃其形

城上烏

城上烏偏、尾畢、逋體寒誰識得聲短強相呼為
憶結巢岩穴日一歲還生八九雛羽成翻偕各飛去
乃留阿母向城隅向城隅何所止吾烏將北游雛莫
與俱我欲遠衝汝力弱而口瘏方欲舍之行又恐秦
家桂樹枯雛兮雛兮慎所如母毀汝巢母闕汝軀
有所思

我思美人乃在瀛海之東隅去路何迢迢青碕緑浦
相縈紆常時起向高樓望美人不見空愁予空愁予
路難越夢裏縱窺巫峽雲覺来詎覩洞房月記得洞
房年少時繡户文牕羅綺帷鸚鵡盃中酌芳酤鴛鴦
褥上聽歌聲荏苒歲云暮佳期不得頗鏡臺朝捻學
月眉花堦夜黛如雲步美人兮美人年、此地暗思
君願君莫作秋来草一迴見之一迴老

艾如張

翠為衿錦為衣朝、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
莫聽尔媒登壟雌壟頭西棲桃李場遶遶翥艾盡有羅
張羅雖可避機莫測尔誤觸之恐身傷請看舊日張
羅處祥鳳冥鴻不肯頡

朱鷺

朱鷺何從止去啄金堤飲玉水朝随赤鴈暮碧鷄蕩

漾驚波不得棲有時挾子上林去網絲綸復難避
不如歛翅江海湄遠却幽并游俠兒

白頭吟

莫把白頭吟来調綠綺琴蜀客當年聘私室兩情總
向琴中得誰信黄金買賦時已是青蛾聲寵日兔絲
春来託女蘿雪霜未至尚纏柯若箇人心如草木不
到白頭妾遭逐妾有嫁時緑玉簪時時挿鬢悦君心
一朝墮地双股折恰似君心中道絶我簪縦折猶共
蔵君心一絶去他鄉

西門行

出西門望崦嵫莫停乾軸駐坤維歎人生感盛衰壽
命百年焉可期燕東遊鴈南歸今日不樂待何時鑒
徂暫極機起招親識歛華危唱歌曲褌舞衣放情
舒意解憂悲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五石隃東海鍾秀五老人五石隃東海鍾秀五老人
庞眉鶴髮槁項癯身韜光養晦葆精毓神年既孔高
福亦隨臻歌以言之鍾秀五老人
家居五嵁山人與山俱壽家居五嵁山人與山俱壽
伯也居前妹兮在後土孤楚老下鄙燕竇如星之列
如嶽之秀歌以言之人與山俱壽
雒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雒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
昔聯卿梓今則同根昔在朋僚今作弟昆匪善曷致
匪義奚敦歌以言之乃萃羅氏門

日重光行

日重光天命良悠：日重光陰迴陽薄春復秋日重
光人生百年苦易滿日重光黒髮幾時還白頭日重
光花謝必再開日重光人不再少老即休日重光堪

歎富貴利達日重光一時憂滅如浮漚日重光何不學仙日重光逍遥物外身長留

天運荏苒日重輪感時難久長月重輪窮通榮辱一来一去無常月重輪人生在世忽焉遷変如流光月重輪善哉古昔人功立名揚身没之後千載何煌煌愚覩一時聖視無疆我観我生堪歎傷堪歎傷

五古古詩 感懐十九首

黄虞去我遠大道邈難追悠悠観世運終古歎興衰王風哀以思周室日陵遅二伯方迭起七雄更相持兼并遠狂秦干戈益紛披漠漠聞晋虜亂五胡乗禍機殺伐相尋昏虐無林朝群生困塗炭萬象翳氛気豈無憂世者咄嗟吾道非楚狂隠歌鳳商山淪乗芝去来君勿疑古今同一時

其二

杪歳厲摇落青蒲忽青青萌達未幾日大火已南明天運一如是廢興安可停商郊遷夏鼎殷士禄周京異方既已没亳社亦已平務光真達道漱厲薄時榮

其三

大運淪三代高人尚誰窺昭昭羊裘子乃悟白雲期身託富春耕心習桐江絲高視萬乗主清風振四垂世間驕豪輩驅逼正嶷嶷何當扳逸駕山顛與水湄

其四

寵極辱會至勢利真禍羅君看道旁木幾曽成斧柯世中繁華子追恨毎苦多芬芳有徂謝平地生風波陸機去華亭蘇子狭三河平生已謂畢末路其如何

其五

高居觀群動役役將何為巧智迺傾奪利欲爭刀錐
古昔有遺言財多怨之歸禾桃沐春雨灼灼能幾時
累愚不知戒永為達士嗤

其六

吾觀陰陽化浩浩靡有停圓光甫東照靈曜已西傾
以之歎斯世誰能獨久生金仙談寂滅老聃示窈冥
亦有羨門子道與元化并不死復不老翩然凌太清
頹隣嵒誑譎誤舟經

其七

秋風何蕭瑟一夜下庭綠登高望宇宙悄悄傷心曲
人生百年內四序相迫促衰顏與頹運去去不再復
今晨與君會明旦成往躅琴父走虞淵前途乃你速
世人不自悟朝暮營所欲氷炭滿襟抱殊無一朝足
奄忽棄物化身名同草木

其八

時秋收邊急喧呼聞點兵荒城接沙漠群馬盡嘶鳴
荷戟者誰子羸糧將遠征借問何所之天驕窺漢城
西奔下零塞北走單于亭窮冬氷雪交殊方不可行
骨肉兩決絕悲極笑無聲忼慨當勁虜牧魚餽長鯨
已分沙場死暴骨無完形驅車舍之去不忍聽此聲
聖人御寓內早使太階平

其九

伐木音久廢交友竟吾欺利害紛啖食迫逐方交馳
晨起踐零露回頑將安之東路阻山海北走到臨淄
臨淄古齊國淳風亦早衰惟聞管敬仲嘗受鮑牀知
其人今已歿鄉里失其依知音苟不存仗劍起旋歸

其十

蛩：分塵食有難負以逃一飽不忘報況復成久要

子大啄毋腦亦有東山鶗同氣且相殘將溘敦外交

蓬萊與方丈乃在東海涓中有一老翁人說是安期

曉沐暘谷永夜燔若木枝手中碧玉笙時把紫鸞吹

我欲訪仙術長跪前致辭颺車歙高舉騰空掩徂輝

躋枚莫能及望：成朵願何時駕飛鶴揮手與世辭

其十二

玄圃有丹木八榦何不知何年代產此至孔陽精仙經所嘗言服之可千齡吾將具舟檝涉海掇其英

其十三

良辰豈長遇陰晦在須臾今日弗為樂明旦恐不如都門多佳麗清轉當座隅促席道平素況有高士俱列俎過三鼎傾酒盡百壺揮金娛心意慷慨不留儲達人每淄蕩俗士桓自拘白頭懷轗軻撫已一長吁

其十四

在世忽如寄胡乃勞其生濁酒報初熟頹然醉前榮日莫彩雲斂天宇湛虛明群動各已息一鳥忽嚶鳴感之欲長歎酒至還復傾陶公歿已久誰能喻吾情

其十五

索居將永矣浩然懷故都故都何處所限此江與湖時：翹望之風波緬前途獨見双飛燕連翩還我廬我廬有蘩菊近亦開幾株恐從今別来靈根日就蕪請為語比鄰蚤把惡草除惡草除已盡歎息復何如

其十六

落葉響空山羈鳥號荒林此時單居婦哀怨起瑤琴清商逐風轉三歎有餘音分明曲中意感此離恨深空床亦易守時寒難獨禁涼颸一夕起達曙懷重衾

君固執高節詎知傷妾心

其十七

家藏兩寶劒已合雌與雄潛鋒在金匣謂當長相從
何言風雨夕化作双蛟龍一游吳水西一落豐城東
相去邈千里時：氣上衝神物終不隔歲晏會當逢

其十八

游魚迈重淵飛鳥歸莫山行子別鄉國既久何當還
日落長風起稜：氣逐寒居人息深帷浮客未遑餐
憂虞銷素質風霜凋凫顏惟餘一寸心歲莫保貞堅

其十九

涉波采芳馨見此緑荷好褰莖折其絲芳情共纏繞
良人久離居欲寄隔遠道遠道不可即擘物坐空老

游香山

薄游東海日已羨香山名飄泊遇知已招邀諧風情
漾舟趁港斷進帆喜湖廣境嚴趣非一路迷心已往
雲峯互稠沓烟波紛滉瀁梵宇浮鏡入淋宮躡屏上
浪起孤嶼沉水落衆山長隱：草畔堤悠：蘆際榜
幽懷自此多客情復誰奬身固脫虞穽心猶寄塵網
安得超世姿来縱山泉賞

游大慈山

水行境謂盡陸出路旋通乃即蒼松迳步入青蓮宮
連嶂既嵩峯密林亦葱籠地涉清淨界身游紫翠重
臨流玩廣沿企石眺奇峯寒鏡湛秋夕碧玉劃晴空

蘭若興年峻象遊緣教崇謁祠慨鄉相尋僧叩禪宗
契理已無像观念豈有窮顏絶區中緣永依塵外蹤
嗒然遺身世年齊天地終

游天童山

避囂去城市遺悶在川岑遂申獨往意行此無盡林
松篁儼映欝蒼翠邈深沉九隴山已見三生石可尋
列障圍栝提傑閣俯嶇嶔池光亂塔影澗流傳磬音
龍化井已竭虎去泉徒深周顧信靈迹遲留多賞心
念未委塵妄事可息煩襟即理苟已協何用戀華簪

游育王山

栩：栝提游冥：山海观玉几峯影横金涉水流漫
鷲嶺騫嗷日鴈塔恃清漢遠睇朱甍起近覩丹宮煥
金輪事已往舍利光猶爛亦有巨人迹不隨塵刼換
陟降境愈繁應接日旋晏者闍固追衍泉石寧盡翫
浮生諒多途又動歸欤歎

贈別汪定海三首

兄弟本同氣恒如行路人離鄉方纏綿中路遽乖分
異素琴彈別鵠有耳不忍聞

又

前舟已云發後舟更誰待春事動江皐客愁滿山海
別晷只須臾會期知何在亦既遠素　安得顏不改

又

故人忽已別兀：吾何適暮投甬東路不見往来迹
古寺靜倚廊空齋冷虛壁獨有階上苔猶如舊時碧

題盤隱軒

曲蹊繚深碧迴澗澄遥清誰知慈水上亦有盤谷名
慕巢屏世喧等李薄時榮仿像中原路迢遞太行行
軒居儼映蔚甍棟欵崢嶸景暑檻停緑樹夕偕飄素英

一翁臨暮齒二徹當弱齡秣酈報初熟瓢笠自同傾
獻檢素展寐塵事冥窺鳥感歸翼觀魚悟潛形
既已愜時物亦復諧友生琴書許交錯聲翰俾縱橫
老我記曾游遥途阻重征溪山寄幽夢林堂留恨惰
可隨東浦月流光到君庭

贈星士

少小事游說南越仍北燕謀身難委數作事詎由天
偶遇青囊術從究白衣年窮通三箕裏出處九宮前
乃知幾蝨臣亦應箕斗躔導之造命訓粲之非相萹
其言固多辨乃不識子賢

游慈湖

青年尚奇偉末暮竟迍邅出游訪陳迹歷覽愧前賢
湖光紛蕩漾山色互澄鮮人以淑氣鍾境由名德傳
我来值初夏物意盈化先諸蒲華曩悴雨荷媚新妍
披榛度南徑躡苔趨北原川岳無隱形祠宇有餘閑
俛視淵底魚仰觀天上鳶撫化心已愜即物理自全
舞雩記曾詠濠梁憶莊言不見祠下人感激為誰歎

游定水

常公開化地源師講經處人物有古今山川無新故
豪驄既西峙鳴鸝亦東翥清泉冽廣沼蒼松爽永路
入寺結青蓮愛方薰玉樹三足想淺因四禪感前悟
此生真幻化學道柰遐暮感歎顧昔心悵焉起遐慕

蒲菴

騰彼水中蒲采之將何以毋老不下堂兒行在萬里
空門降孝思除是睦州師

天香室

咄此月中桂移根向金沙清香滿幽室天都亦未加
憶在楚王家曾看優鉢華

中秋翫月

前時避世亂遑遑齊魯間豈無中秋月掩淚不忍看
南来如昨日秋空月又圓時運尚環周客子未歸旅
身羈逆旅舍迹隠滄海壖不惜歲年晚所悲窮路寒
知心有好友置酒當前軒邀月與之俱怡我戚顏
我顏固可怡我心亦可歡獨索秋月輝鮮明非往年

次韻答毛夔仲提學

毛君於為詩思擅語淩老氣吞雲夢入力蹴崑崙倒
杜壇時踔躍韓窟極探討晋宋失風騷齊梁讓蓴藻
謂當擇珉玉乃忽忘醜好繽紛贈瑰詞錯落見龜寶
泠泠伐木音嚶嚶太玄草先恪蟾陋室乃麗但愚鳥
朝諷已推襟暮讀仍遠抱戒亡擬刻琰懼泄思藝藁
才高每遭忌命險真再造昔也赴湘流今茲蹈海潦
人固有屈伸世豈無白皁羽翼低易摧聲名積難掃

指注者流俗鑒観則穷昊誰其紘我歌為君薦神保

客中寫懷六首

其一寄婦

結髮為夫婦所願在偕老誰知頭白来喪亂不相保
我昔從一官携汝登遠道芙蓉湯風波寧有幾時好
猶記東門日別歸方草草耳拜前致辭幽咽不能道
手提小兒女慟哭向秋昊詎識是生離積骨白浩浩
汝歸終可安我去事轉艱家既異疇昔去住亦俱難
況乃畢婚嫁百費率茲年内方撫群小外復給上官
日夜聲嗷嗷孰與分憂煎夫妻不同苦不如寡與鰥
汝幸毋我尤我行偶迍邅人道無終乘天運久亦還
豈復長流蕩庶往共飢寒

其二憶子

餘一我仄然引憂空尔長有子將得力聿之往他鄉

他鄉與故里兩地永相望獨有中天月遠照雙松堂
双松我所植念之猶不忘況復兒與女不見今六霜
大兒踰弱冠有婦同已長想當望我時齊行松樹傍
見樹不見父嗚咽淚成行小女年尚稚與弟走踉蹡
相呼戲樹下何處寒父崇反啃有慈烏跪乳有羔羊
人事獨睽乖俛仰我心傷

其三 念姊

淮陰古壯士猶感漂母情而況我同氣由來恩愛深
一朝遭世患舍之以徂征惟當欲去時涕泗下交傾
荏苒歲年莫兩鬢各星星每念焚鬢事悍焉心內驚
我欲喻中懷獨有弦歌聲弦歌清且悲一鼓淚已零
再鼓三歎息四座不忍聽可隨晨風去長跪陳素情

其四 思弟

將老計轉拙故里不得安兄弟各東西何用保餘年
前時吳山上與汝酌東軒已知是久別盈行淚如泉
征夫懷往路居士戀故山音容從此隔望望兩心酸
去冬得汝書知汝病未痊道遠不能顧掩書一長歎
迴來頻夢汝喜汝無病顏生死方未知誰能詰其端
自嗟農家子止合老田園才踈學更誤遂為塵網纏
晚節益零落何日得歸旋仰視雲邊鴈群飛必相連
徘徊失所從愴然摧心肝

其五 示姪

老來逃世難心力豈能及賴有平生親得免諸患入
時當萬里行所向輒險澁山多虎豹虞水有風浪急
自非吾骨肉誰能去鄉邑已遂伯陽遁尚洒楊朱泣
何邦為樂土仍期共棲集囊中黃金盡資用將何給
豈惜終憔悴在困難獨立悔然念猶子詠言著斯什

其六 懷友

貴盛多士　超衰賤親交棄投老涉險艱誰人敦氣義
往歲客吳越保身無善計風雨交橫來倉皇不知避
陰雲竟日起龍蛇沸相噬咫尺且莫期千里詎能致
徘徊畏途上所向色憔悴不有高世士緩急吾何恃
時：想舊情涕淚滿衣袂恨無縮地法一見陳往事
絶塞悲鴻鵠秋原老騏驥同心不在眼踐跖愧前志

靡：五月中忽：值初度載觀此身世安得不悲慕
我自弱冠來早已失恃怙莫救墳上柏幾歷歲寒莫
一官無榮親乃與禍機遇不得顧妻孥誰能問丘墓
三歲客東海月夜鵲飛樹餘年尚幾何未知止息處
幸有同心人相期此漂寓投身豈無所揆意難即去
今日定何日兩鬢已垂素猶子請揮觴邀賓強笑語

詎識忘憂物翻是傷心具我親長已矣我兒今孰撫
一女年亦笄誰與畢婚娶固賴慈母在艱難營近務
終愧為人父有子不能顧感衰豈人為賢愚亦天數
苟不替宗祧何憂復何懼以大鸞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
近觀以大鸞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已志云耳

輝：凌霜葉歲暮靄顏色宜哉固窮士秉心如鉄石
志乖尚欣豫道勝豈愁寂挾册時改寒照簷光已夕孫生讓苦心表安同德
長風掃凝塵荒苔翳行迹知音諒已稀守賤何所惜
栖：東鄰子亦脫卞公績
內懷松柱性外抱霜雪色心已委窮通家豈問儋石
義廩餉飢劬僧榻借禪寂晤歌度芳晝清嘯終搖遥昔
避世多歲年臥病幾晨夕使者求顏闔邦伯候龐德

塵中既息交物外姑屏迹但期高士賞豈顧廛人惜
縕袍苟不恥無言受衣幘
傷禽有驚韻達士無怨色彼道双多岐我心非轉石
遥途寄孤寨衡茅守虚寂新喜絶方来故歡慚宿昔
靡念平生厭閱朝夕青黄信為灾支離乃其德
老聃尚遂累宣尼猶削迹蹈道苟勿愆没身亦何惜
且共酣中人一咲穿吾幘

鄞游蒙

五言　詞

貢尚書新祠六詠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高風臺

重城控閩徼維西有崇臺江練望中滅峯蓮行處開
海引頽波夫山約高風来境在人已亡目極令心哀

鳴鳳亭

言登三山道遥望鳴鳳亭勢高翔北極境勝壓南溟
已協吹笙趣空多衛詔情嘗聞故老語貢公此遺榮

西泠泉

兹泉誰所發地脉一朝通昔彰思治意今寓澤物功
停車已酌庶横經仍養蒙伊人竟何在流恨有遺蹤

思玩軒

粤部莅星使海邦分地官清聲播遐壤遺愛託茲山
履綦滅游迹祠宇有餘閟榱漿阻臨奠延首一長歎

樂善齋

若人抱深識有善必見知重士慕公旦好賢比緇衣
匹儔慕景響儻從隘門基高齋今寂寞歲晏吾何依

白雲窩

行窩儕容膝胡乃以雲名呂覩既云披陶思亦嘗停
仰簷歌郁、觀室詠英、豈為其人没悠然見光靈
亦来會次日庸道提學訪予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
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
庸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
其韻五首

越人薄交義孰主難壇盟遺佩憶澧浦合劍慕延平
懷故非任運歡新真達生振衣者誰氏理棹

亭午造東館薄晚饌前榮相求配伐木吐訊感分荊
但聞悲侶柱不覩笑絶纓萬事良已矣且共咀芝英

又

青春豈長遇白日不再中得失笑魯寶存亡悲楚弓
宦游能幾日干戈已一終吐茲年歲邁何人心志同
終然蒲葦岸偶映金碧叢設筵盡堂北睇雲天漢東
舉杯問明月脫巾御冷風倡酬歡徹夜歌嘯聲摩空
身世付蜾蠃榮顧等苓通放浪至天旭庭燭尚搖紅

又

句章古名郡游子號鱸蘬惟今有兩士絶世而獨立
儒宮鼓篋游軍門排闥入開囊但觚翰持橐盡詩什
避時車已捨登途屢仍輯丹心豈徒耒苦節諒難及
亦有墻東客時同話憂悒

又

居人懽未畢行客舟已理晤對豈無人眷恋在之子
洒清風生英白雲起喜消飛珮初愁纏夕袂始
君情江上波我心井中水去住不獲偕感歎何時已

又

負痾乖飲餞神往形獨留已悲陰漠復感風颸
游魚樂同逝鳴鳥悅相酬心交忽已遠志合更誰求
以之宴河曲相從賦刀頭佳會頎愆期愁鬢已先秋
酒甕漉初熟蔬畦摘新柔座有古毛義寺逢今貫休
誰能久寂寞指景逐行舟

九月八日閒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滿園
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莊提學携
運行儵飄酒見過遂歡然共醉
天高涼風冽忽逝水縻虛舟未夏始徂暑素節已深秋
露凝寒氣浮歸燕別春巢来鴻鳴曉樓

菊可壽衰質酒能消隱憂頎茲孤寨迹孰慰年歲流
知心有好友携酒訪窮愁摘芳相映媚引滿同獻酬
一酌情已遠重觴興弥幽插花我放曠持爵子夷猶
寥寥汝陽飲邈邈龍山游吾今思已高何用登崇丘

芳橋宴集分韻得兩字

昔思整去裝今顧慙徂兩頎茲世路艱愈歎日車往
達人豁繁憂美景恣歡賞座有朋簪合庭多賓珮響
摘蕚新貯囊采菊細擎掌時物已內酬客心仍外奬
信美終異鄉雖樂非故黨何時息風波一蒂泛河廣

題蘭芳齋

靄靄高齋暮浮游此空林不遣蘭友孰可與同心
緑艷媲秋色紫蕊搖夕陰芳意徒自負幽期竟誰尋
以之念身世三歎援孤琴猗猗不成操豈為無知音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良儔會遙遠芳醑宴華
暫合樂易窮念離憂難
後茲晉會時知添幾霜
髮

游龍山

昔聞龍石名今覓龍山路
雖列綵巖泫欻見雨徵峯
好山殊未歷游子已多趣
席憑物外蹤稍息塵中慮
登臨當雨餘眺望屬秋暮
蒼蒨暝色起杳杳晚鍾度
為謝林下人行當重游寓

游清泉寺

路繞蒼松迴寺俯清泉幽
情隨水聲泬興挾山光浮
兩磵涉游足雙峯睇吟眸

陸尋虞監宅林訪表家丘徘徊念疇昔感歎罷冥搜
古今如大夢身世一浮漚不悟無生樂終纏有漏憂
晤言資道侶冥理契綢繆
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法

舍舟遵微行振衣游淨域誰知登眺初已動存歿憶
大篆揭巍堂古句刻貞石聲翰固留今身世悲成昔
筠綠雨新霽山寒牕易夕方懷露電悲何有林泉適
出覩墖上苔一是舊行跡我心如磵水欲流翻震激
然賦此

自定水田舟漏幾溺

清游凤所嗜投老興未已一朝得良儔投袂為之起
龍山厯既躡藍水舟亦艤復訪清泉境三宿石林
葉氏好弟兄堅留酣酒醴屢聲不聽去維繫久乃弛
遂乘一敗艇夜遡潮江水中流遭墊溺指頃有生死

既類投湘屈復近捉月李雲莊得神助躍出洪波裏
長呼施援手臂興老猿似唐生脫靴韈投棄如敝屣
亂江上崩岸赤脚不顧礼空津稍駢集隙地僅盈咫
前江汲畎澮擬步輒傾圮既為屈蠖蹲復作孝鷺峙
頃之雲益黑四顧無託止復賴雲莊仙指揮命舟子
竟將補天術塞却漏船底仍逆衝波急直榜慈溪涘
已瞻舊館近舍舟同步屨叩門訴館人慰藉雜悲喜
咄茲六尺軀忽忽當暮齒危途冒險艱到今知有幾
君子處斯世直與此舟比傾覆乃其宜得濟誠幸尔
因歌戒溺篇持用謝知已

書畫舫宴集分韻得澹字

平生學已誤末暮道逾貶久酣世味醲益羨朋交淡
座既接簪纓享復與昌歜偶會情即親未識氣已感
驚鱗樂連藻倦翮媚梵棧茨既忝末席歡不飲吾何敢
以大先生遺冬菊

時冬卉木変高齋淒以清不有籬下菊芳意竟何成
夕餐金爛々曉掇星瑩々已足娛晚歲況可制頽齡
君子萬惠愛分贈到空庭盈一水隔託此結幽盟
色以喻中道香以表孤貞一花知微賤所貴故人情

題葉守常愛竹軒

詩當詠淇澳律亦鳴嶰谷逖聽豈不懷希聲竟誰續
有美幽隠人早厭喧囂俗作室臨地偏開軒愛筠緑
兩葉媚晨觀烟梢近晚矚攀枝想龍化摘實遲鸞宿
賢思晉士七逸慕唐人六清游茂林下沈飲迴溪曲
喧颸蕩昏旦魯輝厲川陸至樂非外求深情自為足
謬循游士蹤偶覩高人躅可隨竹畔風蕭洒歸君屋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伯度求予題

櫂斡終數尺幽姿已猗々憶在縣齋日偏栽此竹多

寫直方有託持贈意如何

題清暉樓

緬懷石壁游載歌康樂詩築室抗華嵎臨流對清暉
坐中鳳湖見牕際龍岫微近矚層波漾遠睇連岡馳
嶕嵲曙雲裏瀲瀲夕陽時氣候非一狀游觀具在斯
之子謝維縶息景偃郊圻峯影墮書帙池光搖硯池
陋彼金門步敦此玉山期而我去鄉縣空林閉衡門
式窺登樓作益動歸田思

題鳳湖梧竹居

鳳去臺久空世已非嫗周誰知東海地尚想西康州
為重王者興庶希靈羽翮留種竹實下垂植梧枝相樛
風雲感期會牛斗懷匹儔於德苟無取此計豈良謀
鳳瑞固難徯人瑞當易求若士產衆雛結巢居上頭
朝啄玉山禾夕飲醴泉流坐看綵翮就起作赤霄遊
小將啓家慶大可昭皇猷碧梧興翠竹致此蓋有由

訪烏巒善不值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荅之三首

達士不羈世投身向寬閒出處一虛閣翠檻帶澄瀾
高懷抗塵表逸思窮玄間亦念泣岐客悠悠歡會難

又

青雲志已乖白頭玄懶草家貧無宿儲逐食在遠道
風霜減容鬢憂虞損襟抱不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

又

佳期詎可失況乃桑榆時居人忽不見行子終何之
暮色已凝嶼晴光始泛池默默就歸路益歎瓊樹枝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繚繞西城曲逶迤一徑通院深不知處日暮但聞鐘
蔓草沒光迹潛筠結影重噩公舊弟子亦住此林中

朝夕孰與晤二難言笑同弟兄世多有誰共得禪宗
稍約游山侶来尋汲澗蹤境幽慮自淡詎能承道風

王止善自鳴鶴来訪賦此以別

貴賤異今迹實友易前心況乃干戈際復此歲年侵
門巷久已寐劒佩非所臨洞識棄衰盛高誼畧浮沉
頹杜冊梯步見就碧川潯羈足恋歸影迷羽怯雛音
明發忽言邁幽懷浩難禁神交不在舊歡會當自今
倘遂卜鄰願遲子湖山岑

龜毛廬

倦游去朝市委懷在田園既悟執戟疲益知荷篠賢
夙晨飯牛出夕曛負耒還春作固云力秋斂未盈廛
求贏豈其願拙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氈亦良難

草心庵

息念謝囂俗滅迹偃中林川岑寓耳目丘壠曠形音
虛堂帷幔撤幽途狐兔侵戲班既成昔刻養空遺今
探囊悲識遠閉坎憶情深雖後三春景寧忘寸草心

題靜勝軒

端居觀羣動貴賤各有營刀錐競微利風塵逐浮榮
朝暮走囂市憂想恣神京氷炭俱在懷是非亦交嬰
不為物外纏獨有靜者情松門盡日掩山鳥繞舍鳴
捲幔風花落步庭春草生地遠慮自澹身閑心乃清
逍遥足為樂一笑萬事輕

題嚴氏蒼雲軒（嚴乃子陵之後故取雲山蒼蒼語名軒）

茂植有欝條澄源無濁流若人嗣芳猷撫境懷令猷
蒼蒼亂山出翳翳族雲浮何言姚江住不似嚴灘游
雨耕循近墅烟釣薄遥洲晨出庭户静夕息軒窓幽
第嫌古今迹永閒東西州悽悽百世心眷眷千里眸
存家子悵惘浪迹我衷猶忽觀述祖作秖重越鄉憂

題魏氏福源精舍在上虞夏蓋湖

虞耕表卿縣夏載紀山川前聖事多往後哲慶方延
偉茲鄭國裔弥曠李唐年運移澤謂竭家久禮益傳
直道遡前訓孝思光徃篇合宗懋民德通急拯時遺
幼壯尚沉滓末暮豈纏韋山游玩松月湖泛弄苔泉
地隔人烟迥天浮雲景鮮生應寄別業死竟託幽埏
名無汗簡録行有金石鐫毎覩穹碑煥蕪懷嗣子賢
欲知百世後當求千載前本固榮斯盛源深福乃綿
羨魚須結網不稼詎盈墟寫誠勵朋好世美非徒然

對春雪二首寄梧竹翁

常時寒已收今茲陰尚結惜此艷陽天盡付蕭騷雪
穿花適自亂雜雨詎成潔獨有灞橋人詩思益清絶

又

積雨已兩月飛雪亦二旬但釀谷中寒詎覩原上春
庭無鳥聲樂門有虎迹新君子萬惠愛應念卧飢人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忽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高氏墓廬頹垣敗屋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露醉就睡思亦佳甚獨惜孔昭葉君既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簷溜不絶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遶觀芳年謝坐厭清景遊幸茲舟楫具肯為晦冥留
空江已遄濟凝雲猶未收浦寒雨隨作蓬漏霰仍投
澄湖限遙境溢潦翻近疇急時暗促榜失路夜迷洲
老蒿泊洄曲童子棲浪頭僅尋空館息弥動羈客愁
鳥聲入簷急虎迹當門稠人咤久失主鼠飲新得儔
障牖掛衣袂燭竈爇薪樵宵核稍羅列醴醪聊敵酬

僕御競歡讌實朋恣吟謳外患悠悠逝中悄膺寥
已諧安集意洊為棲宿謀掃地籍藁秸解包出衾裯
棟淵訝潛滴礎潤驚暗流偃坐類屈蠖駢卧劇拘因
悶懷仍抑噫苦語重咿嚘默誓屏游屐嘉顧赴歸舟
陰晴分預卜行樂且復休第恨同袍友近在東家丘
窮年訂期約此夜關綢繆贊歡蓄良思依依仰清猷
茲會已云失何時復相求

舟次高錢遲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屢約湖曲游良辰輒蹉跎及今風雨夕一蒂凌寒波
遥遥度墟里靡靡轉披陀暫息泉上樓倚欄頻嘯歌
此時知心友德期在山阿儻侶倏之久不至淺如何
湖下對雨有懷天潮老禪
空濛暗遥甸淅瀝響高樹乍榮林表秉復洒重湖去
蕭蕭孤興發望望寒川莫念與道人期雲深不知處

留別白沙諸友三首

頻年接歌笑誰忍隔音形一為寒餒迫頓忘別離情
春帆已駕浦晨鼓亦摧程可得重相過同聽夜潮聲

又

別遊春寂寂分渚草離離徘徊折芳杜悵望失佳期
潮水有厭日客情無減時已矣心中事終遺與誰知

又

雨暗長江日鍾動寒城曙居人息深閣游子行多露
冥冥見烟花曖曖想雲樹不道絶游從晨昏自難度

寄秋崖講師二首

四窓舊弟子胡乃住茲山緣思竹一擊遂分雲半間
宗門資荷負衲子賴陶甄毋徒效前懿飢餐而困眠

又

涼風振乳泉落日照白鶴清境曠蕭條高增屬棲

談經仏為香說法花亦落何當棄塵勞来問無生樂

承天淵天叙二禪師下頋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相聞非一日相會在何年行道偶来過盡興復言旋
豈伊塵外迹合屏區中緣去就既殊路動靜詎皆禪
身名端可遣物累諒終纏悠：仰高韻默：阻中悄

七言古詩

揖月樓歌為陳節判賦

故人昔官東海陲舉杯邀月：不知故人今住北江湄開樓揖月於人無愛憎倏而墜兮忽而昇一昇一墜催人老人非靈仙安得與之久相好君不見漢家有樓號干雲又不見晉代有樓名伺星兩樓只今誰作主惟有明月曾照當時人當時人已失明月獨如故古往今来共如此仰看月光能幾度念此長歌雙淚流人生似寄君識不欲遺身世放情意除是登君揖月之飛樓月兮月兮於我亦何有昨照黑頭今白首昨黑頭白首可柰何且盡今宵一盃酒酒酣為問誰可揖世間只有此月心莫逆鄙生空揖隆準公汲老徒揖田相國達固無足取窮亦不足慕但願仙人降靈訣使我長與是月為賓主吾聞月中仙桂芳下有白兎所搗長生不死之藥方因君儻乞得千載不相忘

鄧婦謠為蔡毋賦

四明古郡控海隅黑雲壓城風振廬中有一婦貌甚妹年未三十郎寡居時泣血眼欲枯鳥啾獸躑助號呼旦夕醯莫絶復蘇春秋饋祀悲有餘哥不摧殘殞以軀白頭為有堂上姑：年既耄孰與娛孰具晨殽與夕蔬晝理蚕桑夜辟纑經營甘旨美且腴奉老

仍當撫我雛我雛未解膝下趍隻身鞠育竭瘁劬年
来能作及哺烏空堂夜靜簫影疎燈燭熒〻一寢孤
照容已絶翠與珠蔽體只穿麻枲襦人生在世不斯
須茹苦銜辛何太拘天地立極聖有謨重茲首教自
古初或始乾坤或閨雎民彝所係理豈誣濮上桑間
俗易汙稚舟所詠絶代無紅顔皓腕滿路衢容不媿
德徒區〻卓哉此節誰得如里巷遺輝日以敷褒題
況復有文儒芳名好與金石俱我固頑然一丈夫貞
節傳中書不書貞節傳中書不書

丹丘先生歌

丹丘先生好仙靈自言手把天地扃雷公電毋聽使
令衆真仰恰通丁寧時秋員霙氣不清海頭八月神
濤傾天河咫尺連滄瀛風號雨餓不暫停雲林老臣
却纏腥欲召群仙来降精柰此淋淫時所丁海嶋嶽
姥濕輪軿丹丘先生溫上征坐驅羽駕逆雲行赤龍
勝御青鳥迎手執芙蓉朝玉京告道祠官竭精誠冀
陳脩姐靈爽呈天胡奪是兩眼睛有光不照孤孀情
頃之颷風翩以輕旗旄氛氳擁飛旌口含天語悄無
聲為臣特借三日晴扶桑暘谷曉曜頼百神雜沓天
路平丹丘先生下太清首戴瓊弁被玉纓望中恍惚
儻若驚訇然向我振威獰曷不從之學長生

游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為醉歌

石林古村欝深窈幾處樓居揷晴昊主人喜我携客
来隔屋頻呼酒家保老来厭受樊籠束十日山行恣
幽討世間萬事良可知一盃且此開懷抱座中高士
毛雲莊滿腹詩才闊葩藻自從偕我林壑游浮白幾
回驚絶倒況逢地主亦善詩時出新篇慰枯槁安得
思如劉沈輩席上同吟醉歌好窓螢月練愛宵遲棲

度日車嬾曙早衆賓固盡新知樂賤予獨懷心慆、
有家遠在越水東数口漂流千里道身心已同風撼
木壽命何殊露垂草柴桑未返彭澤翁同谷空悲杜
陵老好與磵水添酒盃盡把閑愁醉中掃

胡仲孚為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世間誰是冊青手神妙如君不多有一朝来訪逆旅
中戲拈霜毫貌予醜人生落地無常身紅顏幾日白
頭新況當萬死干戈際豈有丰神堪寫真胡君胡君
眼如電席上乍窺如慣見二毛既已發天機五采亦
復閟生面試拂亳青鏡銅時、鑒我憂世容雙眉
交攢兩肩聳以與此圖標格同聞說朝家畫麟閣褒
公鄂公無處着不從當代寫英雄却向窮途繪老翁
老翁醜狀固無比一種孤高差足喜里巷從今
仙慎勿取錢盈二千

海隄行為葉敬常州判賦

海潮淼、海雲黑幾處居民遭墊溺豈無精衛填石
心海水無情誰敢敵餘姚佐一文儒射策到来膽氣
氄手搥大鼓名丁壯誓作長提倫不虞以行令奔
喧百里奮鍾紛紛集如蟻聞符府檄適復至以賦来
從無遠近伐山鑿石條有聲盡道轟雷動地鳴靈胥
聞之尚瞻慵天吳值此定心驚頃之地脉異疇昔海
口夕明見山骨新隄萬丈與城延怒浪狂波爭不得
從茲疆場永奠安黍稷桑麻應釁然當知擊壌行歌
日絶勝乘濤悔過年牧童每指村中路郎是前人沈
溺處念功既許髫齔識追恨惟容髑髏語姚江渡頭
夜泊舟夜聞南岸聽儂謳鯷墾鮫洲盡耕作葉公為
以孰與儔古有白公及鄭國引渠溉田足民食二渠
已廢名尚傳況乃葉公今更賢葉公事業海同久海

偍可壞葉公之名不可朽

蓬山新樓歌為方德盛賦

達蓬名山控海壖東望咫尺蓬岳連是中樓居高揷
天雲籠霧鎖巢神仙左蟠龍岫角鬣亂全右挟鳳坳羽
翼翻澄湖前浸類鑑圓層崖後擁屏障然一峯来朝
屹不遷班押海國瀦為淵昂堤伏岸深扃鍵鶩濤駭
浪矧歎前彼樓突起正𢑴偏中窺倒景窟宅專危亮
上矗拂斗躔雕闌下俯隘幅員綺窻形檻燦相鮮曲
房窓閣極邃延簷間古樹森戈鋋簷外老石寒飛泉
朝嵐夕靄掛復懸剛飈浩氣噏欲穿芙蓉城闕特渺
緜瀛洲殿閣同精甄老仙兩鬢白以玄時〻陟降跼
背肩鸞鞭鶴馭来蹁躚東公西毋悅後先下觀塵世
直螘蝝广居竈食羅屋櫓亦有囷食列町疃饔腥飫
腐吁誰賢况復年来逢世癲滄海盡漲成桑田白骨
被野血被川弱者死飢勇死權老仙處此私自憐念
精養神心益厲仍悲凢質費陶埏毀〻甘為帝所梢
伊予沈痼久未痊丹梯百尺愁扳緣顛從老仙乞數
椽今其一宇割中邊老仙怖我坐臭羶弱水幾廻風
引舡 容斗室混民編織胃何由猛滌湔幸就道眼
雙炬燃常時照我不我懲我參我叩志倘堅靈科秘
訣終使傳食瓜嘆棗度年〻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至正以来畫山水祕監何侯擅其美帝御宣文數召
見抽毫幾動天顔喜有時詔許閲內儲名筆班〻世
所無王吳李范已心識餘者山堆皆手摹海內畫工
亦無數才似何侯豈多遇權門貴戚虛左迎往〻高
堂起烟霧人間一筆不可得門外車徒謾如織葉君
使還親集送乗興始肎留真迹于時在座揔儒冠

鄭歌聲晚更妍豈無片語道離恨見侯之畫筆畫捎
此畫携歸在鄉縣萬壑千岩眼中見却憶都門送別
時回頭磐觀西山面莫言短幅僅盈咫遠勢固當論
萬里既似山河月裏明復同衡霍牖中起葉君眼力
老愈光愛之不減雲錦章年来行橐盡拋棄惟將此
紙十襲藏何庸有客披圖正傾慕北騎南轅倘相值煩君為我致毫素請侯一寫滄州趣

此畫乃葉君孔昭為南臺宣使時以公事走京師
秘書監丞何侯思敬為寫以贈而畫上所題鄭仲
舒盖孔昭同門友時為國子博士其王周卅則孔
昭居胄監時同舍生也時為翰林檢閱章甫亦窘
游京都與孔昭深友愛一時交舊皆文學之士而
思敬翰墨尤號知名孔昭既重思敬之所作而又
以諸君子之會合不可驟得携歸故里請予詩之
而併識其始末于後覩圖盡之如新念游從之日
遠孔昭安得不慨然于斯

題顧氏長江圖

天下幾人畫山水虎頭子孫世莫比何年寫此長江
圖多少江山歸筆底巴陵三峽天所開遠勢似向岷
峨来洞庭蕭湘僅毫末楚客湘君安在哉江上一朝
風雨急老我曾来踏舟立斂枻既聞潭畔吟抱琴復
聽竹間泣別来幾日世已非忽此披圖憶曩時早知
避地多處所昔逐紅塵千里歸林下一夫巾屨似亦
有舟人與漁子能添野老烟波裏便與同生渡同死

題出射圖

玉門関南百草腓玉門関北闘兵稀邊頭無事馬秋
肥將軍出射沙塵涨一胡擾鞍執大旗翩然前導疾
若飛一胡引弦如附枝一胡放箭：不知後有兩胡

感騎迟側身拔鏃恐鏃遺玉門關城迥且峞魏一時士
馬何神奇我来塞外按邊陲曾揮此馬看君騎為君
取酒盡千巵醉裏爭誇戰勝歸到今已是十年期畫
家所寫是耶非却憶當初親見時

題打毬圖

群胡擊毬世未見人馬盤：若風旋場中一點走如
飛三人躍馬爭先馳兩人翻身驚且歎前視後視迴
迴轉平沙感踏黃入天肯使蒼鷹飛向前身忘激射
但狂走未知毬落誰人手君不見秦失其鹿人共逐
劉項雌雄紛翻覆

畫馬歌

吾聞唐家有馬名胡騧寫入尺楮百千秋是何華力
妍且勁眼底飄風、畫龍性此馬曾經百戰来豊姿逸
態何雄哉功成未受伏櫪恵愁對青騾若相語隰公
愛馬兼愛畫市以千金豈高價流傳幾手到南荒夏
贇兄弟今襲藏年深物化使我傷驍騰無日徒遇伯
樂與王良

表君庭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為
賦長句

有客訪我城東廬手持何侯山水圖乍向高堂一披
覩已知筆力天下無老我愛山兼愛畫對此心神忽
俱化得非鼓枻過蕭湘無乃枚藤上嵩華野亭倒影
浸江清耳邊髣髴聞波濤聲漁子蒼茫泛舟入林翁偃
僂渡橋行因憶良工繹思屢元氣淋漓滿毫素豈但
胞藏萬丘壑西極南溟隨指顧驅山走海何雄哉滿
堂空翠揮不開丹丘赤城意縣邈蓬萊弱水情沿洄
何戾天機深丹青世無敵自從揮洒近天顏林下何
曾見真迹年来喪亂走風塵始為賢豪下筆親王吳

未可誇神逸閒公致譽安足真與客傳觀懽未止却
歎何疾今已矣卷圖還客休重看世間夢境亦如此

鄞游蒙

五言律詩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經金繩廢寺

寂寞唐朝寺頻年客到稀空山孤殿在荒逕一僧歸
苔色驕秋雨松聲振夕暉驚烏初有託近亦出林飛

鄭城逢故人

一別無消息誰知住此城忽逢難面認驟語各心驚
身世丹秉析干戈白髮生憑君陳往事相看重含情

客中守歲

旅館坐寒夜條風已轉晨絶憐天畔客虛負歲朝春
綵勝承恩舊金錢問卜新妻兒千里外應亦念行人

挽章處士

處士家何在棲遲傍海壖園林行迹滅風物畫圖傳

墓入採樵徑山餘洗藥泉聲名身後著猶賴子孫賢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道路離居久鄉関入望賒此生渾是客行處即為家
闢徑全栽菊分園半種瓜終知多失意身世一長嗟

又

携家東海上三載滯還期髮為多憂白身緣久病衰
物華誰復對榮累不曾離幽事關心極惟歌二妙詩

自述二首

事業此生休遑遑今白頭一年看又盡數口轉多憂
醉憶山公騎寒悲季子裘妻兒重相見說着也堪羞

又

家無十日程歸計苦難成為客憂飢餒頻年仗友生
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

歲暮感懷四首

驅馳三十載身世竟何如人老憂虞裏交疎病廢餘
鄉邦書未迈湖海歲將除後夜燒燈坐依然歎索居

又

移家東海上泪没度危時草市腥江鮑民居雜島夷
衣冠隨俗変姓字畏人知保已無深計翻言命可短

又

已被虛名誤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
往事溪雲外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

又

自我離鄉井棲栖又十秋一身渾是累此世可無憂
道路誰青眼風塵自白頭但求歸葬地餘事總休休

客居三首

豫作全身計遠投東海行地偏惟養拙歲久未知名
苔徑當湖闢柴門逐水成牧童時聚笑窮老一先生

漂流何所往寂寞住湖陰道路無知已飢寒亂此心
草枯春牧遠浪闊夜漁深敢憚艱虞事衰年自不禁

又

寥落空山裏松門晝亦關江鄉千里隔天地一身閑
聽雨多臨水看雲長傍山自今幽思熟無復歎時艱

辛亥除夕三首

耿耿家何在悠悠歲又闌十年東海上千里北風寒
衰鬢隨年改愁懷借酒寬何鄉為樂土身世各艱難

又

湖海風雲暗道途霜雪清如何一年盡翻使百愁生
俗薄乖留計時危緩去程家人團坐夜應恙旅中情

又

移居湖水上已是一年期客路頻辭歲家山忘別時
庭寒無鵲噪春近有梅知此夜傷情極栟觴懶獨持

哭楊大章先生二首

家紹文元學身安原憲貧世方推獨行天忽奪斯人
客路誰傾蓋湖堤幾詠春回看攜手處不語自傷神

又

近到楊雄宅徘徊至夕暉那知三宿別竟作九原歸
許劒嗟何及懸床事已非秖應重過日獨泣向空扉

三日前嘗訪先生慈湖之上蒙留飲至日莫不聽去酒索予數藥方且言必親至而密受之

故有許劒懸床之語

訪止公於文溪

杖錫游茲地過從動隔年已無離別想那有去来緣
心事青山外禪機白石前偶来非道意敢借慧燈燃

秋興五首

野色蒼涼日自斜海城故壘隱悲笳人間已退三庶
暑天上誰乘八月槎晚首風塵秋有淚側身天地老
無家杖藜獨立清溪上愁對歸鴻沒暮霞

咸陽城下動秋風落木蕭蕭漢苑空太液曽聞駐遊
輦上林誰見弋飛鴻王侯第宅蒼茫外錦綉山河感
慨中関塞只今無夢到白頭吟望思何窮

唐朝宮殿面南山帝杜曽傳尺五天馮翊郡連通兩
露崤函地關接風烟隴雲秦樹空今日哀草斜陽異
昔年世事紛更共如此豈復見後始悽然

鼎漢宮今見泣銅盤荒詞猶記雙龍柱壞埒曽傳乙
鳥壇為歎興亡腸易斷不須登眺傍高寒
露下碧梧秋氣深天時人事共蕭森海流不盡哀年
恨節序祇添故國心千里還家知幾日十年逃世至
于今芳樽美酒無人共安得愁中滿意斟

偶書

自從北渡浣紗溪十載家山入望低失學已憐元亮
子長齋應愧太常妻百年世事醯雞変一夜鄉心謝
豹啼却向歸途望遼鶴白頭和淚寫凄迷

憶鶴

年有賦投老江湖生事微隱身草澤接交稀情同栗里陶彭
澤形似遼東丁令威紅日曉迷滄海樹白雲秋老故
山薇墻東野客心同苦幾度相從話夕暉

寄沈隠君

故人家住白雲隈占此崔盤與澗廻風挾水聲歸逕
竹日将山影上堦苔律書在篋身同棄瑞檢堆床手
自開聞說蓬瀛從此達好騎白鹿訪君来

庸道既別云自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何事扁舟此問津似君標格邈難親聞聲舊識尚書
履屐迹今裁學士巾鳳口水深湖沒路龍頭山暝雨
隨人遥知兩地登臨處念別各傷無限神

晚至永樂

江干細路走羊腸遠逐鐘聲到上方水竹暝時雲淡
淡逕松深處月蒼蒼佛廬夜續傳燈火僧榻寒薰小
篆香何用別尋天竺去人言此地即慈航

題永樂寺水竹居 先師柳待制嘗訪巨長老於此

一上高樓恨有餘登臨事往竟成虚已無閣老履約
迹徒認匡公水竹居珮玉聲流池盡處琅玕影動月
来初從今便結東林社曉鉢高擎老衲如

同淬用剛登甘露寺

丹梯百尺護苔紋境有仙凡此處分殿影悦從天畔
落磬聲彈向竹間聞山緣龍出饒青靄峰值雨微多
白雲扶錫又登高閣去無端詩思忽紛紛

李帥家烹鶴見餉

星菊 李盤石家菊有同本異花一紫九黄者

千年端有化胎無一旦烹来野鳥如身死獨遺沙苑
白榆歴ミ掩穹蒼誰種群星近畫堂太乙好隨孤艷
榮天津錯認九葩黄根株灌溉元同品顔色參差忽
異芳自是君家多瑞物作歌從此詫芝房

瑞蓮 李盤石家蓮有双花並實者欲以是為記

是處秋風滿户庭誰家猶有瑞蓮生双開自昔聞連
蒂並實于今喜共莖不學兩妃爭寵態惟含二女望

君情李侯忠義天倫識好榜新堂為勒銘

五言絶句

題蕭湘八景

洞庭秋月　蕭湘夜雨　山市晴嵐　林端曙未分暫出猶衣濕況乃趁虛人　漁村夕照　平沙落鴈　遠浦歸帆　煙寺晚鐘　江天暮雪

皓氣澄素流況當湖亞秋舟人夜半起倚遍岳陽樓

西江思已悲入夜聲轉急還憶在荆南卧聽湘妃泣

岩上光已合日落川光暝一舟横渡頭心期逐漁綱蕩然俱

聲傳孤渚迥影帶夕陽微為有驚弦意欲下復遲疑

遠浦歸帆

楚客去鄉久還家未有期杳杳長江上誰遣一帆歸

煙寺晚鐘

冥冥景尚昏隱隱聲徐度山僧方遽起忽聽錯朝暮

江天暮雪

遠近忽同色安知江與山一棹在中流不敢過前灘

七言絶句

駱鄭二君子見訪賦絶句八首

賓王遺韻至今存自是儒流不易門詩卷若還題二

妙齊名獨有廣文孫解后結比隣相交自可到頭

客路誰為骨肉親兩君能望君花亞開聞訊欲来相問

白世亂還家有幾人前時過我菊初栽此日過山犬吠荆扉青苔黄葉無人

訊隔墻幾次候新醅獨住江村客到稀忽聞

掃賣藥兒郎竟未歸
欲具盤飧飽故知村荒市遠只隨宜家人不解艱虞
事猶想客来如舊時
兩袖龍鍾雙淚垂故園幾度入愁眉相過莫說未歸
事一段傷情只自知
白首相逢能幾迺羨君又作等閑来明年此日知何
處且向空庭嗅落梅
憔悴江湖一病身心交盡日話情文只愁又向溪橋
別後度行来重憶君

旅懷五首

自昔操觚逐縉紳也曾白眼看時人年来黜檢平生
事海角天涯一老身
春半家書預作期長兒十月送寒衣江空野曠無消
息踏遍蒼苔又獨歸
家多子債幾時還世路悠悠歲又闌前月山妻書片
紙為言淚淚不曾乾
數口迢迢寄海邊卿心客計兩茫然老妻豈患未歸
意將謂飄蓬遂似徃年
獨向荒村歌竹枝寒烟暮雨不勝悲平生一種凄涼
態豈料偏歸老大時

題赤壁圖

千載英雄事已休獨餘明月照江流畫圖不盡當年
恨却寫蘇家赤壁遊

題張藻仲竹木

不見張生已六春筆頭何事轉清新鳳毛染得龍池
兩寫寄寒林獨立人

題四皓圖

欲向商山歌采芝白雲望斷不勝悲高人只在丹青

秋風共奕棋

題畫

憶向江湖歎暮秋泠鳧晴鴈共汀洲數株古木寒依水亦有啼鴉在上頭

五言長律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剛迹遐山邑投身傍海城驅馳悲世事出處愧家聲學術元求志文章豈為名前途迷軌轍末路玷簪纓藩國羈疎冠衣冠倫老成乾綱遺久紊坤軸值旋傾朋舊千家淚妻孥兩地情風塵齊國往雨雪海邦行紀晉慚陶令依劉悞祢衡世偏欺逆旅天亦薄遺氓陋巷棲顏闔窮途哭步兵桐君方避姓越客豈通盟壯節雙寒鬢生涯一短檠道寧隨世屈身自向人輕孤矢乖前志干戈送此生何心歸故里浪迹寄遥程

婦怨憐蘇子男婚憶子平携家期浩蕩逐食歲崢嶸雲海望中白雪山愁畔清寒天催日短窮臘逼年更感激芳時謝淒涼老思驚客牕歌一曲涕泗下縱横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暮雲凝黯黮曉雪墮縱横騁巧穿牕痛乘危集棟甍挾風潛作黨雜霰散暗分聲綴柳如欺弱縈梅似妬清銀盤浮石出縞帶逐車成增勢初堆岳含光復洒瀛即卑循避污飄急未忘爭細度歌帷遠斜侵舞袖輕試深笻屧擲驗密手頻擎裘樹形披介摧篁韻嘯笙堞遥迷睥睨岸斷接坳泓鑄陳仍掩高低故故平陵鋪看象闘庭積羨猊獰林寒催雀聚簷白誤雞鳴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照曜連金闕微茫混玉京鳥輪埋欲沒鼇極壓將傾敵歲先期見豐祥此日呈及時銷癘疫潤物達萌生列賀喧朝貴騰歡沸野旺

第嫌災困約仍訝助驕
風流梁苑宴悽側灞橋行亦有離鄉客遠居邊海城
底穿嗟履屧路斷歎閒
映書空舊習授簡豈前榮倘望勞晨策吟哦費夜檠
枉煩歌玉樹寧許婉璇英刻畫移群象搜羅憶五兵
身孤慚待伴思沮詫善明聊示輕微體殷勤比贈瓊

笑汪遨齋二十四韻

詩禮趨庭日風塵筮仕辰獻荊思報國捧檄奠榮親
肇典冊陽校旋蘇海邑民漁益千古舊弦誦一朝新
浩蕩王綱解艱虞國步屯遂令娛綵士幾作負羈臣
天地裨忠孝雲生獲隱淪陶潛猶紀晉黃綺肯歸秦
體病相如渴家傷原憲貧將何具甘旨併窘奉晨昏
善事行驚俗高居德照鄰儒言存道脈野趣任天真
里巷稱耆艾鄉邦禮縉紳時方瞻故老世忽矣斯人

莫駐桑榆景翻全寵辱身聲名應不泯傳播必殊倫
循吏光前史文場殿後塵遺音悲賈鵬絕筆歎姬麟
有客含情切長途洒淚頻知心遺鮑叔文誼失陳遵
零落今如是襟懷孰可陳未懸徐墓劒空憶漢江綸

歲除示姪十六韻 時將游西湖

獨立西風裏老吟東海濱此生何所託歌罷淚沾巾
客裏光陰速天涯道路長漂流知幾處奔走已三霜
似汝年猶壯如余老乏傷應慚謝氏父徒憶阮家郎
識曠惟游衍時艱可藎揚第須依竹徑未用羨羅囊
卜賣嚴公術醫抄陸姓方暇仍研史冊閒亦愛詩章
運至終超達道窮姑退藏晴窻開藥籠雨館倚書床
若水支：綠淞雲片：黃客行隨處是旅食在身疆
白首摧頹甚青春奔迅將頻年同患難此去莫淒涼
木德迎新節條風撫歲陽萍踪如可合處困更何鄉

哭揭秘監三十四韻

試續儒林傳之人迹已陳歸魂鍾阜夜復魄董溪春
憶昔初觀國乘時蚤致身家聲漢司馬冑教古成均
學術諸生識才華六館親南宮然燭夕北省聽壺晨
秘閣詩書舊容臺禮樂新討論抽邃典制作邁常倫
信是閨中彥端為席上珎春官方載筆東郭已埋輪
鵰鶚期高奮驊騮且遠巡薇垣蓮幕客烏府繡衣人
豈獨司喉舌猶應領縉紳青冥來健翮滄海起脩鱗
王氣幽州歇妖氛國步屯依劉西適洛恋闕北過秦
賈傅俄悲鵩宣尼竟泣麟風塵辭組日江漢負羈臣
殷士皆登用黃公獨隱淪黍離興歎切麥秀入歌頻
牢落征途上飄零甬水濱時艱憐子孝歲儉感妻仁
我羨陶元亮人誇賀季真如何遷凋謝況乃久邅迍
已矣成長往哀哉付劫塵黔婁衾不足原憲數方貧
筆冢名空在文場事已泯行囊猶蕳牘旅冢但荊榛
聽雨嘗連榻吟風更接茵玉山涵遠潤金井漱餘津
白首論交地黃泉訣別辰分財悲鮑叔投轄失陳遵
北海誰求隱東都罷對賓向来知己淚霑洒湍衣巾

聯句

對菊聯句

翡翠剪秋葉金瓊鏤寒英 良 駢枝競戢戢植幹紛亭
〻 翰 逞芳固的皪闘媚益晶熒 璜 幽姿匯人造逸態
諒天成 轅 傍芽萌糜孽乳蕚孕懷繃 温 螫虎縮逗翳
痒蚝枯揭莖 良 遲倩飇陣颸疾役雷輥轊 翰 拏櫨互
雜沓跋檻進紛爭 璜 秋榮恣姽婐春燊失嫈嫇 轅 瑩
奪鵝肪賵飛攘鷗毶輕 温 韻冽帖踈宄跡秘慰靄倉
良 魏書奉延輔鄺水滋甘馨 翰 締芳笑蘭友論雅傲
梅兄 璜 搣〻感餘鍛釆〻憐孤撐 轅 譜之已百品詠

之復千名 温或繁若朝弁
霰或燦若羅星翰或赴若
若甄豆或聚若輪軿轅或
或鮮如鷺振或悴如魴頽
仍翰或翩如春蝶或熠如
如氣盈轅或揚如袂舉或
或衰憂若醒良或即階陛
士逸或儷節婦貞璜或翔
詭天姥巧或覘地媪靈温
良用酬我嘉節来踐爾佳
巡行璜摘鮮盛梨栗傾濁
噤腹膨脝温陸味萃南品
樂復哦千古情温句奇媲
闖接武格鬬掀鏖兵翰味
幸薑桂忸語險魋魁驚温

懼敵迹屢屏懾敗眼頻瞠良籍湜走且躓郊島殆復
寧翰尊卑異川岳清濁分渭涇璜遐思時躇胃凝睇
靡瞴睛轅碩慚駑駘力莫抗騏驥衡温四美已云具
二難亦既并翰愁去踰激失歡来劇抽絣璜即此成
放曠何用困拘停良永緝婀娜佩庶濯塵垢纓翰

出游聯句

杪秋劃澄霄遊思躍然動良林颸迅而清川氣漾不
滀翰宿期凌流灘晨集侵暾曦轅趨程指悠邈屏務
遺倥傯源興挾康樂高志激孟賁勇良筆床黄帽賚
茶竈蒼頭捧翰放櫂闖鷁飛颺帆接鵁雛轅始循並
縣山尋憩横江隴源午分魚石蹤暮合龍阜踵良谷
烟被冪紗階月踏流永桑翰投院誇舊知開筵樂新奉
轅宵嫵墜露繁曙覺堆崖嵐重源塔訪湯師銘空謁先
公塚良綵岩何業发雨徵何巃嵸翰崖寺跨蜿蜒江

檻縈蝃蝀韓藍水碧可通蜀山青忽擁良門羨登龍
榮席矜烹鶴罷翰話離憶沉淪語迹愧荒茸韓纓緌
已駢集刀珮亦琿琫源既覩朱扉虧復瞰清泉涌良
兩彌耳邊來雙峰眉際聳翰虞宅址空存袁墓木已
拱韓委蛇訝客閑叢脞笑僧穴源金繩憩宿倦石林
動新竦良大著孕璞玉賢孫耀珪珙翰德邁東家丘
義壓吾邦勇韓堅留馬就縶強別因脫拳源竟忘漏
艇危直迴夜潮洶良崙霞倂器歃頹蹶同駕要翰二
賢首騰踔小子繼跳踊韓江瀾水翻翻雲黑天朦朦
源爾濟膽固懾決去心益慢良孰書拯溺勲誰息扶
倏鱘翰迹離魑魅驚身出蛟鼉恐韓叩門氣始振即
館語猶怕源儒服漸林立實墀竟川壅良爭看麟一
角共譽龜五總翰吐辭超鮑謝剖智駕晁董韓舫齋
窺囊檻蘭室睇今棋源困僮屏屢觸醉侶酒頻喠良

屈伸付蚘蠖聚散等蠛蠓翰歸情蕩躍鱗別思眇抽
蛹韓筆耕期已駛詩債事尤氄源雲莊充昔贖雲林
跋初匯良唐生竟神駭洸子亦聽悚翰畫軸卷入檐
書冊収貯籠源磬折向蒼茫矢躍超邃須良仰視雲
畔鳶去逐烟中鶴翰到家跳夜尾入室響寒蛩韓後
會知何時余髮已種ゝ良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七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鄞游藁

贊

滑伯仁像贊

貌不加豐體不加長英曄曄其學也昌蚤啄詩禮之精華晚探素難之窈茫推其有立以防世而範俗出其餘可以滌藏而滿腸是故知之者識其隱身遁命之老儒不知者以謂醫師一代之良而已矣若人也其亦游神二者之間以玩於世而卒迈於其鄉者耶

汪縣尹像贊

於維汪侯民之父母有猷有為有學有守遭世中危高謝以歸子職克脩臣節靡虧時行時止名教之美我瞻侯像其顙有泚

項彦章像贊

倬彼項君侃：恂：實聰而懿實藝而文方躡履霜
臺羽忠翼仁復飲水上池以神異聞厲濁為清　秋
作春是扶是極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
出塵其應世也慕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任尺蠖之
屈伸倬彼項君為世令人

章處士像贊

有鳩者杖有鶴者裾雲谷風溪以游以居葛天氏之
猗欤夏君克儉克勤克昌于家克厚于倫謂我弟兄
一氣之分如彼手與足豈伊異人我居既商我財亦
均一家之內孝友如春

夏祥甫像贊

降旌書于海之濱既表尔門仍復尔身履張蹈陳永

帝曰尔民為我國鳳麟乃

世有聞

哉冠褒衣鮐背厖眉飫以躬也春陽其煦秋霜其厲
亦以容也行脩於身譽著乎人道之充也不榮以禄
惟裕以福德之鍾也覩是丹青猶有典刑為士者之
雄也

趙太初像贊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有粹其容有迪其道志慕羲農學原黃老奠衣糲食
四十星霜氣清色澤神夷體康游心太初鍊形大化
混沌鴻濛作我廬舍忘世之濁去而上翀俾尔孫子
睹瞻冲風

趙母戴氏真贊

翼：戴宗積慶自躬誕生淑女于趙之從髮髽哉：
副笄童：居兩族間有德有容其德伊何孝敬是持

父母暨姑恙由此推乃揚婦則乃慎母儀曰子曰孫
咸仰惠慈恩陰義萬燕及姻族有呱者孩曾不異鞠
爰暨一下人恙資愛育寒不泣襦飢不號栗行既孔仁
復粹而淳慮不越閨聲不聞鄰内安恭順外絶忽嗔
黨里是賢況其嗣人賢而克壽益自天佑爰肖容儀
以貽厥後弟述贊辭庶幾不朽于千有年婉彼軻母

羅氏五老贊

於惟羅君天錫壽耇有年有德五老之首化行同氣
澤被後昆龍光下燭爛其盈門
於惟羅君世之列仙庞眉鶴髮弟後兄先堂露春風
門露恩雨凡爾後人永踵遺矩
於惟羅君貌則孔臞實肥于義德與齒俱既和同生
亦鍾令子洛杜之榮席其在此
於惟羅君既富而壽亦葛友恭其德克懋廣顙長身
幅巾深衣望之儼然咸仰令儀
於惟羅君實惟李氏昔也孤髮今焉暮齒施以孝友
式纘聖謨茫茫海隅用敦薄夫

塾居生贊

郁乎其文美乎其容粹如白璧穆若清風四明文學
不足以啓其武三山儒墨昌足以大其跡噫此蓋治
世之元龜亂世之卧龍豈宜長居於九野久蟄於三
冬也耶

劉貞逸像贊

有倬劉公克孝而敬縱覽群言以充其行謂當盛際
歸忠于君頌斂猷為作世隱淪載烈垂休實昌厥後
象笏朱衣曰兒宜受亦既有子而又有孫我瞻遺像
永媲德門

李仲賓像贊

肅：霜臺正百司也其綱一舉萬目隨也誰其履之
天子眡也亦有賓贊輔德威也彼美李君何頌：也
貌則孔莊心其柬也踈強翼弱名四馳也群姦所嫉
善類歸也食元之祿既有為也服必時制矢靡移也
式觀斯像俾我祗也起為之贊匪溢辭也

陳文昭監丞像贊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為毋為父
侯實以之蓋於治民去其敗群餘恙子之彼或其訛
我戈是荷四國倚之一忭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
朝嘉乃績好爵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覩厥所行
誰不豔之後有董葦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九靈自贊

識字不如楊子雲摘雠不似沈休文胡為而有沈之
瘦胡為而有楊之貧觀汝之生蓋視汝真以不死不
活之眼而欲覽八詠之風致以半飢半飽之腹而欲
叱四賦之清新此所以亂牀敖優孟庳中郎於虎
賁也乎若乃處榮寄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
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向則於二子蓋庶幾乎無
愧

趙太素像贊

鬆兩鬢而不言孰知其玄幻凡質以為僊孰知其然
惟天若全是以能永年是蓋浮天一氣之先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君名渡字元膺松風其別號也胡仲厚氏為寫像九
靈山人贊之曰

以兩眼而窺六藝之奧以一心而究六伎之精汲汲
乎其成已之志拳拳乎其濟物之誠得一善有以澡
身而浴德援一毫可以起死而回生是故知之者識

其為吾儒之老成不知者有以謂擅夫一代之醫名而已矣雖然此皆淂其粗而語其膚者也彼其怡神浩劫之餘游心太古之初忌者之所不能毀附者之所不能諛恒嘗讀其書者於此復覩其圖焉然後知其老不枯賤不汙身之臞而道之腴乎

錢春軒像贊

顯：昂：如圭如璋矯跡詩書之府榮勲翰墨之場豈所謂朝薦公車暮縮朝章以飛聲於金閨而致身于玉堂者乎然乃袖補天之妙手祕醫國之奇方郎湖山以嘯傲弄雲泉而相羊是殆弁髦功利螻蟻侯王如黃牀度之在漢賀知章之在唐也

真逸處士像贊

我觀若人質秉柔剛秋氣颯乎毛髮春風入其肺腸化行閭里而至等公侯於蟻蠓改布家庭而直陋功名于粃糠是蓋築和義以為基居孝友而為鄉者也當其弄雲泉以游戲即丘壑而相羊但見清郤松林之風華奪雲錦之裳而不知澤被民物光煥朝章者殆各夢而同床也耶

菊村先生表君像贊

體貌之庬然氣宇之昂然泛學海之汪然倒詞源之滂然以爾為儒林之隱豹耶則當献藝於者垣以爾為仕途之逸驥耶固已放志乎雲泉矣嗚呼若斯人者是殆不忮不求以從容於出處進退之間乎

表廷玉像贊

以一心而涵今古之秘以兩目而啓天地之關知人之所不能言奪造化之玄妙定出處於機先既轉禍以為福亦化愚而為賢求其為人殆孟子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歟

雲閑水止不足以語其道山包海容不足以喻其量若乃求泡影於幻身寫圓光於頂相又豈足以擬其人而盡其狀哉噫此所以名飛縉紳之間行出緇流之上不為物外之津梁則為法中之龍象矣然師之所至亦豈止是而已乎

風光軒贊并序

天淵禪師居二靈之風光軒方外友戴良謹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聽聲以耳觀色以目何有風光揭名于此風出乎谷光或在湖各異相如盤走珠有大比丘一笑而會聲色不離觀聽罔礙于時此老晏坐軒中是心廓然同太虛空同太虛空非愚非慧軒居已忘風光亦棄

銘

慈溪羅彥直以家多美竹顏其堂曰竹所徵予銘并序

嗟乎竹植物中無芬香所以悅吾鼻艷色之可悅而彥直之取之也何居然芬香所以悅吾鼻艷色所以悅吾目而香不芬色不艷者乃所以悅吾之心也則夫植物之可取其有過于是竹者乎雖然世之人以芬香艷色役乎其心者亦多矣予懼彥直所取之不固也銘斯作

孰花匪香孰草匪色君豈惡此而竹斯植問竹之香香則孔清孤竹伯夷露;其名問竹之色;亦甚美綠竹武公其文斐;王稱此君白謂似賢其色其香莫或比焉伊羅氏子重虛而且直曰芬曰艷豈為心役既顏其居復勒以銘庶懲竹友以振德聲

槐軒銘

沈剛用柔揭其宴私之室曰槐軒屬予為之銘：曰惟沈所廬于山之南有軒翼：有槐潭：沈曰其嗟来尔子孫洗心澡慮聽我話言我築我軒尔居尔息昌視我槐以荷尔德：以為根學以為枝根固枝蕃德貽學斲伊仁伊義尔採尔踐曰詩曰書乃厲乃勉譬之植槐土厚壤肥泉流雨露以溉既以滋有不蓊茂時乎永至月益歲增吐黃含翠毋折尔枝毋撥尔根庶幾百年其陰蒲軒三槐王生厥德靡競至于魏公與槐棋盛尔遵我志用謹封植婉德于王必世乃食噲：斯軒槐以為徵匪三公是慕惟德之承

種德堂銘 并序

餘姚張與權家有種德之堂蓋其祖父俱以善醫惠及其鄉人至與權十三世矣與權復挾是術游明越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越人其為製銘詩二百四言使揭諸堂上朝夕覽觀以勗其德云有堂渠：張氏所闢維彼張氏世種以德其德伊何啓自古昔法以陰陽和以數術是鍼是砭是湯是熨濟我天札起我痾疾讓不責報奮不遺力祖父後源子孫流澤有此室廬綺窓畫壁門多車馬庭有履舄豈堂之華惟憶之飾噫古神聖總天立極其養生也教之稼穡其救死也詔以藥石既曰對時亦云育物是德實深實厚實碩匪前曷作匪後曷述人亦有言種而後獲毋謂松柏必培必植毋謂黍稷必艾必鉏累世之慶一夫之積我銘之徵永矢無斁

拙守齋銘 并序

會稽王漢章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之裔孫也見世之玘于窀者或至喪身覆家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業而題其齋以示警九靈山人繹其意而銘之銘曰

物盈兩間則萬斯有孰巧於為孰拙其守我目之明
實本於矇我耳之瞶乃成厥聰矇瞶匪拙明聰非巧
維拙其巧善守之道伊禮部公古人與偕爰有諸孫
拙守名齋曰守先業寧思與魯彼巧而出我拙而處
嗟尔王生遵此大戒勿以其拙行厥狙詐昔漢長沙
已國于東猶拙其舞巧以求封生其鑒之去巧取拙
日坐齋居念念弗越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缺則不弊
冲則靡窮祖德遠矣斯學孰受小子述銘用儆座右
仙供醉筆

紫金石硯銘并序

葉晉孔昭得紫金石斲為硯徵良述銘曰
懿茲石孕朔北剛以劲潤而液其德玄其神黑從飲
質孕碧溪膚割紫雲外持堅重中含粹温書城之寶

端硯銘

心耕齋銘

士林之琢人不能然於硯則云
四明施弘道名其所居之齋曰心耕金華九靈山人
為銘以冕之銘曰
心為我田今我其耕我如不耕吾何以生耕之曷以
乃耒乃耜龐畝既治畔岸亦理孰為稼穡曰種以仁
孝弟忠信以耨以耘惟食與色為厥稂莠我其除之
我苗亦秀惟師與友為厥雨暘我其時之我苗靡傷
仁既成矣稼穡孰矣饗之祀之神其福矣心責乎廣
耕責乎勤我銘齋居用警學人

耘業齋銘

童生蟬痛其講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也
九靈山人為之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耘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

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
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
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耨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
乃秀乃顆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
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尔章生是則是傚匪以銘齋
亦克允蹈
箴

人性皆善齋箴 為東平李元善作

肇允丞民乾父坤毋誕降之衷天命則有是名為性
與生俱生一本於善惡何以萌惟血與氣誘以物欲
日剝月胺噫其難復動靜云為擾々紛々亹亹之差
聖狂所分堯舜盜跖其初靡二敬怠一殊天淵遂異
匪性使之人心則然惟心其性衆善乃全持性之方
有若陰陽仁義禮樂我畾我營目作旌旗耳作金鼓
孰即孰遠性近已發其端暨孟軻氏
繄昔厎父垂訓萬年習與氣為之主我傷既至我守既堅寇攘之柔
乃殪乃殲乃殲寇其殲矣明而誠矣性誠一固聖功成矣
益憫斯世指示本原以祛其蔽有儒一生李性善名
宴坐齋居戰兢競惕嗟尔君子勉哉敬止小子作箴
以諗同志

求諸已齋箴 為四明方士敬作

懿茲君子學以求已彼也小人求人而已求已之學
在彼厥初仁義礼智而勿謂無失而求之實主于我
成已成物推之則可求人之學營營外馳不黷其德
獨華以辟金臺玉堂是居是游小人之榮君子之羞
惟已惟人其端甚邇毫釐弗察謬則千里有俾方生
克迓前猷不務人知惟已之求爰闢斯齋左圖右史

日新之功庶其在此咨尔方生念之敬之弗怠弗荒其惟日知古人遠矣此學圃傳我作銘詩式訖是觀

碑

靈仁廟碑

寧陽縣南行六十里曰桑洲靈仁廟在焉廟始居洲之上流唐貞觀中壞于水居民見所漂神像止洲游氏者嘗以事禱之應固捐已貲為寢殿門廡規制稍遂郎其地重搆之而廟制未完也五代時有陳氏盧偷而廟額未錫也至宋端平初神假夢所司以賜今額而爵號未頒也入國朝盜起發之玉山蔓延是縣至則陰兵四起若有呼見盜遂境事聞礼部遂降璽書賜以嘉惠王封而庭曲之碑無文以刻也予方避地東海目覩斯事驚石請記遂不獲辭窃閩名山大川往往儲精孕靈出雲興雨以妥祥賡

祀於吾民而嘉惠王之廟食茲土由唐暨今靈異迭見然姓諱里第未知前聞豈非山川之氣有所憑依而致耶國家饗作受釐懷柔百神凡天下郡縣能禦菑捍患載在祀典者靡不崇秩異數以昭荅洪惠寧海僻居東南去天萬里而綸綍渙汗所以寵錫於爾神者何其盛哉是不宜以無述乃因其請為作迎送神樂歌二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右送神樂歌

台嶽青台水明靈之來杳冥冥唱歌發牲酒馨天童煥神意寧

右迎神樂歌

台嶽萃台水沛靈之歸祥曖々雨暘若歲時泰民欣欣禾旆々

右送神樂歌

說

愛菊說

鄞有高世之士曰駱先生以大貌嚴而氣剛行峻而

言直學廣而聞多落、不與世俗相俯仰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則望、而去終其身不齒以故世之士子鮮有當乎其意辱與為忘形交者然獨視菊如賢友朋每歲即小齋之外羅植數百本春而夏而灌秋編其榦而屏列之當天氣始肅寒英盛開披鶴氅衣戴折角巾携九節杖巡行圃中見夫幽姿勁質凌轢風霜則思淬厲節操處艱瘁而不屈見夫黃而不雜得土之中則思正色獨立使君子有所敬而小人有所畏見夫早培晚盛不競不爭則思居讓處讓退可以無咎而進為有悔見夫味甘而氣馨品高而性介則思蓄用以待時潔身而處俗不與黃茅白葦俱出於斯世仉是數者一或不類於是菊又為之徘徊且愧而且責必也物我兩忘彼此無間然後與之晤處乎軒窓寎宴之濱並驅乎草木搖落之際若相磋以道相錯以德不自知其情之孚而身之化也夫如是則菊也先生也真所謂賢友朋也菊有賢友朋之象而先生猶愛之如此況世之賢士子乎是故無賢士子則已有則必為先生之所愛如愛斯菊矣先生愛賢之心豈果有異於愛菊之心乎嗚呼菊不能以自賢惟先生能知之賢也吾其棄嗚呼安得賢如是菊先生之交際哉

唐林字說

白章唐起賢之冢子林從予游以今年十有五矣起賢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乃行三加之礼而請字於予：取班固學林之語而字之以孟學且為說以告之曰生亦即夫高山大澤之林乎望之蔚然而愈茂

入之窈然而愈深陟之嶄然而愈峻是何果以致此哉蓋其積也厚地之力也完而去人境也遠地力也完故其積也厚去人境也遠故其戕之者少於是乎茂也深也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今以近郊之林而為國人之所窺俟晝夜息之氣薄雨露所潤之日淺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相尋於無窮此豈復有向之蔚然窈然嶄然者乎生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為茂為深為峻也又有甚於此者焉吾懼生之積於内者有未然而戕於外者日以至則所謂蔚然窈然嶄然者旦化而為濯濯嗚呼是豈林之性也哉生乎其繼此而務學也乎然學有二焉有義理之學有文詞之學義理之學猶斯林之有根柢所以脩夫天爵之貴者也文詞之學猶斯林之有茶葩所以慕夫夫人爵之榮者也生能舍文詞之學以求義理之學而

而從事焉始無愧乎斯林之所養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子之告生止於此矣生再拜曰敢不敬蚤夜求從祝辭

唐氏四子字說

句章唐景先氏有子四人焉曰轂曰輞曰輪曰輻轂則字之以伯度輪則字之以仲規輻則字之以季齊一日景先請所以字四子者其說云何子曰吾子亦知車之任重而致遠乎其轂以句衡欲其有度焉適淺深而謀進退也其輪以載地欲其中規焉杼於澤而俾於山也其轂居於輪之中欲其直焉而不動也其輻湊乎轂欲其齊焉而相任也夫如是則車之為用庶幾乎今四子之車其材良其質堅吾固望其任重而致遠矣雖然猶懼其法之於外者有所未至也四子於此苟能守之以度而無折

無絶也如輇通之以規而不匡不附也如輪容乎其直椓乎其齊也如轂如輻則其取法是車也不既至矣乎由是而観則輇也轂也輻也轂也必合為一器而後可以成乎車則汝四子之為兄為弟也亦必合之為一心而後可以成乎家然欲使之有合也亦在乎度以守之規以通之容乎直而椓乎齊耳是故引而行乎上者輇也達而行乎下者輪也轂之與輻又所以同乎輪者也輇不度則無以制其下而使之行輪不規轂不直輻不齊則無以聽乎上而奉之行輪也轂也輻也固弟焉而役於輇者也輇乎吾見為兄之難矣輇率諸弟學於予、嘉景先之有子也作字說以貽之

朴太素字說

聖如孔子賢如老莊其言不過曰繕事後素曰見素抱朴曰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蓋朴也素也皆質之所始也質之所始其道之根也為像是謂溟涬道之餘也斯道也不特儒道二教為然雖釋氏之教為然嘗讀止観書悟即假即空之理六度萬行自一真出真即道也道即質之所始而朴與素之說也周氏慈溪古姓詩礼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東皐宜朴宗太素者是已太素者是方之士多招以清職而祖奉師祖圖智翁居冢間大幼薙染具戒後習内外學老辭不就其卓識高行固已振於叢林如玉之就琱木之就斲駸乎其向用矣乎懼其離朴而散素也故為之字說以祝之曰充耳琇瑩玉之就琱以成珮者也而質弗朴則難乎其為梁為棟者也而質弗素則難乎其為梁為棟

矣學者質之弗朴弗素也然亦安能受道乎所以字朴曰太素者蓋以受道之質許之矣雖然太素禪子也知所謂翠竹黃花之說則於是道可一笑而領

太素說

易卦有復所以復乎其本始也本始也者朴而未散之謂也朴而未散是名太素老子之抱朴見素莊子之復朴入素又皆求復乎太素之說也然則曷為而復之復之之道惟神是守一也故不雜惟不雜也故能純傳曰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斯言豈欺我哉浦陽趙君儒家子也晚好老莊之學從伯氏太初先生游槩衣糲食絕去華靡是蓋有志乎純素者矣以其字思復而別號太素子一日求其說於囂囂生曰而勿失與神為一惟其後人之素也而道家之素易與老莊之說一也易言其復而老莊言其素也然所以復乎其素會儒道而為一者又君之所自得非予之所能知而亦非可以言告也太素子拊手稱善遂書之以為說

瑄蘊中字說

瑄蓋用之以禮神而為器之貴者也然則人也亦有見用於世而為其所貴乎公卿大夫士是也其於僧也則不然僧蓋出世間者也是以無用而為用世固莫得而貴賤之矣然則師讀止觀書知大度萬行自一真已蘊中之說云何師讀止觀之能瑄也亦在蘊諸中而出則知所蘊之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師名瑄而字以蘊中因為之說云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九

鄞游藁

傳

高士傳

嗚呼甚矣哉高鄭之士為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夫捐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惡覩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猶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貴士以必中而不過則天下為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蹈義乘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
商當
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杖策軍門盡以其
資歸烏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
授宮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烏
馬兒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蕃有大功遂自宣
慰拜甘肅行中書左丞祖苫思丁由北晉王從官起
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
職馬祿丁輕財重義盡取祖父遺資賑諸親故之不
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尚豪邁雅不喜榮名年四十
始應野憐真丞相辟主臨州縣簿以治行高等陞武
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為築種德之
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
其土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
公死時鶴年甫十二月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
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為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
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資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遺
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己甚鍾愛畀蔭從父
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為學清苦自
將與寒畯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為官人
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
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奮身為儒生豈碌碌襲先蔭
苟取祿仕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
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楚
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
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
千里外無他兄弟侍養辭不行母聞而遣之鶴年曰

人之所以為學者學為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遠游人以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鄰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蘇水不給雖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趍為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瘁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日入於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慈郡大夫邦佐公鶴年父友也雅知鶴年郎辟為從事御史迭烈圖禿滿迭兒亦舉校官余觀胡普顏帖木兒安愛舉孝廉鶴年痛禄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薦章未出而宵遁南臺大夫沙藍荅兒公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偕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毅然不一就鶴年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掾南臺時欲以利禄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婢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為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鄰舂泊如也通政院判伍寔暫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為禮而獨賢鶴年虛左迎至邸鶴年當隆冬弊衣不掩胫伍欲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愛然行橐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逃匿海島絶其迹已而海上多盜鶴年轉徙無常大抵皆明之境內明當方氏之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逶迟避門無一迹慈溪縣尹陳麟瑞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

居是邑數載未嘗覩其面論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於唐律為文章有氣至於箋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竟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人或有失雖尊盛必盡言以告已有過雖少賤者規之必欽祇聽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即不善未嘗言然性頗褊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為清士當以廉為主義為輔和為衛三者脩廉可免於今之世矣由是德益脩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貧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為知言

贊曰昔申屠蟠居父憂哀毀過礼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梁碭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為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無弗及而閒閑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宋渡江徙儀真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自童亂時性敏而好學遇書即善誦知義理既長益負奇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為汗漫游欲以其學自奮拔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北行至楊子江歎曰仕所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迂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名動西浙疾病顛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瞿運使得熱病雖

祈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為大熱貞曰
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衛立禮得寒病
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
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廖王君
海子病癩衆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漱之牙齦出穢血
數斗既而形盡瘦骨立後弟以美味補之數月瘥王
經歷患身輕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人皆以
為風虛與熱磨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即以寒凉之齊
驅之隨愈趙鶴皐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盡愕
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鸂鶒湯即命烹餌進之授以七
筯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困產子舌
出不能收貞以朱砂傳其舌仍命作產子狀以兩女
子掖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以作聲、
聞而舌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曰食河中汙泥三椀

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古方今病
之不合往、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
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
成樂貞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黃文獻公
為作記有吹其律而鍾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
無事必引琴以自娛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聘騎詣
門進肴酒請為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
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飽時耶且若獨不聞戴逵破
琴之事乎客愧謝而去貞為義若嗜欲至於視利輕
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成之者負官錢數千
緡自度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號救
之為竭行橐代償及韓滿去空一家走謝旦白無行
資貞時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
王問藥直幾何貞怒曰吾愈人疾未嘗

覬其利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不過移汝禱禳一朝之費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幣交于前患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局清古外謙易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早禮鈐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玄麈尾不能休然無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時趨時或焚香清坐或雅歌投壺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賓至則刲羊釀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即有餽遺輒取以賙人之急雖屢空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而孤貞忍貧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女欲娶為尼貞曰以女為尼獨各遣嫁耳乃育為已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為贅婿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稷為之後嗣宗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為當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與言嗣宗偕其妻感服立左右惴慄莫敢仰視貞領之去乃內袒謝罪而退貞嘗承藥中吳人館之遂翛然忘返將終老焉至丘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堅臥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時年八十三將屬纊呼嗣宗恚取生平所著書焚之為說者曰予嘗游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耒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為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逸民之列者懼其潔身以亂倫耳今貞雖隱處江湖然能以善醫極人之危困起人之死至衆其遇貧無依又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頓有無可不謂仁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廢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執役效驅馳以冀須臾免死者何限今貞僅于逆旅中

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興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之為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慎懿不忘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為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轅次轂復禮以擅匿官醯事被陷且執拘以歸于流血繼之以死吏閔其情遂脫父梏而梏之使行至越轂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既挽轅衣袂頓足哭曰兄為冢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詒之曰兄訥於言說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梏加己手吏亦閔而從之轂抵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義喪風俗隳中人以下咸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習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脩于身行於家至于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於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梏時其心已謂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逆知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於人也聞其美而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難乎轅嘗讀書轂尤矯然可喜使皆學道進德終之以礼樂庶幾流聲後世可興國風所稱衛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朴而頗贍於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疆土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對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

事易之及觀君所為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上之
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為也時丶有所責君不為動
雖箠辱橫加未嘗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
是西北用兵未已征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棨之營
置調發無虛日且北瀕大海歲脩治海舟蓋難以數
計而官直不時降或已降而為吏胥所欺隱每事第
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
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迫促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
故歲斂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曰是豈為民父母意
哉即詣府請其直集人里役之長分授之俾售其物次
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皆不得有所
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功成而民不
知擾卿之人不憚為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為
生自民船不出海所為侍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
無制里役之無藝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
矣君曰救斂之急孰甚于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
差之家患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
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
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
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惟豪劇吏苟得萌蘖一切
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
卒不得已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於位會慈溪闕令
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
而大治民以私醪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
微行得實卒更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
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鈐致吏之梟狡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
既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

見義輒矯、不可撓慷慨辨且強也為政去觚角絀
雕琢以平易質實為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門
倩必負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患却
之不聽有私致一肉於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
約甚菅屢徒步不問道里遠近以為常雖祈寒未嘗
御靴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
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載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
語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
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君
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如有失一日艹檄
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而
送者殆千人且慮之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
尹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
金馳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
之所守縱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卒明其非罪
未幾乃還及還遠近大夫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
論之有在後幾月當得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
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轂其
餘以歸為具甘旨居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
此君之事予得於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
詳者人數事畧者三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
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闕之者少也今所聞者多則
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是所次為君傳庶使世利知勸
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若許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欤君以諸生起家始
受一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可稱如是使磨礪
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

當為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時字彦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俞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穆仲棠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彦脩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方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淛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誤五運六氣機要若干萬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秉事之盡其伎於是為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柱之屬益甚翁診其證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温利而後調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黄蕩滌之後過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胥立衆醫或以為娠為蠱為瘵也翁診其脈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枝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脉獨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瘵盡悸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呼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萬昏不知人醫者入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齊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呼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于宣逐也諸氣本乎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連康萬夫長廉君病噎投丹附薑桂逾甚翁診其脉曰此得之酒病當嚥作聲食入即出而後瘦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噎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歎曰實：而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齊加之是火其火也旦溲秘為
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冨人也啖馬肉
過多腹脹鑿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
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
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湯齊且置李中座使人
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衆鑿咸曰
予所不及也漸東僉柱潰黃水踰月乃已甲、如嬰兒諸鑿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
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
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
寒見風輒仆日卧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
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
等齊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
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
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齊非苦寒
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水
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氈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鄞董
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鑿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
血之齊益困衄終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
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
則不能司其血故遂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
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齊愈淅帥胡
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弗屬諸鑿作傷寒治
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
以補中益氣之齊鑿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

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温之飲以風論或以腳氣治經年不瘳翁閩而足不能履醫以前藥

南臺掾梁彥思復

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胃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衣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嗵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卧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脛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閱萬夫長陳君臨陣為刀斫其面瘡已愈而宿與鼻不能循甚惡時、仰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

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以法即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旦兩尺無虞今忽不應指可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之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為虛又

曰陰
温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陽相移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感生內寒又曰陽受氣于上焦以温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深于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皮膚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慄皮膚及諸禁皮慄如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反有水化制之義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皮膚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一致曰戰慄皮膚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腹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温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皮膚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温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於內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陰亦氣虛微內慄也表氣虛而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亦氣虛弱故成慄戰者亦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迭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胷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迭上衝諸濕腫滿諸氣鬱胃脅皆濕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人以為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耶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脉有迭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于中焦必以辛溫之齊散其無形

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脈必虛浮遲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壅之不同決不肯以寒凉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于北方何其自嵩之若是欤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不然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有寒熱之夐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泣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紋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〻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温風夏為陽風秋為凉風冬為寒風〻也者天地之寒氣也寒風即天地之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壅而不通陽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

而無熟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証治
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書為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
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
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
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儒儀觀
美鬚髯双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毋有疾扶持
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
易寛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
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思意尤至也喜辭章善
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藁及脾
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日
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
欤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冨徒手亦與
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
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
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欤至於立言以垂
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
不失細小倫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欤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於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
不近酒葷讀書伊吾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
縱觀子史百家及去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
習人咸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為白父毋
聽其出家度生死乃往依東皋福昌寺沙門東溪牧
公尋事大用諶公受具已而游方至徑山謁

元叟端公端有時名
辭去又謁淨慈東
所瓣悟遂杖策東還
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悟石奇公
奇與語契合欲倚之
以大其家即令入室侍香其後
平石砥公主是寺又
掌蔵鑰於砥所諸山法侶遂藉
：聞師聲譽咸願禮
迎講出世法會鳳躍山等慈法
席虚行宣政院起師
主之俄遷主大梅山之護聖二
刹皆衰陋處叢林儀
自律至其為衆說法
範多廢缺師至申以約束人
渙然無疑名緇奇衲
則脫畧窠臼撝去枝葉使聽者
有旨錫以覺智圓明
歸受業之福昌福昌
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
當田禄之後叔構恢拓
遵開山法慧故事接
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
納諸方道俗之至
師之顧力居多寺既崇成益
如歸其徒相

語曰此法慧再来也
海名流若斷江恩公
乃皆迎居是軒師事
為方外友翰林待制
左丞危公太朴著作
七旬益畏煩鬧樂静
退休居花嶼湖之冢間獨與法
孫宜朴俱然猶誨朴
礼拜誦持雖祈寒暑
待諸子孫甚嚴及至
目抵掌笑語衮：不
可不肅若乃謂稽善
有孺子色而鬢白不
白蓮盛開月色婥好
謂須菩提可畫也
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人

每視其去留為簪席重輕然獨從師游湖上欽重愛
戀蓋久而忘去於是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
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　游歌之士未嘗不
投筇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朴請陳君中復
為寫照即怒罵曰身非我有柰何圖此聚沫以貽後
人指示執及請戴子為之贊則又罵曰我法俱空若
等猶以文字為禪耶其痛自鞭晦類如此癸丑之春
龍山仲猷聞公自大梅迎居頃還福昌是歲九月示
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
湯糜面盥漱更衣端坐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
請說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
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
六十停龕五晝夜顏貌如生闍維之日遠近觀者如
堵燼餘輪珠不壞枚齒之不壞者四收靈骨瘞於冢
間祖塔之側所度子孫曰一源曰克丞曰師徹皆嘗
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傳湖
翁琰：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傳悟石奇而師嗣
奇為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其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
業事宛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於不泥榮名
甘於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游戲三昧卒能蟬蛻生
死著厥明驗雖當法道中微着年物故之餘臨濟宗
風豈遽寐寥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

鄞游藁

記

一經齋記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室也起賢不以孚為無以嘗館致是齋俾與子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僻居東海交際不及於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而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濵民居鱗次有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阡陌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若孫不能以久守閒其資則庫藏墟矣閒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之為子孫計者不亦淺乎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上承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效世人稍隆產業以為無窮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之遺哉頑以覆轍之鑒痛入吾心因取漢帝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言名所居齋以最之子幸屬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乃作而言曰經者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来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非托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為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為師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能棄其俗學之繁勞以求聖學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於方寸所謂由書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迹踪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既知夫天理民彝無待於外求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為受學之地然後謹之以條約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真積力久日就月將異日彬：而起為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處台鼎可馴至矣帝公之言夫豈欺公孫弘以一經致宰相師丹以一經位三公

我也孰敢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為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為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輔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於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為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謁自效為鳴鶴塲司令每公退率昆弟子姓晨昏定省寒暑温清恭和愉悦之容甘旨滫瀡之味適其意不遠其礼既文作樓於寢室之左以奉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詩語也景良将以久歲月而傳子孫俾来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自形自色以總、林、於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哉天不能以自生而春代之生則陽和之暉露乎而高在天者其發育萬物固不止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微者也東野乃獨取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此東野親愛之至誠萬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為喻也景良之心其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草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矣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為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請記既為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

春日兮載陽寸草兮芬芳碩瞻斯草兮使我心傷心傷兮何極念吾母兮昌報之德春陽兮燠、寸草兮馥、匪春何生兮匪母何育奉吾母兮闢吾居揭春暉兮遵孟模豈人有心兮曾是草之不如

四景樓記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横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踰海而東適海舟漂蕩至茲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去海纔二三里近荒塗斥鹵土不毛食雖有山丘垄未見其為勝也自方氏以来居者附行者止地闢人稠閭閻櫛比籍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亘其右而旁近諸浦溆透迤南折北匯而入于海如虹飲江而馬奔厩也主人凭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蕩漾倏忽昂青浮白耿乎欝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於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於横塘矣辛亥之春予来自定川方氏之彦恕原邀予至横塘徘徊樓上與之望五疊之山睇雙澗之水挹杜湖之波瀾攬鳴鶴諸峯之秀靈其

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愴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語予曰斯樓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以名者吾子幸為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不已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凋謝無復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久其田宅之貲誠萬之行為邦人所貴重豈非山川風氣所鍾而致然耶山川風氣之鍾於方氏既云厚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止於一身雖謂久有乎斯樂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獲與德

原極幽遐之目空得褒寄矣紀世德於茲樓使来者之有考尚得而勿辭也哉遂書是以為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為言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從剛有安行之象無勉強矯為之意中也正也於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況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然上古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靚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偷周聖人之所取而非其所願也慈溪翁氏女自幼恪慎孝祇父毋以為賢而選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聞婦人不事二夫夫天也今死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政夜張燈紡織晝課童奴樹藝歲時舉祀一如琬在時有司上之朝既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為安節之堂日夕奉翁坐堂上食鮮茹美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為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為人婦也亦不過盡其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蓋因表其所天而後著也故人莫不幸其節之不幸其節之特著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故曰節亨又曰安節貞吉而原以高才懿行為卿之善士原之二子亦

皆循：雅飭福禄方来而未艾則其為享也人又何其厚幸于翁若是哉然則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作堂者名原字景淵唐詩人玄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其扁者翻陽周太史伯温引易之辞而記之者九霊山人戴良也

蓬莱山房記

東海之上達蓬山之陽黄氏世居之黄氏之彦炳文即所居之西偏闢為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關波瀾左撫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昇夕月西出宿乎而列缺倒景泠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於雲間白鹿走於烟際罽聲遠邈幽意畢来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間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是室日與良友勝友昆弟子姓游焉息焉或騁懐以舒嘯或游目而望遠悦兮惚兮若從赤松子於朱宫黄石君于紫府而羨門安期為之後先也因名之曰蓬莱山房間以語囂：生願請記之生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士哉世傳蓬莱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莫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至焉故世之慕清閑而樂虚遠者往往記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莱之榜於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孰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為已任然乃棄此不務碩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説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蕩等倫比年以来鹵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遨：然與顥氣俱栩：然與造化游于八荒之外而彼蓬莱之不可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觀乎室中

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游而屋其去蓬萊為甚近昔人
求仙而不得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達蓬炳文與遇真
仙之處則低徊慕戀之不已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或有所譴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謫欤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為鼓蓬萊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可歌宜於此兮莫脫屣於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群仙兮不遠伊迩朝却粒兮莫誓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遥以容與遂併書以為之記嘉靖丁巳生

別號九靈山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餘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乃一其孝於母水菽甘旨之養不遠乎朝夕每歲時為酒食以召鄉鄰族親坐堂上卒婦子弟姪列拜下捧觴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不盡其歡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走書東海之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游越過其鄉而辱與在交在盖世家衣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君又以文學行誼聞于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斯堂之命名又足以化通而慕遠予也乃獲與執筆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哉然由於天者有不可以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於是乎喜壽懼衰之心起焉繫於人者不可以強能也繫於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念生則無須臾跬步之或忘矣思愛忘勞之念生焉則無須臾或暇矣此孝子愛日之誠自有所

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礼所謂日究日畜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觀日之昇而憶母年之寖高視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禹之惜寸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名堂豈不有所示警於在哉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子故為之記而併侑之辭使在兄弟聯臂踏歌以為其親壽以助其歡云

姚之江越之水儼高堂翼邃宇誰其作之王氏子前軒後牖形制煥且美升堂奉母〻心喜與母年老矣時不與堂標愛日陶孝理陶孝理兮弟與兄叶須臾罔暇兮跬步靡忠時之豫兮歲之穰春黍稌兮醲酒漿賓客上坐兮子孫在旁母欣〻兮樂康披綵衣兮進霞觴壽吾母兮愛日之堂從朝至暮兮其樂無央

百猿圖

右顔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為狀凡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群折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〻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鈎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踘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為子齕蝨者一困卧樹者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岩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衍〻大樹上呼號食息者四竄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掛枝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虧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者十舉手嚇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黄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

者行者立者陟者降
首者驚附毋懷者走
者跳攀岩下樹者出
盡態可喜而可愕凡
黃者五而大小之數
附海舟南還至四明
予於是重有所感矣
舉動相若也然猿之
草木必環之以行木
是反是則幾于暴矣
東海予居東海萬山
嘗抗巨海抵淄水登
之所在而寓目焉然
得是圖而觀之能不
有感乎遂從牀宜假
留月餘

牀宜請予題其上故為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
觀者之不審也或至自猿以為猴因併著其外同而
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斌嘗為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歲不振至
吾父而家益落吾毋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
攻苦餘三十年而有田有廬家日以裕凡吾兄弟賴
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踣之患者實吾毋閫極之恩也
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思死營
葬地于慈溪之九曲山且於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
其神而祠焉亦既發引有日而櫝也實以金陵之役
慟笑而上道自遷柩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
以歸而吾毋之入土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
退即其祠而泣祭焉未嘗不徬徨頎慕以抱恨於無

窮先生幸賜一言疏于壁既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先王制礼緣人情而約之中故自命士以上下同之而先王禮意行乎其後世定為祠堂之制家必有廟庶人無廟惟祭之寢中墓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礼者欤雖然是礼之文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已之身也贇以其父會逮於金陵生死未可知即釋毋殯代之行是代父以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斯盡事死之道贇蓋務本以致茲文乎今世富貴家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而夷為丘墟者有之無他子孫去禮之本而失之也今贇蓋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世云而愈固矣人服孝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

繼贇之志者尚有徵於斯言哉贇之兄曰贇弟曰貢曰質俱有孝行可称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卒葬及是祠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為祠記茲故不録録贇請文之語以為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處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處士之子康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成已久何以記為康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庶其在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為其文曰羅氏唐末望族世家虎林居四明者自處士之七世祖始七世祖以鎮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今遂留家焉蓋當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獨能脩其孝義於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處士兄弟五人復以高年耆德薰為太和浙東部使

者上其事于朝而旌異之朝野諸鉅公咸為詩文題詠傳觀遠近亦盛矣哉夫慶田野楊聲譽霭然為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為四時之首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始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為也人能順天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大和在身無虧於君心者不得而滛也雖貧賤震凌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暢於吾懷者不得而屈也雖威武肅殺如嚴霜之在秋而春風之煦如赫陽之在夏而春風之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姓以來即以孝義維其家而慶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恊和于骨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為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慶士之後人其毋忘尔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為甚迩其情為甚密退視其子姪則已有間矣況群從以降愈遠而愈疏者乎慶愈遠愈疏之勢而能視遠為迩視疏為密使有以一其尊尊其敬於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元

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為宗子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為繼禰之宗各奉其正而位以分別焉四時祭饗畧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饗畧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參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皿粢盛酒醯蘋藻之具稱家有無必豐必潔且懼貲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升議買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命子弟輪掌之因扁其祠曰永思介同郡陳君捣來請記捣嘗客授其家以相成乎是舉故具以頗末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哉昔者先王建國命民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成世德之家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去古既遠子孫降為黎庶而繼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亦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茂能行之新其祠宇修其禮物以主諸群從之子姪何其有合於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視先世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言孝思維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於斯乎故予既勉其後人又以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鄞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東湖為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為最奇二靈山房則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即寺右

庵為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為名而寺乃宋和禪
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大沙門天淵濬公之所居也
天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
山水未見其為奇也一日命僕人剪篠蕩薪蒸闢
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為牖以通明于是
山房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踊躍奮迅北走而達
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游龍之赴壑其旁群峰羽翼
乎茲山者亦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翅而衆鳥為
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練帶嶢然灣然如拱如
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乎心者擘入乎山
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於其中客至則相
與倚欄而立縱目以嬉不知日之將入但見澤氣上
騰與林光山色相掩蔚欻兮攢青倏兮浮白乍合乍
微吐橫射庭隙流汞下澈影

動虛標悄骨淒神恍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房
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為而益奇向非天淵之居此
也是山庭宇不過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出
然後里邑之人慕天淵之學者皆往游矣四方之人
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游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
者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境傳之以不朽斯其為奇也
頎不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
之記所為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
有累也天淵知人間情緣之為累故棄之而學道知
宗門荷負之為累又棄之而閒放今以一奇境之故
而眷眷於山房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嘻為此
說者非惟不足以知佛矣天淵悟心乎空色而超
境猶太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妍蚩而未嘗有意於

容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為能見物為所見為物為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不為天淵累也久矣於是或人頯予而笑曰頯困吾子從之游遂併書之以為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鄞游藁

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鶴年吟藁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西蕃天竺之屬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詔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

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亦西北人其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于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絶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欤然三公之在當時若士子孰不瞻炙其言辭

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為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軽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士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將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文獻鄞為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蒙齋潔齋二先生皆以風節行誼為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輿學雄文為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

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
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
圖予受而观之為之歎息不已表蓋舜之後也周封
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
以字為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為漢司徒曰粲仕
宋為僕射曰昂仕梁為司空曰恕曰相唐中宗曰滋
相憲宗其他為執政為侍從為制帥為郡為縣者多
至數十百人趙宋江曰子誠者自南昌扈駕為臨
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
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
已為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宗老以為
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家嗣也讀父之書晏
以才名為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
諜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
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
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
生患難慶弔收恤之礼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
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
孫莫能傳也珙亦表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
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柰何自鏞
死節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于時
不究於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傅曰公族
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
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
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邇齋小藁序

邈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丞幸已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言其後昇教鄉郡辟澍東帥闔攝令卿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澤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其為文則以理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氣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小藁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藁之浩汗若水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粲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乎其有餘也并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粹成秩其子明復持以詣予請為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於一長能文辭者或嗇於為政善政治者又或於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於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於此時獲掇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靈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於為政之人知君為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邈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榮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于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稚所宜行之礼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于致力遂取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礼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礼之本原則又別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瀛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閭有未安則之以已意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模木以為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礼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之以為之範哉此礼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始云

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卑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礼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用之文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者

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析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縫鉤邊為左右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司馬氏以裾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領則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鳴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礼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礼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礼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〻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〻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烏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来會時東山梅花盛開槩〻爽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為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為一編而虛其首簡徵予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為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戾於是梅縱從而賞

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今夫諸君子者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爭榮之思其於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已欤梅若有知當亦為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已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鼓棹迴旋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觴載酬載酢而謌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十二句次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為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為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於是知古人之於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或始於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於今惟知其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糇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尚而詩人之意則以為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人之微意乎先生既已歌之於其前復率在座諸公而又羙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而詩人所為拳拳者也彥直之為是飲其殆伐木詩而賦之於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

於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為之先灶和之評三部脉以得胃氣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皆從而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人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著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叅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琴明善韓先生於越上仝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纔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后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携至海上乞一言為叙引竊謂醫之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枝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斬馬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而又不能博極群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

友有甚於前曰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彦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興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豎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豎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証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欲序而歸之余固不能而苟辭也彦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閫奥為世所稱

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綸事之能盡孝於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楣間曰瑞萱堂秘書少監豫章揭先生皆作為銘贊歌詩以諷詠之經與綸復盧右簡授予俾為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恒在乎初夏今乃獨開於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慶母孤子之抱節屢瞰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聯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於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于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勞白華美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母若世人之剪其枝葉以戕其本相則廢乎作

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驟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儒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歷清華出入禁近所以嗯宣皇仁黼藻休光於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於託迹丘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筭兵刑食貨暨卜釋老之書罔不患究其所為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人自規模論議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於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沒其子駒賚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於名郡負鴻厖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于時窮烟霏以屢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為衢州路龍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發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於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顧獨於程公為有合焉此予所為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於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之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於彼而嗇於此未見其為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興二弟曰騏皆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先生之後

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
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諦覽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
也年壽孳孳其見前太
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
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耆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
嘗搆新堂扈之冬伯氏孟禧復旁
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
對之季高又樓於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
棲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
縣游居之彥咸為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
首簡俾予為之序夫所謂樓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
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
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才冠世不得志於朝思欲放
間而為是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
接於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
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尚哉然借碧山以
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郎太白
之山吾之心郎太白之
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然有神游八極之意宜予若
挾群仙而上下則所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
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
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
之後山為蓬蓬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弟之
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
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
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
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
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

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樸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為序諸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為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於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文德君溺焉時孝子在側即倉皇號救躍又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以力竭沉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嗟歎稱之曰夏孝子厥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於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禋將銓次以傳請予為之序

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於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闡也夫父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礼焉冬夏有温清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為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死生而不顧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為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関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于夏氏之事孝子之啓於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序姑志歲月于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者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於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為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於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彦脩許昌滑伯仁而彦脩伯仁之於醫以人之有餘也則用温平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而不滯于一偏者也由是彦脩伯仁之名日重於當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来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捥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於補瀉之法如彦脩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為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於此未嘗不為斯世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内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彦脩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於居越也又密迩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於一時又將與彦脩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為之師則

不能仗盡六徵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
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
餘載而不意其於醫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
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為贈異日艤舟一見又將於原
啓徵之

送秋崖諱師佳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旻公秋崖疎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
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為懺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
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
而踵接秋崖佐主僧徒容酬應勅宰趍迎當世故艱
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行道作大佛事如
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於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
益隆諸山咸嶺迎礼請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
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
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濟之然
於一刹哉且資教為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
為荒丘秋崖於世有勝緣他日幻頹址為化城易朽
敗為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
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
白鶴乳泉之清淋磅礴而欝積焉祖謂紫玉曰山水
之秀可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於此
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
崖倘不以予為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
雲濯磵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
之趣厭飲於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於是道
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
書予言於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
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
其於為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
於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
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
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為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
為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
十年來南北兵興在亡大慈名剎慨然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
宗定公時住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
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而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
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
行事蓋聽言以事觀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
則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
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
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於道乎何
有是大不然為佛氏之學者固非即言語文字以為
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
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
嘉圭峰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
文字為禪寂心默照為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
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為是懼而誤此書南宗亦為是
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
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
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維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二

鄞游藁

題跋

余廼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輿臨安劉庸道閱篋中舊書得余廼公所遺貢尚書帖三讀之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獲進拜雙溪之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亹亹若珠比鱗列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若篆隸真行諸字畫亦遺風鳴呼其盛矣爰自淅東謝事居太夫人憂于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

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
其後援絶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
朝廷贈公攄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禄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魏國公謚忠宣立廟
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
瘁心甚安之則公之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
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為賊中某
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刋之時公二子已
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
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
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
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為亂思遺老
之計則公於此書沒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朝
之好時持節閩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公亦
下世帖留其徒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
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
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
文章可以踵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
良復何云哉公唐兀氏諱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其歷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見國史此不著九
月朔日門生良

跋錢舜舉臨唐閻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中令藝絶古今
張彥遠記歷代畫第為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録也
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
國圖而於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
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
葦窺取摹之於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慎亦

嘗一摹榻而海外高麗莽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来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携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誌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親洒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奴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領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携是畫南来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為製頌序乃以為闇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即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為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為天台倅時刻諸公廨中則有真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真如此況丹青之見於縑素者乎此本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謹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題貢尚書二詩

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尚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留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即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為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於李翺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曰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為階梯而以悟入為宗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于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欤

昔予觀太玄虛海賦每疑其言瀏漭漫漫不可端倪及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玄虛之言為可徵非善於詠海者不足以及此今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於是又知有庸道者也玄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大其深皆海之為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學為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玄虛者疑庸道焉冥鴻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尚戒之哉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跋孫伯膚所藏絳帖

唐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認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諸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

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来亦皆官帖之
笛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肉
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疑
且其紙墨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来
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
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於分崩蕩析之餘神物
於此固有默相之者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
不泯矣子子孫孫尚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脩禊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
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尤延之謂瘦者為真武定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
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
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
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
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為書
種

跋黃庭經

黃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
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
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
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
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跋黃庭經

黃山谷謂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遺筆
結體絶與通微黃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
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質後學尚何言哉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鐫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為真蹟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亥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為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之於昔豆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掾南臺宰定海守奉化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鎮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居越臺省交薦其卓行俱以祿不逮養堅辭弗起元德之以事鶴年之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之在世雖一詩一律之微亦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君之詩蓋亦以是論之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痿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者曰倪君仲權一笑相頎年俱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予客處既久舊藁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

数篇以寄旦戚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
以能詩善谷稱之師笑曰解谷諸方話能言五字詩
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笑
其繆耶抑閔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眼中閣烟雨胸次有丘壑故含毫和墨即澄
心堂紙為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
者也後為郡人夏氏家所得氏宜兄弟爭相寶秘
每袖以相誇泰割十五城以求壁而荆山之人則用
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為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
久游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
見夫畫笥所有而收蓄之宜矣氏宜兄弟居江山勝
處一開户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於是
亦收蓄而寶秘之如此何乃兼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覩甲
寅之秋夏氏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
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為之把玩不釋手蓋湖州胷次
之高足以冠絶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
四百餘年覽此一圖尚足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
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
舊物監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
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
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廢
幾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
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

衆生類貪戀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篆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閔俗之慈倘即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堦得以無為法門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蓋自象先啓之矣

題樓道人書華嚴經贊

宋初有樓道人者嘗閔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於方冊覺範禪師為作此文贊之其發揚栖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玉庭老師閔世之心有不在栖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為之称贊予故篆其所以贊栖公者留鎮斎玉庭之盡心於四種無礙而所謂頼力之猶利心思之精特擘無異於覺範之所陳矣使覺範而在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竹牕詩卷

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溈山久而不契歸菴南陽遂擊竹而有悟杓石師之有取於是竹得非慕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欤題詠諸公乃多指曰太傳竹牕詩為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氷霜面目凜然牕牖而高標拔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遂其為杓石後身也

鄞游藁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并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迁
詔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来
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敭臣大父諱奎父
諱賚皆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藁行于時先生天質
秀敏自幼出游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譁
自見稍試芦花場典史既而不樂為郎拂衣棄去向
南山而卧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已不肯
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鼇菴黄公講道慈溪之杜
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學愈粹而行
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禄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

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
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
然異其為人以之華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栲峯岑君
先生交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握
手歌欵行游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興
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
厭家以匱之告則笑曰我道固尔也平居好誦陶靖
節詩愛其風致絶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皐之
句而自署其號曰東皐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
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垣在有學女一嫁為
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
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予東
游海上在来徵墓銘為閱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
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
曰

辭必已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範飾也化洽乎鄉
閭行之積也舉世溷溷獨乎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
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軾也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并序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
良先生狀来言於予曰先人卒旦葵不肖嗣以歲之
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
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
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
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
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温遂占籍
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琏泉州市舶司

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溫州路瑞安州事毋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迨葦復剖股和糜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為司縣小史數日從南溪父相問已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曰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一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户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每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郎其家問事父老来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鉤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鉛筒虛中而穴其上置諸鄉枝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賕請求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挋於豪右莫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豪蠹不敢有所重軽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嘗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決縣之鳴鶴鄉有界塘在餘姚界霖雨至節江之水輒

衝潰唐、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建木籠
竹加土築之而菟以安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鈐之以徒
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
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藝麻麥
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繹騷遠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
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
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
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
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
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
橫恣無比則患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網難惡少年
嘯聚走黨為盜則檄官士卒奮擊磔屍江上鄞縣之夾
唐有劇賊傳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
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
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
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
正處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
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
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
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
聞君治化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
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閫帥者橫甚至劫之兵且
欲執以逞戴窮蹙歸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
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
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警報日聞臺者亦欲倚君為重
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

多陌没方欲興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潜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吾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虎鬬故隻身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悦悟謝過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柰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宫治田葺園種牧以為食無纖毫介意後仍詔以乏疾倚杖踊跚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簠簋爵觶威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禎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户部主事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温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内附於是南游閩中未幾竟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温卜葬永嘉縣赤唐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恕次在室孫男三慶童鄭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彊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啖糲食如粱肉不求備於妻孥不致嗔於臧獲不忍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

資父有養子為君兄既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
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
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
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
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邁
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秃堅皆練民為兵守要害以禦
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内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
區區不量輕重推恕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
姦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哉古循吏之
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猶有令如君民乃惸民儒裾提將符姦
宄勍斃以逋彼蘗此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
之馳忌之歸海酋檀命鎗弋機才不及宄而老吁其

悲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踽予
所館匄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工
單宗弱僅幾不能家吾父蚤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
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為人乃度宁川
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田挾其仲及季
俱往心經意繕勾檢胞贏不數年間遂甲諸室於是
即所寓為廬舍以迎吾祖徙家焉于時兄弟八人方
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宁
為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居同爨而
食蓋殆三如也吾父善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苟
父母之所愛雖已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已甚
愛必遠之起處云為不以己一於父母而已事其兄

如事父聞以咎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閭以内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已之心愛諸弟以字已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則悉取之来撫之終其世其於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楷死卒有常度由是譽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欵門問勞碩不可強之仕即薦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真逸處士云生於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家葬鄞縣十都徐愚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璜即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尚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譽貧而詆富嗚呼富者固所資富能訓則富豈可詆也哉書曰既富方穀又曰所以為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德匄文以圖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盈歉曰分不處乎泰曷濟夫屯故處士厚利而骨肉蒙其義閭里厄貧而處士施其仁吁嗟乎後之人尚勿踐其穴與墳

元故冲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玄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為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為旌門記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承旨張公以寧秘書少監揭公汯所為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檄

為冲玄處士其姓羅氏羅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晋宋仕者不絶唐之季年有為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隠以文章節行為世所重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令始徙家焉塞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禧四年淳祐六年進士於處士為高曽祖有曰綱者家饒於財樂義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為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卿父也善卿有子五人長即處士次曰世英曰弘恵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幅巾蒼顔白髮望之如列仙淅東部使者以五人之壽上其事于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既報下如章而卿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為圖從子温州路照磨閒謀至輦轂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辭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九其志之所欲為必顕而服行之無所忤勉強即不欲者不使纖芥置諸心然内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虚口先府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為時善士晨昏之助為多其後卒且葬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從葬焉曰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諸弟尤極和孺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知母夫人死時季弟方睟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及接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為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於遇姻族處黨里亦皆盡其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為常卿有獄訟有司所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即丹迎縷解悦服而去

里多鹵丁鹺户或窳之不支處士輒資以已力公私
賴焉平居謙恭信厚寬而有容雖臨大事遇急務亦
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邁世標望絶人士
大夫每稱舉以厲其士俗至弃之日聞者莫不哭泣
相甲曰世豈復有斯人乎處同邑朱氏先弃繼童氏
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燮
其一即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鳴鶴
塲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燮庶出
餘皆童氏生也孫男十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
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
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
恂雅飭恭謹有礼而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
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於家以道始終者矣銘曰
偃以身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爛其盈門厥聲
孔揩行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湮我作銘詩永其聞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
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于四明始入國
士有吳瑛者執雉請見出當世名公卿所為文一編
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固以知其
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瑛旁近地而
瑛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
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為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
諱非者登宋大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
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
吏部侍郎逮事徽廟歷高孝二朝自是子孫世其禄
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為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

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澄生大堯是為府君父大堯無子以方氏子入為後是名来朋郎府君也吳入國朝温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侯璋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幼稟性恭謹而孝弟之行不勷而成事温州府君無遠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非一鄉之内不懼於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十遂韜光養晦不復有志於當時卜葬縣桃源之原栖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窓若將終身焉於是有子三人俱有仕資一日命之曰吾其老矣尔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為國家致分寸力而父不足效也璋乃奉命北游

帝鄉起家巡防百戶督運中原陷紅巾中抗鄂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海道運粮千戶其後海運有功

制陞海道都漕運萬戶紫衣金符階秩三品而郎典荐拔光昭二代嗚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生於元貞元年二月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葵鳳栖山下享年七十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簿次郎璋幼郎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嘗從縉紳諸老游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嗇乎其始而於其終也豐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并序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賓元謁予錢唐

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實元方在
髫幼孩甚駭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
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績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
異群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
遺胄而濟其德美碩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
望於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蘄許可每見即奇之
曰唐氏世亂在此而已既長益跅於學有進取長才
父乃命之游京師挾奇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毋體
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
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毋遘病有忌
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即登岸馳
視之而毋果病棘遂泣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
道彰也如是又嘗侍毋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
教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脩其政家庭間
其事父毋愿而和敬而順每遇戚怒必下氣低顏微
言以悟之無得其歡心乃已其待兄弟温恭友悌雍
睦惠諧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户以居而必親
必愛不廻若同堂其在閨門媟慢之氣不形忿懥之
色不兆為夫婦十有餘年實而礼之若嚴君焉又泣
謂曰汝父行不負於神明德不愧於士類而竟止於
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耶吾自汝父死每鬱鬱頊
頊質裳衣延師以教汝使及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如隸之
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如吾之教汝者如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
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實元泣而有後也汝宜知之實元泣而
識諸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而不肖孤不能
以盡知幸而有聞於諸父與毋氏者又不得令辭以
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

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唐氏也哉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虛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嗚乎甚耶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居士復自汴西徙即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霆之父諱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興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於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葬在家西一里許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蒙其慶此獨厄於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鄞泥明大墓誌銘并序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婿唐輳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人生無聞於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鮮先生愛輳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主定海尹汪君以敬時輳興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于家俾子若婿以卒業予始因汪以往謁明大明大為之剳羊釀酒縱飲盤隱軒或擊缶而歌或拂衣而舞有恣相歡洽之情後二年汪君既沒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輝鄉姓泥氏其先吳興人有諱陵者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

清遐居士文彪以與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諸道其中命子民獻塔劉厚南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于一門曾大父芑鎮江府教大父橚世冨饒至明大而家益落明大削衣貽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自足無捨已為人意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隱德則諾一日源將從祿藩閩明大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皆躬操井臼而不為勞汝忍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嗇然遇人多恩樂其有過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有餘財間以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蹲蹲起舞連日夜不厭平居質直不阿人有過恒面折之苟得一善亦嘖嘖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者於是變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泫然流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於庚戌九月十九日卒於洪武己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即源次溥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熾而昌至于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其孫孔棘為瘁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未暮纂序清遐乃延碩師以淑其家曰源亦克允蹈觀明大所立于先有耀猗欤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卒慶以藏善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其在此

元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并序

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

之杞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為杭人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嶷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葬父喪及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於母飲食供奉惟母之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于家沒而礼葬之凡所以安母之心者無不至一日君失配偶內雖甚悲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及母卒君持喪盡礼比葬有双鶴巢墓上久而不去蓋孝感所致云君蚤從吾衍先生學縱觀經史涉獵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朋友一本於誠敬而過鄉曲尤有恩人有質錢者久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吾蚤食祿于時後以母老棄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得年六十九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甕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沈佑滎陽鄭友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永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既葬中以都事君命持嶺南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敦行孝而敬學擅而匹邦之傑兮鼎不柱車筐不持廬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予曰頎矛兮惟德之首惟忠之教啓後烈兮國慶既施命服有輝亶昭晰兮我作銘章以貢其藏為善者之輶兮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轗軻蹙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為貸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為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絶海之商通著之賈往往貿遷于此君為之數年泉餘於庫粟餘於廩而奉親之堂而廬其左右諸室以侯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細其有費處分者亦翕然竟往不見有顏色曰葛藟猶能比其本根況人乎父嘗被陷私醼事吏譴久不白君泣懇有司即平反以出又嘗為鄙司稅曹氏所抑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冤不克曹蓋西州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苦吾弟懇之肅政司父杜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聽其偽指君以次兄亦在誅逮中為力直之李氏孤貧而頑學君育而教之林婦病亟當服奏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資以致君出所藏廢之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夫而聽其話言子若孫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藏獲賤隸亦委曲嫗煦浣其心平居和易恭謹恂恂如懦夫至其為義則踔厲風發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玄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文華皆有隱德娶蔡氏孝順祇脩克為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牧次適陳閔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刲股已母病昆弟八人君於次為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

之功居多生於延祐甲寅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循屬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来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盖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亹亹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来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户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

之功居多生於延祐甲寅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後十年亦卒與君葵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称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不能一引手救反眄、以相答者有矣此其齟齬時遭家之困急於自為故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於當時者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為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君之風亦可少愧哉君前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遜銘之其辭曰

貧不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踣強折姦卒直其寃乃才之充及至守身毋讓肫、何行之忝我作銘誄以載厥美垂之無窮

好戲弄而警敏絶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
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
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
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青陽會壬
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児公統大軍
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
翼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
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伍年
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即扁舟宵遁朝廷嘉之以
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内附君間関歸故里
二明年已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
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觀為文章
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
矩持已約而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
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為務而按姦發伏世吏莫能杭
御吏不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寧失
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
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
在已所至必以教養為職業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
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礼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
恕簡靜贊上官釋澱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
鄉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為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
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
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礼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
而復合者有讓平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

義者習皆造門獎厲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
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
繫日有人君驗治三歲兒書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
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劫民財民疑其鄰慝之官君時
適公出其僚翰鄰使當罪君察其冤為變其獄辭僚
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鄭縣獲真盜事遂白民
有酤酸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壞甕
尊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
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
市鄴為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
境常宿南鄉廣嚴寺閒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
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竇不可以容人而室中
夜失去嫗憩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鞠其壻使首服後
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臥集衆逐之乃死虎
也事傳京師翰林丞旨張公翥為作贊歲比旱君行
赤日禱鴈潭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起潭所雨
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
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
伯父後次即請銘者季曰徽女二人長適方翊次適
胡斌孫男二鑄鉉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
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
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
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樂

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
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顧利冒恥之俗興士多矜智
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已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
其能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子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
莫能知君者得覽焉其銘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
神徂聖伏道久隳士俗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內則
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遠頗取弦歌化
海陲棄捐斤斧引纏徽窾實靡訂識者誰有儒一生
心獨知為編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
死其何悲

大素處士趙明故太素序之始年其孤致書郭江之上而
泣告曰先人既序吾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姻
有遺言

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来促
銘且曰不得銘則不首孤隕命於先人無以畢茲窀
穸之事矣敢固以請子復受命而長慟乃於道途倉
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
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祺父必俊世稱梅石先
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倜儻左右事之難得
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
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脩濯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
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於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
季君咸事之如事父母之說黃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

為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
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
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真得手足之誼者也於是
二兄俱即世其一兄又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
乃愴然有慨於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
戒號泣為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
私每旦鷄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
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
有淋行生子男二人長曰
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曼季暈季昴君生
於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於
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
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黃氏合窆焉君性剛而
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
然推腹心而於思誼為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
屑章句之末晚慕黃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
得一日病癘即索湯沐浴嘱以後事命置棺於後堂
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矣予與君
幼同學壯同里閈老同志願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
於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来歸則拳拳焉時君
葆精蔬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於斯世曽不幾時君
僅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
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尚忍執筆而銘之耶
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虚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
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槩與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尊正學敦孝友參異教期壽耆志不伸數實囿述銘
辭播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并序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孚善張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頫與為昏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於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列處華靡怡然無愠容或諸之曰我自樂此也觀其意蓋不忍豪髮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父母待伯妹娣姒如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於家嚴饋祀和屬人慈幼字微無不合於義歸數年無子即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姁之撫之長而教育之曰吾待之甚於已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盡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其身之倦歿則哀毀成疾終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蓋久而益殆一日集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死待弟而弟至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絕內外大小聞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月日葬以書馳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世也請為歐陽文忠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即世之早亦如之獨為之夫者無聖俞之學不能致文忠之銘揭諸墓諺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魂於地下子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遏吾之悲哀以寫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父曰詛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即機生於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二十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

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葵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勇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
悉享壽耆胡獨汝嗇竟夭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
忍使老親啼號送柩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
永久

祭文

祭揭秘監文

惟公之先玉蘊珠藏逮及顯考始大而昌榮衣象笏
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
公續厥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
洞徹汪洋既遡瀛洛復泝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
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
高蹈庸莊義膓公之接物春日秋霜軒豁典南宮
籍甚聲華亟踐朝行初居胄監發硎劒鋩謎典南宮
教繹薦颺乃入詞垣乃遷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
帝念遠民俾莅遐荒曰省曰憲以騰以驤揚涇激渭
走朴起僵我黨聞之驚喜失床長途方騁時忽擾攘
垂翼海島失勢江鄉竭来四明假榻僧房朝永暮蘇
清苦自將田視故里一何凋喪惟公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
耆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
兀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攜垣墻如何今者天降不祥
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彰壽踰七旬
孰曰天殤況有賢子逸氣昂昂皆堂皆揹吐語成章
公雖已矣夫豈真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謚文
忍死我望臨絶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敢當
餞我于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訃在傍公初病亟
咸被教綱公有疾疢我藥我嘗為留庶日已遂平康
頁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霑裳一奠告情

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遯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為九民死而無聞於後非儒人
有見有聞維我汪君君之方幼敏學𢈔倜儻習詩禮於
家庭親俎豆於卿黨及其既壯學苑而正紹聞先達
之格言容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內無理之
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儀麟筆之炳煥廣鵬
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薰胥危言入髓
鳴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黃鍾於箏笛之耳亶一意以
孤行亦群情之所忌始教丹陽繼攝鄉縣東闈南臺
亦辟于掾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賤追至未暮
健倕朝除作令五載于海之隅既刑取之克脩亦教
化之荐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為禮義之居方礲石以
紀功忽掛冠而歸沭何遭世之孔艱復奠命之不淑

攝提轉而屈子乘鸞單閼逢而賈生賦鵬雖運會之
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藹藹固已傑出於
當時而於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
以自附於儒人之列而不為凡民之歸矣傾念長逝
漫々言笑晏々扁舟餞別歎焉聚散謂雲山之可期
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笑死奈何
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所以神飛而
愧褫也吾儕小人悉俾深知或姻親之早結或交友
之晚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弟而得師當訃音
之遠播聯設位以致祠嗚呼哀哉哭野則疏哭寢則
疑爰即僧舍以聲我悲蓋上為吾道惜而下以悼其
私嗟々汪君知乎不知尚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婿戴良謹於羈旅具香幣之奠併錄墓

銘一通遣從子温展告于
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
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頓抱負之何如豈窮通
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遊或西江與南
粤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
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寓縣神州之雄麗然不過
資筆底之詩材擴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
緌之可貴迨春秋之孔高益舒情而肆志高予冠之
發發長予佩之纕:或訪柳於東鄰或殫慕於南里
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
子而有孫庶優游以卒歲裘葛已適乎温涼食飲肯
虧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於莫齒何耄年之
已屆竟期願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婿爰自童烏
即承教示當磨礲之浸久稍知名乎士類詎方面之
需賢遂聿聯於班綴曾榮邁之幾何歎風塵之交起
視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渝
肌而浹髓謂忘義於暫踈乃承凶於永棄想丹旐之
翩翻尚遲踟乎別袂胡事生之既失仍送死之莫遂
聿臨沒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斯
須之遺墜望蒼天而致辭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
此誠意尚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昔我蒙幼弟居下里子以名門来婿伯姊遂緣
姻好同踔並踦既親且昵自山授館授緊頎之眷然
誨化罔匪德言荐及成人憂我無配不著不蔡室以
賢妹繼茲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来何有内外堃響
之夕鳥鳴之朝林游野處子歌我謠或喜以笑或悲

而吪凡我之逢亦子之遭曾不幾時兵戈四起爰宪
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倏踰一紀生濶死休沒會
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卿我尚為羈我有
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淑嗟我之哀我昔西征子實
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子從卒罹轗軻以至
于今殃慶罔保興言及之隕涕傷神豈不欲往道阻
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居不恤患疾不視藥斂不
憑棺瘞不繞檟莫補我愆何承子託天固使之亦心
我誠孰鑒我哀孰明祭以叙哀文以告情有淚如何
興酒俱傾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於逆旅遣姪温遠致香幣之奠
併墳記真贊各一通展告于

祭先姊趙安人文

先姊安人柩前而侑以文曰嗚呼哀門薄祐降集艱
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瘖痿朝斯夕
斯吮咡涕洟姊實念我負任提携既虞水火亦免瘝
疵越在髫齔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
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及暮齒遺逢百
罹倉皇播遷保此庸癡千里故鄉相望歔欷每申訓
語俾遠禍機暨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人民已
非乃汾草莽曰海之湄頓地號天惟姊之思飢不知
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視
藥斂不憑棺死恩虧臨沒有命俾記容儀寧敢遺墮天寶臨之乃
行篆之墓碑顧纏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
裡先王制礼情義並施喪服大功今必以期遥望松
楸歸瘞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辞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三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四

越游稟辭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
和陶淵明歲暮荅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
題吳上人游息軒次韻荅張靜虛
觀雨憶竹梅翁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五

越游稾

七言律詩

秋日言懷　七夕有感
九日感傷　寄鶴年
寄天渊老禅　簪梅為秩天叙賦
憶淬用剛　寄郁文海
遐九思不至　寄賂以大
寄紀宗正　寄胡仲孚
寄宋送臣　寄方威齋
寄錢仲仁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寄羅彦直
寄孫伯敬兄弟　寄揭平仲
承君衡班斡遠送賦此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寄黃炳文
寄胡舜咨　寄茅元禮
寄張天民
寄俞伯熊無東李仲彬
寄鄭彦博　秦湖居隱
懷宋庸菴　懷滑櫻寧
靜虛翁以所和貢士詩見寄賦此以謝　懷項彦章
懷宋思賢
王國臣以龔翠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庸庵藏題借韻嗣賦

承景德輝王漢章遠訪別後却寄
葉孔昭為尊公刋海隄集喜而有賦
哭趙太初　哭張宜仲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懷陳中復
蔣彦章来訪別後懷之
示唐生林　游高節書院
訪楊季常　詠懷古迹
哭陳虎白二首　喜謝密庵至二首
伏聞楊宋二公及應平仲出游且言田岳
見頒
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羨
九思敷背弥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
賦此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六
越游稟
辭
夏正辨
解
萍居解
贊
蒼雲圖贊　生意垣贊
黄元輔像贊　竹梅翁像贊
趙樗菴像贊　郁文海像贊
源道淵像贊
銘

惟微齋銘
泉聲齋銘
仁齋銘
清瀧硯銘
蔵
說
存省齋蔵
樗菴蔵
李氏子字說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七
越游稾
傳
石孝子傳
汪節婦傳
滄洲翁傳
張婦傳
竹梅翁傳
袁廷玉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越游稾
記
全有堂記
谷口莊記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王氏思愛菴記
大慈寺新建上蒙記
歸菴記
四華世累記
怡顏堂記
安貞堂記
檀特精菴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九
越游稾
序
皇元風雅序
容菴文集序
餘姚海隄集序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題跋

跋定武帖　跋康里公臨懷素帖
龍山古跡記後題
跋蘐上人所書蓮經後
跋袁文清公詩後　跋東坡手帖後
題倪氏子瓊花燈詩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
止堂項府君墓誌銘
唐母姜氏墓誌銘　汪彥貞墓表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九靈山房外集目録卷之三十終

贊
九靈山人戴先生像贊

序
雲林先生詩序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

越游稟辭

和陶淵明歸去来兮辭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余客海上追和淵明歸去来詞蓋淵明以既歸為高余以未歸為達雖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嘗不同也歸去来兮時不我偶將安歸念此生之如寄忽感悟而增悲老冉冉其將及體力歎乎莫追旁人見余以驚愕曰影是而形非望東南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以頎迷途之已遠愧前賢之知微緬懷故山若蹲若奔欝乎松楸擁我衡門田園故在圖書尚存散襟頹簷亦有一尊無囂聲之入耳無憂色之在顏比鷦鷯與鴻鵠固無適而不安胡出疆以載質貽余輩之間関奉先師之遺訓巢國光之一觀豈禍福之無門乃一

出而一還因傷今以懷昔心欲絶而桓：歸去来兮姑放浪以遐游既反觀而内豆復於世以何求使有榮而有辱寧無樂以無憂匪斯世之可忘懼夫人之難疇我之所歷如水行舟始歌傾於灘瀨終倚泊乎林丘視志路之狂瀾覩薄俗之横流知此来之幸濟誠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富貴真有命利達亦有時：命未必誰為留歲云莫矣今何之古人不可見来哲亦難期逝猿鶴以長往俯隴畝而耘耔歌接輿之古調和淵明之新詩為一世之逸民委運待盡蓋無疑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為物在世中倏焉成我身
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覩生同屋室處死與丘山鄰
彼蒼無私力宵晝已復晨獨有路旁堠長閱往来人

又

憶昔客吴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行游況值長春景
揭来卧窮海時秋桃席冷還同泣露蛩唧：吊宵永
豈無栖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
以之懷往年一念詎能靜

又

義馭不肯遲榮悴詎可量舉頭望穹昊日月已宿房
隕霜凋衆類憭憭：未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值愆陽
物化苟如此秖乱我中腸

又

遯默度危時無如莊與老膏火終受焚樗櫟廣自保
我昔獻三策論辨吻常燥一聞倚伏言頗恨歸不早
此理端足信明月耿中抱愁絶舊同袍學廣未聞道

又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梟鸞翥向焉固非就今者孰為去一途何用獨多慮但慮末代下事：古不如從今便束裝移入醉鄉住醉鄉固云樂猶是生滅處何當乘物化無喜亦無懼

又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嘉爰得交心知音乃餘事伯牙絶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值涉江採芳馨頹波亟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嘆復棄置

又

唐堯忽以遠遺風浸褊迫子陵識其機竟別洛陽陌自非大聖人誰能試堅白長嘯望前途宇宙乃尔窄徘徊東海上庶遇烟霞客此事已荒唐且向環中宅

又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晚望有収嗟我成粗糠白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鴈隨陽昨宵得奇夢可喜復可傷為言東海上却粒有其方早晚西王母酌以瑶池觴

又

天地有常運陰陽無定端夏虫時不永安覩歲月遷嗟我在世中倏忽已華顛何能得仙訣拾取朝霞飡蓬萊去此近欲往無由緣從今棄諸事盡付悟真篇

又

秦灰未遽冷于古何所稽前行有衢路往々変巖崖我来一問津感歎傷人懐是道在天地大可六合弥諸儒拾煨燼燔破裂自愈雖遂令高世才放蕩莫控羈時無洛中叟此事諒終虧

又

文武久不作周德日以涼老聃隠柱史莊叟避濠梁

正聲倫鄭衛禮俗変遷鄉是来談治道夏甽以鳴霜
悠悠迺黃唐古意一何長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
我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
當其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為薄厚
平居且尚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覇役歲月已一終惜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
中遭世運否言依蓋世雄塵埃縱滿目肯污西来風
舉世嘲我拙我自安長窮孤客難為辭寄意一言中

又

白日忽已晚流光薄西隅老人閉関坐悽悽意不舒
日月我戶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奪元化此中寧久居
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又

我昔年少時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戒垂堂
南轅與北轍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盡化爭戰場
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邙撫此重長歎壯志失軒昂
斂退就衡宇慨守一方往事旦棄置身在亦奚傷

又

圭玷猶可磨斯堕不可完素行有一失誠負頭上冠
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関
我嘗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空彈
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苦中有千歲寒

又

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茲王孫泣路傍寧似開元時
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髮視軒冕草澤去不疑
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辞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

豈不瘁且艱道勝心靡欺恨無史氏筆為君振耀之
誰是知音者請試絃吾詩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飲且歌
我觀此身世變幻一何多無相亦無壞信若空中花
戚、以終老君今其奈何

故國日已久朝暮但神游誰謂相去遠風昔隘九州
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忍惜恐遂忘首丘
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衰周不遇魯中叟履跡將安求

又

墻頭有蘞菊粲、誰復採蹉跎歲年晚香色日以改
我欲一往問渺、阻煙海遥知霜霰繁莖葉不余待
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性不解飲然喜與客同倡酬士友過從輒呼酒對
酌頹然竟醉、則坐睡終日此興陶然壬子之秋乍
遷鳳湖酒既艱得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
歡也或命之飲或饋之酒行游之暇輒一舉觴飲雖
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二十詩愛其語淡
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為商確云耳

其一

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
此身已如寄無為待来兹況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
山顛與水裔一觴歡共持

其二

好鳥不鳴旦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坎古亦有遺言
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酣中趣高風竟誰傳

其三

淵明曠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為酒中名

過飲多患害曷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
沉醉固無益不醉亦何成

其四

一鳥乘風起逍遥天畔飛一鳥墮泥塗嗷嗷鳴聲悲
升沉亦何常時去兩無依我昔逍力淺磬折久忘歸
迩来解其會百念坐自衰惟尋醉鄉樂一任壯心違

其五

昔出非好榮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墮一偏
商於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逐白雲還
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其六

紛紜世中事夢幻無乃是方夢境謂真既覺竟隨毀
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尔請看竺乾書此語諒非綺

其七

幽蘭在浚谷衆卉沒其英清風一吹拂卓然見高情
萬物皆有時泰至否自傾蟄雷聲久閟未必先春鳴
有酒且歡酌何用歎此生

其八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凌霄直微類近亦附喬枝
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奇煌煌九霄中榮耀遠尔為
我道似不爾一笑慰吾羈

其九

我卜山中居榮門林際開湖光并野色一一入吾懷
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當北翔夜夜思南枏
蚊龍去窟宅常懷蟄其泥此土固云樂我事寡所諧
惟於酣醉中歸路了不迷時人以酒吾駕亦忘回

其十

悠悠從羈役故里限東隅風波豈不惡游子念歸途

朝随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
在世俱是客且此葺吾居

其十一

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于老
苒苒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
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携翅生縱浪遊八表

其十二

靡靡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深居執蕩志逝將與世辭
破屋交悲風得處正在茲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
道壞士失已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其十三

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
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裏頴
和陶三四詩粲然夜光炳

其十四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飲而獨容我醉
我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
尚懼毅見疎淡中自多味

其十五

老我愛窮居蒿蓬荒繞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絶来迹
寓形天壤内幾人年滿百頑獨守區區保此堅與白
若復不醉飲此生端足惜

其十六

大男逾弱冠粗嘗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
亦有兩女子家事幼所更女解事勝姑男可了門庭
悲如黄口離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其十七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野蓬生麻中

年来更世態頗悟窮與通所失豈魯寶所亡非楚弓

其十八

栖栖徒旅中美酒不常將偶得弗為飲人將嘲我惑
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纏澗幾度吊亡國
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其十九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已
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
懷此頗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弟兄可止便須止
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

其二十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真劉生荷一鍤似亦近其淳
步兵笈途窮詩思白以新子雲草太玄亦復賦劇秦
四士今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飲為事亦徒勤

嗟我百代下頗與四士親遥遥涉其涯歛然一問津
但懼翻醉墨汙此衣與巾君其恕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 并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溪之華嶼迨今逾一年僻處寡
儔頗懷鳳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後游其地得錢仲
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
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分半宅窮年無俗調看山閱朝夕
如何舍之去遥遥從茲役朋游方餞送賦詩仍設席
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縱逸舟持用慰離析

又

我未踐斯境已賦考盤詩懷此多年歲一壑今得之
陶翁徙南村言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
投身既浮屠何能復去茲鷓鴣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谷張常侍一首
長蛇驚赴壑逸騎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
容鬢久已衰翔茲憂慮繁俯仰念今昔其能免厥愆
馬老猶伏櫪鳥倦尚歸山一来東海上十載不知還
竟如庭下栢受此蔓草纏蓼葉日已固何有挺出年
人生無定在形迹憑化遷請棄悠悠談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欝：方錢諸地主時饋名酒慰此寂
寥悶至輒引滿獨酌坐睡竟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未飲輒頹然近賴好事人置我嵇阮間
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僊似同曾點輩舞此風雩天
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
淫雨動連月此日復何年履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余居海上之明年適遭歲儉生計日落飢之動念況
味蕭然乃和此七詩以寄鶴年且邀同賦諸志諸公

其一

鳥鵲失其羣栖：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
兩翮已云倦何力求翻飛遥見青松樹決起一来歸
孤危正自念復慮歲晚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溝壑悲

其二

大道邈難及我已後羲軒代耕非所願十年躬灌園
晨興當抱甕破突寒無烟寥：千古心豈暇相磨研
鳳兮有遺歌三歎諷微言餘生倘可企託知此前賢

其三

永夜寒不寐起坐彈鳴琴清弦白雪操世已無知音
座上何所有五窮迭相尋呼酒欲與酌塵墨屢罹斟
簞瓢世所棄鼎食衆爭欽固窮有高節誰見昔賢心

其四

長吟望穹昊煜〻明降妻時秋屬叔歛此頹竟莫酬
自余逢家乏歲月幾環周姬公忽以遠白屋終懷憂
我豈忘世者嗟哉誰與儔伯夷本不隘此說君當求

其五

陶翁固貧士異患猶不干公田豆種秫亦且居一官
我無斗畝宅三旬終九餐況多身外憂有甚飢與寒
委懷窮榻下何以開此顏清風颯然至高歌吾掩關

其六

儻居當陋巷舉目但蒿萊豈忘翦刈心家窶罕人工
且茲敦苦節竊附楚兩龔其人不並世茲懷誰與同
有榮方覺辱無屈豈求通適值偶耕者欣然將往從

其七

疇昔解塵鞅撫劍游東州飢劬十年久遂與樵牧儔
世人見不識翳然成俗流子廉感妻仁靖節為子憂
因念南歸日此責復難酬吾事可柰何終以愧前脩

題吳上人游息軒

名山欝岩嶔飛軒起弘敞覺花墮檻明忍草緣堦長
日落萬壑冷風振百泉響掃庭驅虎出倚欄迎月上
雲影共棲息山光同偃仰晚磬度鴈清夕窓含澗爽
偶造幽人境獲陪芳景賞談玄悟道言觀妙滅塵想
良游雖暫適多累詎長往所以俗中人昏〻在天壤

次韻答張靜虛

天運無停晷星紀奄已中悠〻悲逝景靡〻慚化工
貞操失蒼蒨弱植謾葱蘢益壽乏丹木養生短絳宮
仙游時既晚客行歲屢終鶩塵歎斐〻脉浪聽流〻
魯連寧蹈海殷浩第書空庶思抱微尚豈謂表孤忠
於焉遇鄉耋久亦隱墻東形類啄苔鶴心同避弋鴻

觀器驗覆昊察人識盈沖常時被芳訊及茲聆緒風
聯袒襜愛昵列飲慰覊寄蘭庖遵近約綺席示前豐
萬顧荷吟伯陪次辱文雄談諧重珠玉榮顧薄荅通
揆情、已愜即道、已隆孤範耀霜逢獨鶚奮秋嵩
昔聚勤春作今離觀歲功繁翰承存故希聲忸聽聡
誠言非外奠德意自中充鳴嚶固睦耳躔步當省躬
寡和難為繼淑貺豈所蒙厲美謝已曲撫志愧南翁

觀雨憶竹梅翁

陽景蔽秋節愁霖久未收既騰舜江水亦涌秦湖流
朝旦振衣起言登川上樓兩目固云曠撫事多離憂
為懷我儔侶年大雪盈頭近緣役官課滯彼海東州
滷被入庭潤塩烟當座浮行潦作蹊迳沉泥壅道周
跬步不能出孔若坐虛舟得似客游日長途騁騵騮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終

越遊稾

七言律詩

秋日書懷

獨對欄干首蒿盤入秋兩鬢轉班、長途自覺衰難
任故國誰令老未還猶喜病妻安久困只憐弱子歷
多艱有書若報征徭事又遣新愁損舊顏

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年、此日是佳期九華燈下来王
母百子池邊宴戚姬青鳥只今無信至綵樓何處賞
心虧不須更向天河望涼月悽人雙淚垂

九日感傷先人下世忌

常年九日倍悲秋況在長途獨倚樓手種白楊何處
是頭簪黃菊此生休悠悠歲月祇添老靡靡湖山已

男戴禮叙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倦遊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寄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衰年避地方遑轉故國傷心忽悉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

寄天渊老禅時住二靈

路入錢湖是二靈玻瓈影裏樹冥冥水具葉長翻笈內經禅室夜開客虎卧法筵朝講使龍聽何時去結東林社待看曇花瑞世青

梅簷為天叙師賦

上人昔住大梅山坐看簷梅眼欲穿白足亂迷行道日寶花輕墮諦經天肯將素眼欺塵夢只許清香入梵筵看到常師成熟後始知此道有真傳

有懷淬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擅地靈雨微峯下樹青九天石落疑星化一夜龍歸挾霧腥禅窟已鐫新賜額法函惟啓舊藏經道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郁文海長老

每追杖錫向東皋渾似天台訪石橋結社自慚非栗里能詩誰說避秦豪金華洞古行歸隱檀特岩深久見招只恐燕鴻相背後高情無復念塵勞

遲九思不至

老我飄零此海湄故人別去竟愆期道途正遠誰相慰歲序幾何成久離白月墮梁頻夢想清風啜茗重懷思長卿多病尋常事莫為當炉出每遲

寄駱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歎清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鶴西風渡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游少地僻應忘禮

數慵獨有風塵老羈客時、杖屨許相從

寄紀宗正

一別故人雲水遙相思徒使寸心勞長卿病肺偏能賦楚客憂時謾作騷龍臥山深風氣聚虎蹲岩近海氛消但令兩地宜耕釣白首何嫌不見招

寄胡仲孚

客裏游從近十年一時朋舊羨君賢學通上古長亲術道悟南華散樂蒭交久直看書似筍愛深時借筆如椽白頭歸倚西風立一度相思一惘然

寄宋廷臣

憶昔遨遊多士間江城幾度共盤桓眼穿東海蓬萊殿人老西風首蓿盤郢國善歌稱宋玉唐朝能賦愧方干如今舜窅空山裏脉、無言心自酸

寄方盛齋

瀟洒高人若箇邊竹籬長繫泛湖船畫圖椒閣蒼波外錦繡園林白髮前每向桃源尋舊隱渾如蓬島見真仙只今遂道成惆悵何日重来說往年

寄錢仲仁

龍山西畔鳳湖東渺、三樓沆瀣中人似謫仙唐李白世推高士漢梁鴻為憐桃浪迷歸路曾結茅廬近遠蓬自是勝緣難強致敢臨弱水悵回風

寄方梧竹

敧門北去更誰賢兩鬢蕭、入暮年手種碧梧堪引鳳庭移翠竹已忝天孟嘗襟抱知誰識杜老詩章只謾傳多愧舊情無以報海鄉何許思縣、

寄胡宗器

溪上先生誠足悲胸中落、有誰知誦經合掬皋比座逐食翻疑里社師年少賈生空抱志數奇李廣實

閔時漂流固重衰年憶當路吹噓豈有之

長風吹度海東邊慣聽潮聲已十年往事免成塵樸
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望眼迷遒鶴一夜歸心到
蜀鵑遠賦驪駒慚二妙縱歌安得酒如川

寄羅彥直

盡舫高齋起澗阿米家書盡貯來多清風時至自舒
搂俗客不來誰嘯歌千里故人嗟我老一時交友奈
君何祇應別後增惆悵頻寫新詩待鴈過

寄孫伯敬兄弟

誰似君家好弟兄生平友愛早知名事同王勃三珠
樹義比田真一紫荊杖履幾回尋隱德墳籠無荷慰
羈情新堂近製怡顏頌慳乏長方為勒銘

寄揭平仲

祖父箕裘絕代無玉堂金馬漢諸儒滇池自昔多龍
種丹穴于今見鳳雛學術要須供世用文章豈但飾
皇圖從来大器成當晚莫歎楊雄卧一區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廿年不到文安墓早夜能忘返故居獨柰慈親愁遠
道更堪旅櫬冷荒墟治行況復無餘橐恤患誰能驚
駕車吾道艱虞今若此白頭相視淚潸如

寄胡舜咨

曾有宮袍賦上林一朝歸卧白雲深昂昂老鶴鳴皐
態耿耿驚鴻避弋心痛起尚餘須送藥客過時共賜
来金鄉邦珎重斯文寄莫為愁多鬢雪侵

寄黃炳文

四明朱學有誰傳爾祖淵源已百年世澤豈徒遺簡
在家風親覩遠孫賢山中風雨龍歸後海上蓬萊鳥

去前可是地靈鍾秀美兩雛又復起蹁躚

寄張天民

於越山中張左瞽平生出處絶堪悲為慚柳下甘三黜竟逐梁鴻賦五噫縱陌維榮心似鐵黃金久盡鬢成絲更憐一種清奇病獺髓鸞膠不可醫

寄茅元禮

此老胸藏萬卷書論才只合上公車長途何事妨騏驥美草頻年飽駑駘斗室深居来客少一床兀坐老僧如迎来却為栖遲者尊酒風流樂有餘

寄俞伯熊兼東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部解飲渾如晉步兵塞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暗聞聲比鄰喜有知心客一夜彈碁直到明

寄鄭彦博

禮帙初携入春常濯纓又復向滄浪巨時未必慚長榮撫事無如歸故鄉兩釣海頭機已息雲耕谷口鬢俱蒼客来若也詢餘計題得新詩滿草堂

秦湖隱居

西湖風光不及前携家避地到秦川雲山每憶巖公釣月夜時迴賀老船門巷邊衢塵似海樓臺近水影浮天旁人莫問心中事洗濯除非是酒泉

懷宋庸菴

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頃洞遺黎老草木凋傷故國秋祖逖念時空擊檝仲宣多難但登樓何當去逐騎麟客被髮同為汗漫遊

伏承靜虛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為賦四韻

先生閱世近期頤鶴骨稜稜鶴髮垂法律舊窺唐制

作永寃今覩漢威儀桓榮賜杖空前志掌故傳經已後時獨有陶潛十載恨品題都屬寄来詩

懷滑攖寧

海日蒼涼雨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為散木居官道故托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宋思賢

世間風雅久陵遲此事惟君蚤得之遺響直憑東漢續流波奚用晚唐為後先作者皆殊列得失中心只獨知白首低垂方抱恨敢要佳句賦睽離

懷項彥昌

謂樹江雲每憶君別来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者千里同為歎世人內景琴心簣谷夜外丹火候杏園晨極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王國臣以醜翠岩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為念閑情愛此圖錦囊卷送結交初槎枒玉樹君應似宛轉琅禽我不如人物既為時膾炙才名真作世瑞興客途獨悵情難報感謝當傳百代餘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平生不識鄭山輝寫草成圖偶見之恍惚鴛群翻水曰依俙鴻爪印沙時康成已矣空書帶靈運悽其但夢池寸楮尺綃能寄否敢憑去鴈致深期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辟間舊題因借韻嗣賦

先生去隱富春山贏得聲名滿世間往事只今成變滅荒祠終古倚孱顏九霄共覩冥鴻遠千載誰聞海

鶴還自是賢孫知述德故題軒宇領餘閑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遠顧賦此以寄

客裏神交近十春江雲梁月幾懷人何言此日襟期
合轉憶當年製作新朋好忝居三益友別情能忘兩
吟身及秋倘失乘槎路定向滄江一問津

葉孔昭為尊公刊海堤集喜而有賦

翁昔為州建土功石堤萬丈海爭雄歌謠德美南陽
似紀載文成吏部同要見流傳千載遠肯教零落百
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新編喜未窮

哭趙太初

蒲團兀坐幾經春獨把南華味道真已薄丹砂勾漏
令空憐白髮杜陵人山中舊別期猶在世上游從跡
竟陳楚些吟成無處寄暮雲回首泣沾巾

哭張宜仲

一別逡巡十五年可堪回首隔重泉高齋謾起延徐
榻遠道誰來訪戴船述德無聞嗟我老承家有道賴
孤賢自從凶訃傳天末獨立楓林幾泫然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前朝白髮舊臺郎十載携家住海鄉每為不才迂劍
佩致令多處識冠裳冥鴻已遂天衢闊退鷁方愁江
路長地迥秋高形影獨祇應別後轉凄涼

懷陳中復

天漢迢迢幾問津乘槎路斷海東濱諮詢不見皇華
使喪亂甘為皓首人閭相丹青方致譽杜陵詩句謾
傳神芙蓉峯下芝堪食已約他年共結鄰

蔣亮章来訪別後懷之

會稽山下正黃昏布襪芒鞋何處村無復霜臺觀獬
豸每從兩甸牧雞豚功名久已成漸盡節操由来興

世存久詭首陽薇可采為歌遺事却消魔

示唐生林

別来想不廢書藥簫幙秋風入夜清箋註肯同緗帙
蠹飛騰能負練囊螢終軍英妙方年少庾信摧頹謾
老成拭目早令觀豹變雙親頭白久含情

題高節書院

萬丈層崖置屋牢子陵塚墓壓靈鼇統庭雲氣皆山
雨滿壑風聲是海濤隱德昔煩天使下祠光今並客
星高田頭却憶當年事幾度春陵鬼夜號

訪楊李常於陳山田途有述

為憶幽人八十餘片帆来訪水南居已知揚子門多
酒誰信馮驩食有魚一代定歸名士傳百萬真授伏
生書前朝人物今無幾猶罥罳猶堪載後車

詠懷古迹

客来慎勿說姑蘇弔古令人百感俱已訝當年嘗越
膽更堪此日聽吳趨荒臺鹿下江聲咽古木烏啼月
影孤欲問闔閭埋塋地五湖東畔已荒蕪

哭陳叟白二首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癖斯文師門倘跪今餘
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辞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
機雲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又

老我歸来託遠林仙梳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
亂生死俄聞變古今懸榻空餘徐穉恨絶絃真亂伯
牙心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喜謝容菴至二首

自昔王門久曳裾河間禮樂屬真儒宮袍已織雲為
錦旅食真成饌有魚轉首俄驚蒼狗變傷心忍對劫

灰餘白頭野客欣重見為問風流似舊無

又

世外逍遥已十春更無魂夢到黃塵也知一別成陳迹忽漫相逢恐後身英邁尚餘標格在驅馳祇益鬢毛新古来名士多藏器高卧東山代有人

伏聞楊宗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頗喜而有述

前輩凋殘半九原一時文采尚誰賢楚推宋玉偏能賦蜀有楊雄正草玄鳧舃忽飛雙羽翰鷁舟真載兩神仙同游況得尋源客定覓秦人到石川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羨拋却江湖舊釣竿客窓聊復理遺編心疲朱墨頭如雪志困生徒日似年川泳謾誇秦故迹山遊能似晉諸賢西風久動歸歟歎此日因君重惘然

九思裘指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甫及衰年已二毛入秋一病轉蕭騷自緣宗澤憂時切莫是文園作賦勞餌液若為和癩髓錦囊誰解致鳶膠曉来忽覩平安字老筆縱横氣尚豪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為表桂芳賦

履運已成昔名湖尚說秦避時端有意把釣可無人若士居姚水遺風似舜民地雖占越上境實暮河濱已忝歸漁業何言託隱淪月浮孤艇夜雨着短蓑春泊渚多依藻窺汀或傍筠羽沉疑中餌絲動訝拖鱗竭澤知難脫狹池數已屯競多聲失厲得雋語忘嗔獺怨誅求盡龍嫌蕩漾謙頻腥風連巷陌穢浪接沙塵水際呼兒急墻頭換酒新謳歌便野習嗜好任天真

行媲清狂客名傳放逐臣家臨烟浦近門對雪漚馴
鈞渭心徒苦興周跡已陳子陵辭漢日賀老別唐辰
事業今如是栖遲固豈珍青雲人既遠白首我還親
衰謝無知已飄零偶問津但期連郡邑豈料結比鄰
東主方懸榻西風且鈞緡扁舟如可具同老此湖濱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五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六

越遊稾

辨

夏正辨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則正月非春
聖人易冬以為春欤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為
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為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
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周周家所須之
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
春秋者曷為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
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
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礼語孟
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有非
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

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瀆祀也以正月為春五月為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譏也以八月為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之月乎如以為建卯之月則郊為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為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何為遽書為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氷成元年春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氷皆以氷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氷謂十二月取氷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氷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氷周禮藏氷開氷亦同春秋書無氷而皆在春豈非氷政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也大矣左氏乃托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如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蠆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桓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夏之言麥秋之言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為譏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為譏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為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為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為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為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為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於卒歲則猶十二月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即未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章掌土鼓豳龠中春晝擊土鼓豳龠以迓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亦夏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正月註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月一歲而有兩正月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則十二月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王后帥外內命婦始蠶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為周正乃今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為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按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獲稻是也七八月之閒旱與七八月之閒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本言脩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濶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十一月為夏九月十二月為夏十月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十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

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灞上於孝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琅琊王澤為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為歲首即未嘗以冬為春以十月為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傍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指寅故以為名也屈原以寅月為孟月則孟子所謂十一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所謂十一月夏正也此又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為夏正耶為周正耶曰然則春秋默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即周之正月夏之正月即商之正月殷商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何為其然也以冬而為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為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為冬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即虞夏聖人之心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旦改

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迭為之說於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註穀梁孔穎達之述正義往往舍經信傳踵謬承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為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是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於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論直一言斯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為左氏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救其失正所以為忠也若預者乃左氏之訣臣其於忠乎何有

解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即嗜游放浪江湖涉乎無涯隨所止宿輒復為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誇客有嘗之生者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雄人也稽經詠史踔義行仁吐言為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豈以弭中乃處外出其餘可以尊主而莅民而又旁通卜祝下無醫史審音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雄人儒林之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祿以華其祖宗頎乃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戶不常籍賦無定庸內忘憤激

之志外絶慍悶之容萍乎萍果足以擬其踪乎萍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榱不土以着或依沼沚或傍溪壑遇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深避必其涸逐鳧鷖而上下結蓯蒲以隱約類飛蓬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託焉者也囂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村木所鍾為杞為梓為桐為梧為樹為檟為桐劲者其栢喬者其松大而梁柱之具小而杙楔之充子何不擷此以為室營此以為宮去卑陋而即顯敞乎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而闇内徒知材木為宮室之需不知宮室乃斯人之害蓋德薄而祿厚者志必虧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與其冒甲第而戕辱孰若茅其廬而草其房而荷其屋與其後朱樓而禍殃孰若藥其廬而草其堂吾非不知宮居之為貴室處之為福也顧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舍萍居何以哉囂生乃仰而呼俯而吁曰知才德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思去之者自守之萬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萬仁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哉言既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而謝曰僕誠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閻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贊

蒼雲圖贊

姚江嚴宗道漢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曰蒼雲蓋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為請榮君養吾作圖以遺之且為之贊曰

群陰既屏萬象聿新誰居茀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

觀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固遠清風尚存動靜作息
蒼山白雲

生意垣贊并序

餘姚張輿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
參政危公書之秘書少監揭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
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維生、施及乎物而曰以亨昔在神聖
體天法地教之醫學生厥衆類於情曰愛於德曰仁
化貞作元變冬為春暨乎末流溟厥術數舛時成汙
中肝亦誤惟越張氏顱頫則傳嘗觀其家生意蕭然
相彼嬰孤如萌斯茁視匪以時輒夭而閼曷其保之
是湯是熨是或不慎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典墳
揭名生意敢告心君

黃元輔小像贊

其才之逸駿踔而驤騰也其德之畜玉蘊而珠藏也
其行之高標正而矩方也噫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
逍遥鑑水之旁而使右軍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竹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蓋一世之豪矣、乎其
好賢之篤、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
綬不足以為其貴退而黃冠野服不足以為其高懿
哉斯人其殆以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也歟

都文海像贊

圓悟正宗派別支分歷世而十乃肖其人道有弛張
迹無罅隙如清在琴如甜在蜜族推大覺業受三平
氷釋鵬化誰使令爰自臨漳遠浮東海作法中龍
游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手見者震恭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即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閑出世名刹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非具正眼曷覩釋天宗風久墜妖孽日縴庶幾百世觀者敬度

銘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分其理伊何道之所出暨雜以人氣為之汩人也異熾炭乎其危道也無形是之謂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用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人十已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于心充實光輝其積日深戰兢以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乃形之役耳蔽于聲目眯于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惟誘夫欲遂亂於為擾營其曷亨已我觀厥仁嗟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示之有要礼以為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已克礼復乃純乎礼仁豈遠哉欲之則至矧此伊何實先致知既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恕而求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為仁之功於斯為極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涵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

紘、小子方寸罔治卒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實始乎人曰視此道一何其湮卓爾方生心學是勉乃以惟微篆厥齋扁朝斯夕斯曰擊道存敢贅一辭以告天君

曰顏是希以仁名齋與其所幾大哉仁乎衆善所在仰止齋名其永無忘

泉聲齋銘 并序

歸菴禪師以曇上人之嗜學也為飭西偏一小齋舍之曇徵余銘乃為其辭曰孰談無生惟歸菴師孰為聽徒曇也於茲師欲無言借泉作舌靈源活意一何潑潑惟曇善學以目為聽聲固不離耳則如聲晏坐一齋泉流在左了無所礙乃如來教

清瀧硯銘

僧聞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為銘曰懿茲硯產東夷為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蒇

存省齋蒇

惟民之生靡恬靡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曰養乎靜慮既未萌卓爾有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梦天理即晦或慎未然或謹將殆誰其尸之莫匪是心兢兢業業履薄臨深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內外俱正道無體用心統性情致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間隙已多理欲二途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孟氏繼之命曰思誠申以操舍其指益明迨今濂洛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肇於斯相彼陋儒表裏罔一公不勝私機變橫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發已發存之者之我作斯齋篆以名蒲目擊道存夫豈云遠志非不篤守惧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樗菴蒇

吾甥趙彥嘉畏慎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宴私之室曰樗菴其舅九靈山人乃作蔵曰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慚匪拙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可以作梁柱匠氏遇之卒斧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然則子乎其將為巧者之粹乎抑亦為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有以全其軀矣支固卷曲形亦擁腫彼鉄彼鉞庶不汝恐

說

李氏子字說

鄞江李時勉子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曰璠次曰璨請余為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仁寶不斷自成蓋玉生之土中混於沙石良工斷鳥始成其器惟仁寶也成不待斷待斷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斷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於聖乃為大成請字瑛曰孟成璠璵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璵質之不美不可以為器成而美則其為美也大矣學至於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奘美璨璀璨也說文曰玉光璀璨夫和順積乎中然後光輝發於外玉之璀璨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璨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蘊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璨也非有資於瑛則不能成其為璠為璨也雖然傳有之五常脩則玉瑛見瑛於骨肉之間其亦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玉成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講學而何哉既以告三子因書以為說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六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七

越游稾

傳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石孝子傳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蔽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俱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迩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倉皇抵舍忽見辟間一巨竇覘之則甫子三攫其榻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甫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頃之母甫循竇入即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讎未忍以報也乃更迩壯甫所行

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甫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甫首連斫數斧即斃虎既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猶不可奪鄉鄰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讎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魯莊讎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讎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強弱蓄情抑志以俟其生乘窺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虜稱兵以復讎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頑有沮於姦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強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日主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子者皞嗥焉烈嗥焉與岳將軍輩比質可也

張婦傳

張婦者吳越間隱人張貞妻也父故進士番陽徐勉之以文學名于世婦受其學讀書取通大意自劉向范曄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觀且雅善鼓琴喜為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為賢恒為擇對不肯嫁凡子後見貞落、有奇節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遂女之貞家素以豐產雄其鄉至貞輕財好施人有以窮歸已者輒傾所有濟之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數匱至不能自給婦入門即屏嫁時服飾更為布裳麻履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之中饋之事任之縉績紉縫之勞專之窮門陋屋敝衣糲食未嘗動其情每遇貞食飲不繼終日清坐相看甚無聊賴則為援琴而彈一唱三歎有遺世之心焉貞既益偃

蹇空一家出居慈水上無寸土可卓錐無尺宅可蔽風雨無上下之交可以通有無而負剛介自若似不知有寒餓者豈獨負之能以理自遣哉亦其妻之安於義命不改歟於溫飽不戚戚于乏絶有以助之也姑年老孝事之尤盡孝或值疾作扶持保抱廢櫛沐者動旬浹即無恙時漱盥不少怠而菽水之薄未始不得其歡心姑每語人曰傷哉吾負久矣然獲與鄉鄰女婦游而樂見吾子之熙熙而忘其憂抑吾子婦之力歟婦稟性靜柔而恭謹雖日食不充口寒暑之服御之不以時而婦姑之禮伉儷之情肅如也靄如也余與負交家晚比至慈水謁負於所寓見負環堵蕭然而舉室無慍見之容心竊異之及退而詢其所為則負之行事已見聞次第之為之傳

九靈生曰不流於時俗而惟樂行古之道負賤憂戚之接乎已而能無失其常心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張婦以一女子能之可不謂之尤難矣乎雖學力之所成蓋亦得之天性者然也余嘗求之於古如漢史所書鮑少君之提甕出汲孟德曜之舉案齊眉與夫陳孝婦之養姑盡義皆使人歎息之不已欲得其人記之而恠今世如古所書者何少也及得張婦事乃知今世固有其人但不遇大手筆顯揚之故不盡知也張婦信賢矣然區區之紀載亦安能使之必傳如前三人者姑録其大凡以俟太史氏采擇焉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弥享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明年有子曰常久有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

道而亡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絶如綫以是而有二心夫不食吾餘矣遂擔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撫其實上聞于朝而旌其門云

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為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内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乎中正之道為士者猶難之而況於婦人乎若汪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朝廷著令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隳情義而不忌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者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為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為之愧死哉

竹梅翁傳

翁姓王氏名嘉閩字景善晚乃別號竹梅翁越之餘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太君翁自為兒童強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強仕遂北走齊魯燕趙以達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智勇雋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譽聞日著重紀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太君翁自為兒童強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強仕遂北走齊魯燕趙以達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智勇雋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譽聞日著重紀至元六年中政院薦翁才行卓、授敦武校尉松江等處財賦提舉先是官若吏以負欠官課不得美解者項揩相望翁至鉏治姦蠹正其稅賦之無歸者而二十年間之積欵一旦盡除居位五年無一人不滿去向之不得美解者亦皆賴以徙官滿去者喜曰徽王君吾不能去徙官者曰徽王君吾屬其拘死矣其有長子孫之吏累世為奸欺官知其然而莫之誰何

也翁鈎得其尤無良者二人捕置諸法餘皆帖、頴自新府若省無不多翁之才夫人以權勢聲名驕士者亦每迓為家食者十有五載至正二十年擢武畧將軍同知路興路總管府事以親老不赴二十三年改武德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于時鄉縣已隸方國珍方聞翁將之官即議改調翁聞而笑曰吾為天子命吏非奉天子詔吾戚不改也然度時不可為年未六十即黃冠野服逍遥物外植竹與梅日哦其間曰吾與二友俱老歲寒矣翁事親孝太君年老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壽至期頤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高年耆德樹桓之日會客數百人翁母子髮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照映几席至今越人之為子者必以太君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翁期其子也姪婦某氏寡居無依既請有司表其閭復割田贍之俾得終其節治家頗嚴悍入其庭內外無譁譖子以學每稍重幣逆良先生教之而二子言學日知名與人交疎達自信不問厚薄親疎一與之傾盡未嘗疑人或欺而負之亦不為變彼固莫測其意也歲凶自鄉以內居者賑之粟行者為粥食之至匱盡乃已寓公過使以亂來依者莫不竭力營濟於財無所頴計江西省參政哈剌不花公素時平生一日携家至其地翁即館諸別室月致薪米者三載及薨自斂至塋咸賴以成禮復為植碣隧間命守者護其域福建省理問大都君舊嘗識其父一日抱病至翁為迎醫療治後三日死其治後事一如參政公、游京師時嘗與奉御孟君德謙交後三十年其子流離遠道翁遣人盡迎其家以来計口給食養之鄭故人從翁稱貸有多至五千緡或三千緡者其人後度無以償

見翁輒自愧益疎翁知其故皆攜酒食詣門慰勞出其券焚之由是歡會復如初里有侵其耕地而更以言相負者翁怡然不與較後竟登門謝過且反所侵地蓋其過人者類如此翁長身偉貌語音如鍾不甚學問而談道理若素習酒酣操筆為戲輒屈其座人為人意氣廣博不為小廉曲謹以眩俗矜衆而於出處去就必合於矩度然好智謀事為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顧時遭平世又所居位非要途故其才不得肆迨至有可設施而藩鎮用事竟矻矻以老年及八十猶康強善飲啖精明於事如壯歲云賛曰竹梅翁少時嘗慕朱家郭解之為人閭里之俠無不長雄之及壯而出游齐拾金縱以歸車馬服飾益壯麗第宅益華侈蓋自謂一世豪士去今幾載莫邁之氣猶見之眉宇間而豈黃冠野服之人哉二十年来禍亂相仍故宮遺老在在周弊翁獨享有妻子田園之樂以優游於暮齒此固天之所厚要亦有人事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翁蓋近之矣

滄洲翁傳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送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它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曰記診籍攷方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鄭者必歸翁之門樂應之浙省平章左丞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二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逵旦目睒二無所見耳聵二無所聞雖堅卧窓室牖未嘗交也即遣醫之良者處齊累月弗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覺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瞧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乳右工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湎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酒蘇曰某嘗飢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無旬不愈翁為製地黄汁三升許無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回童芳仲幼女華病嗜卧類赤而身不熱命小兔鼠回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云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潜使人視卧內有數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杞根葛花曰二三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銃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鄭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卧内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枚
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
他法當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刻癰舍于内而
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趋而
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
下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
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
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
告之曰此子必太發赤班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
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班外見於皮膚呼吸
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
班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班爛然即用白虎加
人參湯化其班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癒發班無
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

為病歷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
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
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
對客如不病其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即
死果死如其病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
曰其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一
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
也頷問其因雲泉曰其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
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
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
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
腑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
皋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出
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昇

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予翁曰諾他日醫患者於客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遅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内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虫獄青果物并進鄭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熖病喘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熱喘即古之咳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悞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喘止師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郎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蹶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師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脈兩寸俱浮弦脈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〻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時喜述每迎風以睎髮因致頭作痛〻一如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為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之一遂愈師府從事帖穩失尔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革弥劇翁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皆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

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娠求其色脉即惟因詒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趋入卧内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迫涼廟廡下薄暮過黄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屢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詧其脉獨右関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関屬脾絡胃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症珂舞手　舌本蓋風中廉吾先佛所戒自祝髮来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　書几上曰酒

誚疾自悞耶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腘中疥忽自出血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穗防風不閒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便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虚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尔乃去衾稠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堅且拒痛為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黄湯逐其血是夕下

黑矢若干枚即班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内子王病傷寒乃陰間陽面赤足踡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俞不能決翁以縈雪置理中丸進徐以氷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踡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弥甚今以縈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温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脩譔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猺余蠻子余嘗戮人尊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衙使命来郤疾屢作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疾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湯齊湯疾涎一頓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内子王年感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胥立翁詢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瘳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卧内溲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湯沸不少休翁以兩杖滑石膏黄栢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湯沸猶尔也継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椑柿食方乞沸輒止餘嫉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罵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疾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疾而凝其神既湧出疾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亮芳内子病殃泄弥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詢其脉當秋半双弦而浮

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尓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閔閔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風信然乃用黃芩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毋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瘕聚藥之浹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刃之切手胞門乳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為向導挾麒麟竭鼏皀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臥涵虛驛名翁往視翁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為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賢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葍加生地黃半齊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臉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皋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閔及尺中皆數滑而且乳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関内逆乳則内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腫也
経曰癰疽不得頃時四下之慎勿脫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圖下餘膿立瘥極府陳斷事内人病
呂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乳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則動血而與経水不
相関蓋得之因内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鑒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
隠再劑即無若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搆思然其鈎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鑒門群経及古今方論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粗及古之方
内経素問世稱黄帝岐伯問荅之書及観其旨意殆非一人一時之言其所譔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為諸儒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戦國之
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徳實切於人身
之日乃不列至隋経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
内経唐王氷乃以九靈九巻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
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蔵以補其亡
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殽玉石相亂訓詁
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悞文而增其缺義頗於氷為有功今於名蒭之
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擇以已意與
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
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
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
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
九卷訖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一卷也
所謂靈寶註者乃偏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
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
二卷而復其舊軟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
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
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
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
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
懷之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
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短張仲景華
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
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
公世勣與蘇恭恭敬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
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
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
本為經然所出郡縣古今沿革不
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
翼舊經焉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
註新舊藥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脩他若雷公以
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
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或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荅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勢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譔次而未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牀和之復厥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宴之流因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遷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承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常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脩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門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至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嘗審

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内經之辞作詮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復閒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説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尔脉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辞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删其舊辞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簡孰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説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脉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録其文自與内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閒有天眞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内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豎門傚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萌故自號啓玄子蓋啓閒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

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啓理秘密難粗
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攷自相庇意者玄
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
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
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
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
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
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刋傳
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
等五篇泊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
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譔果見于世
又豈止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宜
也中藏經一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陀游公宜
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
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
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
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唐志有吳普集華
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
論非普撰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
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歟
著積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
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
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
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
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禔為之解義若達道
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
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攻
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

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
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
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湯武之師無
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
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刃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
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
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
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
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
請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于
時盖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尔陳無擇醫如
老吏斷按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
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炸微醫如顧愷寫神、氣有
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

溪之畜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
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栢畜為極則近乎畫蛇
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
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
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
善效之非讀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
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緪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
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
也巖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
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
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
廣絡原野而既免殊多詭遇獲會無足美者翁之學
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
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

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蔽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訣奇�切脈樞要運氣備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蜀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擇松風齋雜著等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綏與人交款洽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論曰自古有疾醫無醫不生醫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遵古昔而旦博攷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袁廷玉傳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寧老元翰林檢閱博學善文廷玉幼敏其學於書多所觀覽迨壯益奭秀嘗游東海補怛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紿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俾雜之又夜懸五彩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

泄也其法俟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第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節契然在西浙與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游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氣曰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黠、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必南地泰於其日午漏上都堅不花僉事糾退之昕次日所居屋災博以父憂去果三閱月文祖為福建即府史亦如期憲副李志憲僉都堅不花孛水魯育普顏連失史銓有所問迂王荅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九日還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三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則凶失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並之法令有白氣三七日解凶官李以次年正月卒堅除福建憲僉湖南路監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魯至期以喪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公由閩海道鄞見迂王迂王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頼自勉普署臺事于越果為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薨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絓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歎為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咨源濁鄭文寶丘楠請占迂王視仁本清中之濁視咨源濁中之清視文寶視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曰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謹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咨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

亦責貶啓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浮目二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啓源家燬質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啓源猥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莊所亦告焚南臺中丞月魯不花公治書胡公均兵部郎中楊公汯將赴北會于上虞廷玉曰月公膚似凝脂目如點膝聰膚而久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則不祥公問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氣如玉印紋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戟楊公骨氣嶙岩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泛海而北果為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侍御史開臺于閩楊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祕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玉回鄧見方國瑛曰公神氣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翠明敏曰明翠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曰角不瑩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丑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江浙分省後至平章政事明翠父死於兵對品祿爵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參政張夾珪曾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骨更清早年名位達天庭況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百五日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尾不欺權衡賊也然氣色青浮主七、日內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薦台州路總管兵出魚尾筋紋朝耳：無輪廓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觀地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而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發其尸以戮葉為

左司郎中得驚而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之廷玉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尒明而光澤未現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異代臣子官二品顯名其在荆楊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惜福去禍来非壽兆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勤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為礼部尚書湖廣參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北為省都事趙宜訥陳麟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温而黃氣和而悅當膺宣訥陳麟官五品但騰鮀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莅事陳君正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況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可四品然終不到戚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户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秘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珏胡煦黃有敭請於廷王咎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崔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戚所幸司空黃光明潤来年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賊胡煦氣圊清瑩然貴而配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黃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理問次年五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員外無理問一妻死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於後五月實授省都事黃後有田七十頃為省理問許方蔣杰黃益謙皆廷玉密友廷玉嘗語方神氣澄澈學堂氣全後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季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頂急成命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

見必大服動也杰有剛毅汪洋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娶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戚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為南昌知府五年再任還鄉迎其母赴玉曰公兩瞼桃花氣見魚尾赤氣貫入太陽法曰游魚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且已涉秋必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于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以人故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自身死金陵獄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迁玉嘗言吾每占格導心期改轉禍以為福則喜苟凶不畏義理而畏禍患迁玉之言豪放曠達重義輕利與人言相

未嘗及於私家徒四辟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占者其忠某詐輒憑占繇以斷不少迴護或以是咎之論曰古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蓋自古記之矣苟婦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心哉迁玉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於其心：有善惡則見於外者亦從而異焉於是吉凶之徵應矣嗚呼若迁玉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卿之後善相者根矣然必以衷天剛為稱者迁玉豈其苗裔也耶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七終

越游稿

記

全有堂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為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之所固有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者上所以通乎下之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者上所以敬也敬則自處卑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

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非而為之斷焉聖人為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楷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全此後之學者所以取足諸心為事其槩卒墮異說而不知反而或知一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內求者又往往視幸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

知蓋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為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余友黃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於朱子之書者誠萬世學者之準的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於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為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於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於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將以自警焉爾

怡顏堂記

鄭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庸伯恭其次

也三人當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棗柘杞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顏允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欝茂使目諧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溢諸顏間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為之名蓋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友下恭薰為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直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同生於一父也則所以眄其柯同出於一本猶吾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頎不在於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之樂哉乃三人則所以寄興於斯也昔者詩人常以棠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於兄弟而不在於棠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者其言雖出于兄弟者也是則三人之有取於怡顏者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況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於是堂者其不內愧于心哉而予也又以菲德之言綴名是堂間其又不內愧於心哉

谷口莊記

鄭君亮博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為隸古題之余至鄭數與君游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為而去後一年復會君于鄭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辭也谷口為漢鄭子真隱處君乃子真之

苗裔因其故地以為名蓋寓懷思前人之微意且示後人使知所本爾按子真居谷口時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高節足以激貪而勵俗楊子稱其為近古之逸民信知言哉君博學善文自其壯歲即稍出為世用一旦倦游而歸逶迟乎山阻海涯佳聲美譽方欻起而水涌然懼有功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口莊者乃君之雖谷口與鄭相去幾半萬里庶幾植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間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歎於斯時也士負有為之志而不欲輕試於不可為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為者而為之得為者何所為而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隱顯每與之相為終始雷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於黃泉吾恐君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發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巨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具家而夏氏之賢子弟璹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有此屋於是先子下世而吾母於焉為尊行故專居中堂焉余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為之記使子若孫得以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游越上舟且行璹復追送十里遠執別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為言且曰吾先子在時吾母敬之如賢賓語言容止必婉以順脫有甚怒亦怡然處之其於內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

皆有禮下至姬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强頑鄙者猶知敬慕其為賢以故一家之内男女數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於先子閨以外不敢有所與聞以内必咨而後行迨至先子棄諸孤而始終一節凛凛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也嗚呼吾母所恃以供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從軍萬里外不得内顧其私親而璹也又不能有所樹立以稍娛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倘得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生此璹所以請之於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璹兄弟游而嘗得拜其母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而恭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與璹所言無不合知其孝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其大略曰安貞之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為剛固在坤為柔順蓋乾為陽夫道也坤為陰婦道也婦先唱則迷失其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為婦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於安貞貞者正也夫夫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於家人以曰利女貞於恒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既能體貞以順令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卒使一家之内數十人之衆一歸於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得于大易之教為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于夏門且將化迓而慕遠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予以是復於璹：

能刻之於堂辟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諍考德於斯文者乎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東皋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廨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腋市區南下起者如駭西出者如附如趨南為大江江流循支港前匯則又繚焉而瀠泓焉而蓄縣之近壤最為勝處然久蔽翳於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為像教之行莫盛於吾郡靈宮秘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仡迹之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觸風道出是縣者尚乏依止乃相茲土創精廬為接待垂三十有始有殿堂庫院如他浮屠居且白狀于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田園陂池俾儲峙愈充矩度悉備而桔槹之安糲鉢之飽往來者賴之大師常曰吾為接待而度徒弟不為徒弟而建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託鉢不限鍾鼓其守心平廣蓋如此大師乙授受百有餘年逮國朝至正丁酉閏月寺以災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緝方主是席念前人告寐其徒甲創置不易振衰舉墜擔殫厥心謀諧徒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着舊標行成相興掇拾遺燼廣招故基首建庫堂為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為行者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覩是勝緣爭輸財薦貨以佐功役於是歛田之入以為食度錢之多寡以供費諏曰之吉而庀事焉程惰相則悉諉之源興丕不數年間佛殿三門兩廡既潰于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庾藏庖湢之屬一無所闕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領覽

杇墁俱極縝壯遂為聚之大招提始作於某年冬十
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為屋凡如干間其比
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干米以石計者
如干既而緝公以老病退席述公嗣領其事乃益竭
慮悉力節縮浮蠹畚建法堂傖堂鍾樓丈室凡緝公
欲為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魯南北擯兵征役荐至
未及成而止頹謂大師創始之績緝公起廢之勳久
未有述恐来者不知所自無以述之於永久爰伐貞
石奉清潼比丘郁公所為事狀屬余記之余惟敎典
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稱量而阿合經
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菩薩心利益人
為衆依怙緝公述公又皆以壞為成示現有為作
人為福也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規後為蓋
如幻事其在来者其可無言以告俾勿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
欲為之志以資佛福於無窮哉是用備記其顛末授
之使刻焉

思愛庵記

王君景善預為樂丘於燭湖之梁山而築庵其旁曰
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吾之墓與記吾
之菴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為之傳
矣雖無誌焉可也而庵辟之石未有刻辭幸重為我
執筆焉景善越之餘姚人世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禄
位于時中歲以還時屬多故即退處故山益買田宅
為子孫計及今壽年餘八十因自念曰吾以艱苦起
家蚤起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內以給
私親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
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產業付諸子置家事不
不放浪湖山即所謂思愛庵者以往来游息焉且割

田百畝入之是菴以供營脩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掌之於是景善可謂善教子矣思愛之云見於禮祭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慈愛忘已躬耕之勞用天地以養父母也蓋古者不為祿仕則退而躬耕躬耕以養而忘其勞非萬於思愛者能之乎雖然此猶庶人之學爾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于仁安行於義而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已矣能思其愛則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治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以成吾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將充食種之心則名菴之訓何日忘之哉

大慈寺上蒙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灾住持沙門南宗定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既遍處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来游是山者上雨旁風無所庇蓋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為屋前後各四楹間中為堂而旁列四室置二榻焉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既成馳書海上俾余為之記昔宋大覺璉禪師主四明有主寺即寺建家堂以延九峯韶佛國白叅寮潛同居以誦道自後諸方禪席咸慕效而為之蒙堂之建蓋有自来矣至於蒙之為義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稚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稚然蒙之所以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尋流而得源觀物而悟意其於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假蒙以示誡哉余釋之

曰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於蒙而莫明於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於其所自有養之而不喪也於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胎於是堂處則養之以不喪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覺之有功於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田祿之餘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欲南宗於此亦既無愧於大覺矣弟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愧於九峯佛國白參寨潛三人者否乎余於是堂憂之如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不為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為諸公憂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竭始乎養終乎聖功亦本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於三人而亦有負南宗作堂之意矣於是或人豁然而解請疏其說以為記

歸菴記

鄞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客造焉客有言於其座者曰至哉其名菴也靡不懷歸畏此簡書顧歸而不可得者言也師既得歸名之以志其願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歸以虛空為體何寓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還萬里而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

不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言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好藥速除苦惱今其師所度子孫亦有處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將除苦惱尓然則猶歸是山豈徒然哉於是在座之人又相與非之曰假醫以歸自是一理必若客言則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思觀所謂真歸哉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既生矣強認為有苟認為有則營々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知所歸耳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旨又曰萬法歸一原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剎那頃能所俱壞能所俱壞而空不壞道固然耳歸之於道是謂真歸師之名庵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唖然笑曰吾菴於此而歸於此固以為名諸君何以有是讀々也余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真歸乎師復唖然而笑遂書以為記

檀特巖精舍記

檀特巖在潭之龍溪由郡城北遡大江舟行五十餘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參半神珠煜々光動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析而西為細柳營甬渡橋皆循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峻絶風物清曠幽篁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有類檀特仙聖之所居故以為名精舍之建則自鏡中禪師始鏡中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曰著卿邦慕之遂施其巖為揃兹宇已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嗣壽泉光郁法迪法肇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壽泉之嗣明徹歷職杭之淨慈以歸視其上漏旁穿不可枝梧乃聲衣盂之資以供土木之費闕者補之仆者起之殿堂門廡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具且於

巖北增築二壙以倫本宗派下之埋瘞其規制悉倣禪刹而差次之於是光郁遊方日久將畨歸老故山盡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末尚闕紀載明徹營脩之功亦未及篆諸樂石大懼日就湮沒無以昭垂永久用勸來者乃手書梗槩為余書之夫佛刹之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其所以為聖者則未始不由乎人濟為東南奧區而茲巖又潭之勝處其風氣之鍾淋所鍾閉藏於空荒寂寥之中亦已久矣而造物者一旦啓之寶搆法幢燦然建立髣髴金碧絢爛林丘見者改觀而聞者讀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勝亦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苟能繼承不徒使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而所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者亦且聯而起他日易精舍為鉅刹宏模傳觀固當屢書不一書矣今以

光郁之請誼不容辭姑為之記俾刻以俟焉

四華世界記

距錢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雲瑞師居之其居之室名之曰四華世界而命余為記余問四華世界之說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佛曰阿彌陀其人無有三思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度者為念力具足至盡命時精誠不亂則佛為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嚴淨琉璃為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有華曰優鉢曇曰拘物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四華也又云佛之難值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師名瑞字竺曇而以四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氏憫人之溺於深著是以讚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實有之也故曰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四華世

累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焉則以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雖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議所能辨子方譏我以泥夫有而我又懼子之溺於無也苟一切時不著於佛不善於法而淨穢兩忘能所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啓處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余聞而異之且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無論之記使世之求乎無生之旨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溺於無則雖吾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則是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八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越游稾

序

皇元風雅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昔者孔子刪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為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為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為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元樂府詩詞之見於漢武之采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

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黃之徒亦皆視唐為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為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楊公仲弘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理趣固資於岩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於周德優入乎

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焉語其為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欲頒其為言或散見於諸集或為世之傲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于世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為輯也良當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所以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堅見者庶展卷而盡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心法播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哉書凡若干卷東

海隱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從祖左丞公以豐功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既獲濡染家庭之異聞而且日從鴻生碩士游燊然之文固厭飫於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窓與世不相関者幾世載於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乃取向所積藏章之富旬扶字櫝編集類次之而題以今名良竊遡其有合於聖人刪詩之大端者為之序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大海瀕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挾怒濤相輔為害率常破廬舍壞土田且將魚其人而沼其地當宋為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四萬二千尺其所以與海為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五千七百尺施宿又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八千尺其所以與海為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善崩而舊涯日墊為斗鹵凡西北田之受灌陂湖者亦且溢入鹹流歲用不貲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國子葉先生来為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卿之父老圖所以弭之迺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鑿石為隄以尺計者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人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正公師魯為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以及寓公過客作為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以詠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裒集為若干卷將鋟梓以傳而屬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嘗造鉗盧陂於穰縣累石為隄以節水勢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脩其業田獲美溉民甚利之及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是州之民相與謂美之不時人為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

令為海陽視杜之繼召作陂陽則同州人士歌思之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於民俗之誦美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錄也雖然杜之功僅齊於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陽之築不有待於先生之紀錄垂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筆者固當以先生而後大顯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陽之歲月興夫為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視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為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澤以為工適密以為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存功斯為有志之士矣原功自幼強記捜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捜抉楯擢毫分縷解績之既久淵泓涌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絶塲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磨淬礪訖為聞人後相從軍淮右應聘中吳浮沉常調者數載則疆土內附例從南京達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強起而致之遠郡於是踰江渡河壯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

文氣益壯柰何不二三年復以踈雋不檢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闊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攜其所著密菴藁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欤惟是文藁宜有序敢以請於子余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有得於孟韓者書之于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粉澤適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肅其字原功密菴乃別編也故以題其藁云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壅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曰即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麼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聞之為之歎許大抵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故自是而後師之道行曰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臨歿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庭户無火留情信其為一代之偉人矣鄞大梅山之護聖寺蓋師誦道之處寺舊有語錄嘗鋟梓以傳後燬于火不存者久之復言愷公主是寺之日為請文海郁公朝勘夕校裒集成帙而併採摭唐宋以来諸碩德拈提頌古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為碑碣題詠之類附之語録之左復言方重入于梓未及成而退席矣本宗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

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抗而道實不離乎言矣自達磨西來有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說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絶口而不及曰吾師達磨嘗云尔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斷際諸師皆前後達磨而興者也或憑契經以造論或借龍宮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該練乎諸宗語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為馬祖的嗣而是録也一皆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示非世之應機酬詰以枝辭蔓說為辨博鈎章棘句為迅機岐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於此苟能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幾大法全體離言語相用以證夫達磨氏之說而於教外之傳亦何同而何別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為虛行矣雖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具見傳燈兹不贅述也

題跋

跋定武帖

右定武禊飲帖今為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藏窮攷此帖真迹及石刻俱以殉墊昭陵唐末溫韜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悉棄墓隧中宋初耕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搗帛定州一游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貺守長安取留公庫焚而石毀定武乃其別刻歷代藏之御府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繼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置郡齋慶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別刻

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龕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知所在矣其所摸搨古定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伯主肥者尤延之則以瘦者為真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是本乃類瘦者其為薛氏本無疑蓋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晝南吳志淳家禪師為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貿而有之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諸後嘗觀張彖遠法書要錄謂右軍平生所書以楔飲帖最得意故留付子孫傳十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辨才唐太宗遣蕭翼詭辨才以得帖既傳之於僧而第五行有僧字押縫耳嗟乎僧永不可作矣去之六七百年而此帖復為僧家所蓄則禪師者豈永之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為僧定所藏本耶凡有緣契於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所寶愛如辨才者猶不保其不失況下此者乎禪師後人尚加慎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藏真以善草書擅名大曆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厚耶興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

蓋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庄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發而正宗亦謝事還鄭之龍山發輿鄭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于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殁去之十六年所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聞公內海上使還偶于寢乎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而諸尊宿諸游山故人野士墨流之室落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蓋故篋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後題遠痛澤公此日文風蠹中為之傍徨瞻覩念前脩之寢乎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而諸尊宿諸游山故人野士墨流之室落今人閒者士大夫罕能

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為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為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欤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茲山之勝氣也

跋薮上人所書蓮經後

妙法蓮華經七卷甘露寺沙門龍淵薮公手書

余游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為諸經之王至其引蓮為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為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四明郭佛恩乙卯之春余游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為諸經之王至其引蓮為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為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

示悟入即其旨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乎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為瀾仏香舌為青蓮香者一皆夙净願堅固力之所致龍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為人純素質直無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勻整意態簡遠其為知恩精進蓋可知矣宗夙凋槃之餘或至飢終日增上慢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常首衆杭之靈隱後由永樂移至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袁學士詩後

此六詩袁文清公為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辞章名震天下而片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顧一覩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參橫川和尚橫川時住玉几山之育王寺雲頂源師庸立永師亦與之同參詩中所言玉几雲頂虎丘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為商隱法孫本歸所蓄閒出以相示余祝之使藏諸名山庶千百年後知商隱之結文清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山谷其趣味相同真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請予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開壽寺文清諱楠字伯長官翰林為侍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閈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蘇文忠公與方逢辰帖墨迹刻本通七紙凡為一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廢者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舊藏逢辰家後為他姓所得今復歸之於方氏政如寶玉大弓之在魯自我失之方氏子孫可以慨然於此矣

道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巻

餘姚樂工倪昌年事毋能盡孝一日毋病甚昌年禱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答神既其燈備極諸巧緜時歷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嗜々歎賞不已於是縣之老儒櫻寧清以庸庵宗公俱為詩文以寵之而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淫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櫻寧庸菴士君子之標的也而於昌年碩乃樂遺之如此豈非有取於孝而然乎夫孝衆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微且陋亦有足稱者焉唐史所載孝弟事如萬年王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蓋思慈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伎誠賤矣其視閭巷之民庸有間乎一燈之巧固淫矣比之忘勞之孝又豈甚庚乎櫻寧庸庵所為樂道而不置者蓋亦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矣余不知昌年然以二公之言為足信故申其意題諸後

諱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 并序

鄞人有蔡敬者喪其毋踰再期而哀慕猶不已益求世之大夫士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閱之為之喟然歎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及於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師傳之教是以化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王道廢熄之餘閨門之行既非世教所獎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揚於為士者之手亦何所恃而勸耶此蔡節婦之死余因不宜無一言厠諸公之後也又況其孤之有請耶是用不讓而受其辞按節婦諱某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亦及晬而志

善死時海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涖事自斂至葬無遠禮迫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又蔡氏方衰無所養間使諷之欲奪而改適節婦即怒且泣曰人不以大節勉我頎欲使我為常婦人且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奉之而字之者乎固誓之曰所不與蔡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莫回也卒不強之隣有嫠婦嘗相與誓死守義後竟易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絶之終其身弗與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志善非已出且垂亡也益慮無所依但語輒泣然流涕節婦事之無戚疎一日適病甚革節婦焚香禱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旋愈教子必納於矩度嘗或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吾寶汝如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虧闕吾寧從父於地下不頎與汝俱生矣其子化服惴：不敢肆節婦兄弟以財雄於鄉姻族蕃衍而盛大節婦拊循應接親疎大小得其宜然未嘗以貧故一辭口及於利惡衣惡食衛之不愠絲蓄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流澌而復續婦德之脩毋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高其行為撥其實上之部使者轉聞于朝以旌異之事未報下而節婦不待矣節婦卒五十有二卒於某年某月某甲子而塟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縣之某原子一即敬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弟游而節婦之章：如是者蓋皆得諸見聞可以考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於後世矣銘曰

惟右有治蓋由內始世弊俗傷女教乃亡不述而踐維夏之媛暨于蔡卒守大戒夫夭子孤志苦心哀一節自擔婺居二紀既荅于夫亦迪于孤母儀婦則尚媿古昔瞻彼南山松栢九丶琢辭墓石為後世式

項止堂墓誌銘

永嘉有萬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歸葬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寶山後若干年為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瘞于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昕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狀踏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葬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刻吾子不以昕之無所肖似而辱與之交失今弗銘恐後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昕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諾按狀君之曾大父以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愛歲時吉凶之會食指益千餘焉然比三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至君始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肅政廉訪司奏差辟廒總管府史遷紹興秩滿借授杭州路橫塘務副使改山陰縣典史終焉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敏介直無所阿避人不畏守與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在瑞安時有尹喜者罪君抱牘而諍勢家子恐囊白金夜謁君怒曰理與法吾忍以金厭耶卒直其冤而尹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軽商稅什之一在山陰時郡飢民之流亡者過半守選君賑恤所以妻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決大獄命君摠理諸囚君悉為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書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橫塘時務循舊弊以月解餘金私之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軽商稅什之一至多所全活百姓為之歌曰噫吁嚱頻月之飢今飽而後被郡檄推鞫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

世其父學銘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材
則大兮其戚則卑百圖之木兮斧柯是為民有疾痛
兮固切吾肌惟澤之淺兮卒止於斯乃惇孝友兮紹
家之肥乃啓玄秘兮葆其枯羸一朝乘化兮蟬蛻而
歸蹏焉斯立兮儲祉在茲越山欝葱兮其石如脂揚
茶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
之間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
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
詠去三代遠矣內外之教舉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
能知所自守而況於女婦乎於斯之時有如四明唐
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專屋而嫠居青燈靜夜影隻
不及大用以老惜哉君豐顙巨目丰神秀偉而孝友
蓋本乎天性事兄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己之子
女嫁其從妹之孤貧者四人御下以嚴群從如弟姪有
不遵教者輒加箠辱始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
議分有其先業君沮之不可則曰餘從所請但某所
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人目為義產云君自蚤
歲即慕道家虛無之說後遇一異人授以不傳之秘
而其學日粹晚益研覈妙旨演為金碧大丹之圖其
於陰陽造化之理有難遽曉者則假帝江問荅別為
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而視聽步履
如強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至其屬纊
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昕曰汝能聽吾言一人死且無憾遂
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即昕福建
行中書椽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恕能

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卒至長諸孤於方稱續遺
胤於將絶於夫為令妻於子為賢母於世為節婦嗚
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孤子賓原之請為序而銘之序
曰節婦姜氏郡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
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榮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
節婦持喪盡哀理家盡瘁課耕農以為食躬紡績以
為衣男迎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於礼及春
秋既高於内外屬為尊行而慈幼字微親疎咸附悍
強頑鄙亦無惡戮先是唐君嘗命幼弟琢為子節婦
愛琢甚於已出曰吾愛之勝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
不異於吾子也平居奉養未嘗有所擇晚益絶去葷
戒脩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
曰璲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
興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于元至元甲午十
月十二日卒於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壽至于八
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于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湫
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游嘗得銘之於堂上而又竊
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誠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
請也銘曰

女之於夫猶士於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獎俗諭
或替常度士逐頹波女犯行露泯惟姜氏有卓斯時
大節潔然匪闕匪虧婦德既脩母道亦行孰輔而告
惟性之成士厲於為其迹易顯女處于私幽而莫聞
我作銘銑鑱厥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彥貞墓表

明汪君彥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悉衣麤食居
數年乃克葬君鄞縣陶奧之原其將葬也泣謂于其
孤子曰汝父不得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孤子長跽

以告於宗人定海令汝懋求次其事而銘之以納諸
壙塗之數年又泣謂于其孤子曰汝父獲銘于壙中
曷若表之於墓上於是孤子常久詣余乞文刻諸墓
余以不識君讓常久嗟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
代也不肖孤纔四歲幼孩甚騃罔有識知吾母守節
自擔力於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訓之曰汝父
生十四年而孤又十年而死吾為汝家婦僅數年汝父
汝父之有子庶幾有待於汝也汝父既棄孤每春秋
祭先人俯仰凄愴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
事毋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息睦親戚和上下恂恂
恐有弗及田業有餘輒以贍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
而已然尤喜學易為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衒鬻
以為名其操履如此是真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行
未充而短命死矣吾聞喬於其前者則必裕於後此
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之成立
從可待矣吾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
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藏諸心重惟先君遺事既
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於吾母者又不得令辭以發
載緜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
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汪氏
也哉因敢以請嗟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
亮中實為贅婿於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爨相親之
意不以生死而或殊固世所謂賢者也以亮中之賢
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孤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
以請遂悲而輯其辭使刻於君之墓君諱弥亨亮貞
字也其先歙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謚莊靖者於君
為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

蓋其姪女子一即常久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不暇脩為以見于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行如是使幸而至於中壽則其有見於世者當何如哉然竟止於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沒儀趙君之夫人譙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塟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回自東海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塋也又不得舉其窀歷歲踰月痛慕無及徬徨踊頓幾不能生已而哀子友言乃以銘墓之辭來屬且曰吾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為恨他日又嘗謂舅

恭而有文倘辱為之銘吾母之神庶幸安焉嗚呼夫人有弟不閑於訓教猖狂揣徙卒阻窮裔以致斯極也猶欲強飾不令之言誣慟而為之書悲苦抑塞尚堪措一辭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也蓋良既乳則以先夫人之命育於夫人其後受室乃老未始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咸目覩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孩而性婉長而志慤工足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礼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奉之也生而侍側佾敬養之礼哭而當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義往夫家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獨於夫人舅蓋故諸王孫居家庭閒無可當其意者獨於夫人泣而涖之憂勞無遠言年九十而終嘱以後事夫人

踰月遷纊大酷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以謹威怒之敎始終不形相夫具鹽醯時種作廣垣屋凡供養敎育婚姻喪祭之費一資於經畫夫好簡靜時益毓慕老莊之無為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聽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以導之訓之誨之迄至于成夫弟之子姪失怙棲託有家難夫人皆子蓄之雖已子中無異恩夫人諱如玉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俊妣曰朱氏夫人生諱良本其考曰我先君諱暄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即友高孫男二人季昇季昱曾孫男三人嗚呼良不敏無以褒叙令淑貽厥後來擾實書辭耶以抒哀思云爾銘曰

猗欤夫人秉懿柔女婦盡職母道脩兩族英ㇾ貽令

敭曰德之恒行之周天啓其祥地掩休佳城欝ㇾ茂松楸毋弟勃銘告諸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戴良誌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吾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二族之好異於他門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以吾從師問友之便遂即女氏家焉補苴鑄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後吾乃不常家居或旅食於人門或逐微禄于鄉校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一女畢嫁十餘既艱且勤一不以吾之不已之助為念吾獲免墮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之力也吾年幾半百始提擧儒學于淮南夫人同在

官者僅三載即往武林視其孥明年兵起倉卒復挈其孥冒濤江之險以東還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為孟浪之游益不以家為意夫人扶衰救弊食淡攻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户稍靜方撫二子以業耕率子婦以蚕織期成家以待吾嗚呼孰謂遽棄吾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吾鄭江之上二子謂夫人精力尚強飲啖尚善而兩鬢猶漆黑吾長夫人二歲時屬病脾氣息奄奄曰食不數合而鬢鬚之種種者且就白矣吾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遠不得就乎哭泣之位為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吾反存氣甚憊病時得兄子温書於會稽云夫人近病疾温同且加劇焉吾始亟驚心壞憊無害繼見倪氏婿其言與氣尚完語言參半即星馳而東越三日抵家見夫人神

尚奕朗曰者又謂及秋必愈吾益意夫人之病雖憊然終可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孽其軀乎豈吾之迂不事貽艱投悴于夫人實有以累其壽乎自今已往孰與撫吾之子率吾之婦以成吾之家乎吾守病不得以相扶名為夫婦實無異於過客之相遇嗚呼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餘齒以與夫人共藏於兹土如斯而已矣嗚呼哀哉吾上悖於天倫下乖於人道致使夫人生而衔恤以之天倘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棺於墓上待盡其後來者孤矣其於斯世亦無復以居之志思歿而齎恨以別天之為乎抑人之為乎吾懷之悲曷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孝莊水湯藥不虧於生前衣衾棺槨不儉於死後又得吉壤迫近女家之左側而且莖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礼

之意庶幾神心悅矣體睨安矣零丁孤苦之懷亦於是乎其少慰矣嗚呼吾言有盡吾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誠老淚如泻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終

贊

九靈先生畫像贊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温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盎絲如而古墨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發而集衆長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

又贊

窅乎其凝者以道為家燁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施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于夢幻棄利禄猶泥沙吾欲從而寃之已莫辨其津涯況可浔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贊牀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牀能年既高而德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宇嚴慤峭壁危巖峻矛可踰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為衆之詹

義門鄭濤敬贊 元太常礼儀院博士

懿茲臞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脩辞立誠持樂之和秉衡之平出處翛然風月同清

周伯琦 鄱陽人 元翰林學士

温、乎容貌之可即抑、乎威儀之有嬴跡雖寄乎朝著而與充詘者殊科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矯激者異軌長松之陰消摇曳屣人殆訾其為趨世之逸民而不知其為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踐端實纘言而論著宏侈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楊翮 金陵人

仁義為飭身之本忠信為奉國之基發為文章其聲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輝而下之若人也其視時為去就而以道為樞機也耶

陳基 臨海人

安履其素不傲以肆志廓通其變不苟以阿世愛乎蚤歲之芳華謁乎前脩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之間吾將求牀度於言論之外也

胡翰 金華人

蕭、乎氷雪之姿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謖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脩之功惟日不足無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得為之執鞭紊翰而追逐

王禕 義烏人 翰林院待制

仙華之峯欝乎蒼、儲英孕靈粲然文光傑才賢之迭興接踵式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珪璋言若不出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豹若不勝衣而其志則有百鍊不折之剛玩天機之流動集藝苑之芬芳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必進跡之晦者名必揚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絶出之長則必使之鳴 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鏗鏘豈肯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吳沉 蘭溪人

皇皇温温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彪：如泰山芝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美而不知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為師是以操七寸之觚以開蒙蔀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猶精華於道機蓋不屑於嗣人藝士之為而直欲由伊洛而溯洙泗也

鄭泝 浦江人 元月泉書院山長

神清氣温乃道之充學淳行卓為士之雄琴彼和氏之璧劒彼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興時卑降紀甲子見趣捨之正考春秋窮華削之工世之人皆以窮達為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契古人之高風

張士諤 永嘉人 浦江縣儒學教諭

九靈先生捐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其遺像追為之贊曰

緒接二戴之後遠探兩漢之上卓爾為人中之英隱然負海内之望威儀文采尚莫能鬚髯精神心術矧可以名狀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郭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世今若山斗之共仰公處駕風霆而長往後死者之瞻遺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也欤

蘇伯衡

温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斯世之珠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劉中 臨安人

其容粹然其心靄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天者乎君子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為儒林之先胡為而遯世頹嘯傲乎風烟然身遁而名隨閩之者亦興起而慕焉

烏斯衛 罰人

直而温寛而栗處事雖簡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充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為一世之矜式行當發揮所蘊以見於世豈容深處高遯於泉石也耶

徐元 蘭溪人

才可以濟民而位弗稱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物之嗇於公耳然宏辞儒論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垂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擅其豐也

趙友同

被山野之裳衣懷琬琰之文辞其充然者豈從人而羸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丘壑襟韻之夷曠視幼輿將何用於當世出乎埃壒神情之散朗歎牀夜不可得而同時

黄賓 豫章人

冲然而中虚脩然而外頎將用于世也其才良其行翛或困于時也其神完其體紓若人者寔廊廟之具匪山澤之曜蓋其於學也深得虚道之妙詎世俗之可窺雖摘文弄藻嘲風謔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秦太虚黄庭堅並駕而齊軀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而知也已

萃乾坤清淋之姿無山林枯瘠之氣其出也石渠天祿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茆屋石田未必減金馬玉堂之高致瀝盧之叡匣藏則風雨時鳴琬琰之碧玉蘊而山川增麗鳴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遺音蜀山居士之咸韶帝制系於金春玉應交振而錯陳則長殤山長後先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游乎上玄鞭霆馭風以歷覽乎無除然則狂瀾砥柱之障誰復任之而九鼎一絲之懸漂其可長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姚廣孝 姑蘇人 太子少師

祭文

祭雲林先生文

趙良棨 蘭溪人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發為之宗谷尊所聞丕緒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推九靈公遠跡自藏嬉游物表不耀其童譽諸寶器致用先毀頤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圄大化如氷在川成壞斯須鳥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来者嗚呼哀哉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蘇伯衡 金華人 翰林院編脩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實
来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
垂老恐一旦湮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于世子
於先君為内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若莫
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
不遑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
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辞哉
遂叙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
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滁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
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
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
後子孫日益繁樂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曽大父諱
濤父諱暄皆隐德弗耀先生天資警
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解
帶者餘年屋父母喪毀瘠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
咽流涕憂兄弟備盡恩愛長姪茶早喪父教之踰已
子早逝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于
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初寒
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
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古文
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吴文貞公萊皆以文章
鳴浙水東先生往来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奥與文肅
公尤親密公之死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於歸余
忠宣公閑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
論古今作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
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
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游講習頗

蘧即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講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貝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已跻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携從子温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友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着儒故老往往流寓于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為有黍離秀麥之遺音焉

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辭若干篇命大官予饍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既而

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為書謝諸親舊猶拳拳以忠孝大勛為語迨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聖恩實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盖前人之愆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于寓舍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宗室梅石處士必後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次即樂今為本縣鑿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

終日危坐無惰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進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鏘炳耀所以光前修啓後武維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身之殭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韜英斂華大昌厥後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太暨院御暨門生趙友同撰

九靈山房集卷之三十終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魯牀祖提學公之所作牀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稾藏于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俾統泊二弟綏緝師事暨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稾馴致散失乃出而未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由是頓莫之遂竟齎志以歿不肖孤統等追憶遺訓在耳敢不忘比於去載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跂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懿緒下貽後裔

之徵謨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為之序惜未暇刊耳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魯孫紘拜手謹識

庚寅四月半海上收 芥菜藏書